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婦女

第十四卷
第六號



Fuh Tan University Library

民國十七年六月

婦女雜誌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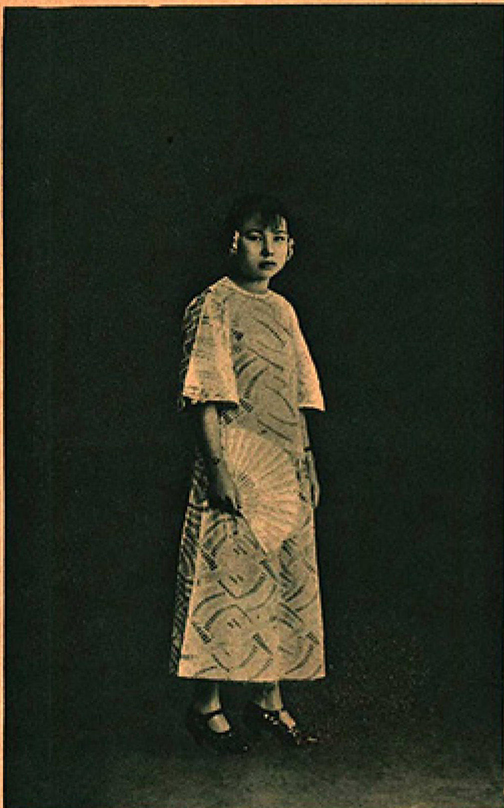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V. No. 6

June 1st 1928

(上)麥韜鑫女士肖像(下)麥韜鑫女士的蝶舞

麥女士粤之三水人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學校卒業生在校時所演的蝶舞寓有高尙優美的思想表現自由動作的姿態其攝影曾被西人報章及雜誌所登載歐西人士崇仰我國體育技術亦可以知其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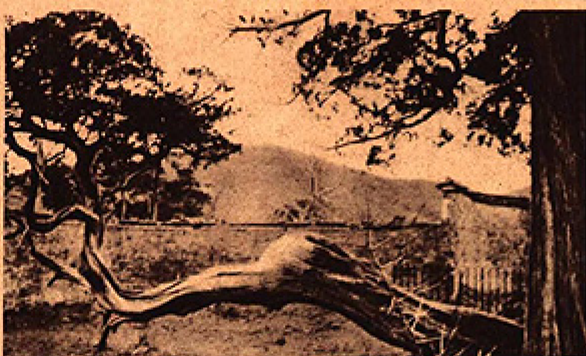


振英寄贈井誌

鹿城飛霞洞臥樹樓



十三年秋還自南粵舟行遇颶小泊鹿城偶攝此影聊作鴻爪雪印云爾　馬醉南誌



鄧尉臥柏



孤帆梅影　張磬孫攝贈



月夜歸舟　張磬孫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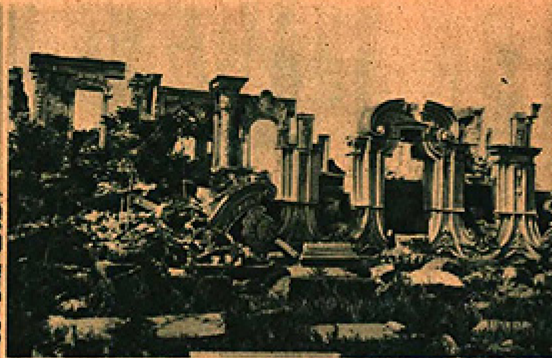
魚樂　張磬孫攝贈



蔭桐蔡先生之公子(寶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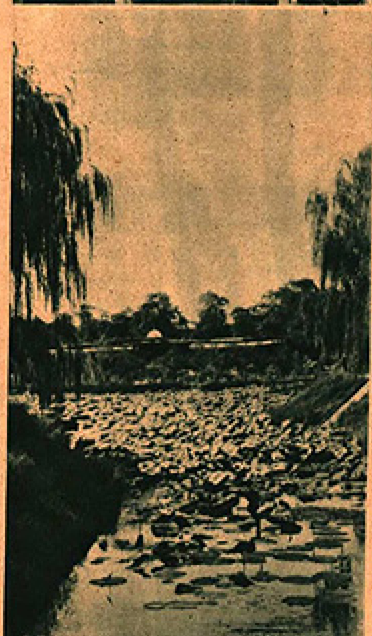
京華勝跡





右角為刼後圓明破垣頹壘斷碑殘碣每當夕陽斜照時過此便覺低徊欲絕左角乃瓊島承露盤漢武遺製誦青露泣銅人之句殊不勝其荆棘銅駝之感 醉南誌

北游鴻印





此兩圖示北京中央公園左為荷池右乃水榭每當炎夏酷暑於金烏西墜後納涼其間披襟當風晚涼拂拂荷香裊濃沁人心脾輒至留戀忘返坐必移晷動於柳梢月上暮色蒼茫中方尋歸路也醉南誌

婦女

婦女雜誌第十四卷第六號目次

無產階級兒童的呼籲……寄陶（貳）
今後我國婦女應有的覺悟……德恩（叁）
新婦女進化的過程……徐廈才（柒）
法國的婦女運動……高橋平（壹肆）
性的犧牲與解放……陳東原（壹捌）
這是我限制婦女剪髮的意見……甯蓤秋（貳壹）
□寶奉的工夫（補）……潘秉貞（貳貳）

甲種徵文當選 幸福在心神快樂

精神與物質的比較……唐紫庭（貳叁）
可以做王侯……瑞青（貳伍）
心清為至樂……戴菊農（貳陸）
我只願做個庸人……廖國芳（貳柒）
不用那黃金……陳伯吹（貳捌）
暑假生活之一頁……礦敵（叁○）
人生在世為什麼……魯毓泰（叁壹）
一切唯心所造……Z F（叁貳）

婦女

□孫夫人(白描仕女)……吳嘉猷(卷首)
皖北霍邱婦女生活的大概……裴毅公(一)
徐州婦女的一瞥……筠隱(二)
□乳母代嬰兒服藥的可能……散知(三)
對於女教員的感想……杜文通(四)
俞理初對於婦女的幾個概念……授衣(五)
家庭經濟上的小補助……瑞青(七)
閱讀舊書的危險……任夢霞(八)
夏日的家庭衛生……周逸君(一〇)
室內的害蟲滅除法……淑芳(一三)
□武進鄉下一隅的風俗……懷行(一六)
滑稽的却暑新法……羊古(一七)
六月中的火神醮……扶名(一八)
日晷儀的製法……孫未艾(一九)
象棋初步(續前)……謝俠遜(二一)
◉不經意之為害　乙種徽 文富選(二三)
▲疏忽的報酬……朱春鍠(二三)
▲茄子與小孩……菊農(二六)
▲知道時已太遲了……廖國芳(二七)

婦女

▲星星之火……陳伯吹（二九）
▲受苦惱，化金錢，擔驚慌……素心（三一）
▲古畫與古瓶……唐紫庭（三三）
▲姊姊給他的傷慘……史美鈞（三四）
□彷彿（詩）……煌華（三五）
□習畫的工夫（續）……熊棠貞（三六）
母親的化身……樹芳（1）
火腿與青鹽橄欖……覺先（15）
嘉耦怨耦（續前）……天游（22）
醫事衞生顧問……程瀚章（29）
攝影術顧問……杜就田（32）
本誌十五卷一月號徵文……（72）

附載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續前）……高君韋（65）

插圖

廖韞鑫女士肖像
廖韞鑫女士的蝶舞
盧桐孫先生之公子
虞城飛霞洞臥樹樓
鄧尉臥柏
孤帆掠影
魚樂
月夜歸舟
京華勝跡
北游鴻印

婦女雜誌



漢朝石經殘字的一部分

第十四卷　第六號



無產階級兒童的呼籲

寄陶

我們如果稍一關心到家庭間的事，誰也覺得兒童的「教」「養」，實是第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無論我們所處的是大家庭或小家庭，對於這件事是無法避免的，——除非不能產小孩子。然而大多數的人們，往往因其太普通了，反而熟視之若無睹，把活潑潑的兒童，壓抑其天性，使不得有充分的發展，弄成昏昏沉沉。或則缺乏育兒常識，因衛生上不宜的關係，至於殤亡，這不是一件最可慘痛的事情麽？

以上種種慘劇，發生在無產階級的家庭裏爲最多。做父母的，固然職責所在，無可推委。其實，也很難怪，因爲他們受着經濟上的壓迫，是沒奈何的事。最驚訝的，一輩子先覺的著作家、博士們，也不加以指導，實是兒童界中一件大不幸的事！

有人說：現在關於「教」「養」孩子的書籍，汗牛充棟，譯的也有，著的也有，應有盡有，雖不能說盡美盡善，其中亦不乏精深的研究？至於附加的：也有幼稚園等等，各省各縣，現在積極提倡設備，怎麽反說是不加以指導呢？誠然，這類東西，多則多了！但是，我敢武斷一句說：這單是對於貴族兒童界而施設的。一般貧苦者，祇可享受「過屠門而大嚼」之樂，至若實受的利益，是沒有份子的。

現在就貧苦的家庭而論，在我國占大多數。他們的生活，全靠勞働度日，除去些小有資本的，普通每日至少須有六小時工作，才能够維持其麵包問題。同果有了孩子，做母親的，在工作上便受了一重贅累，同時，在經濟上又增上一重負擔。他們——做父母的——要加長了十指，才可度日，那麽，還有什麽餘力去供給孩子們入幼稚園及其他……的呢？

我有一位鄰人，她的丈夫出外作苦力，她和一個六歲的孩子，守在家中，和人家黏爆皮（註）度日。近來，時聞打罵聲，和着小孩子的淒咽，我和她僅有一牆之隔，嗚嗚的音調，時時使我發生一種莫名的情感和憐憫。她打罵的理由，雖板似的都是爲她兒子偸懶的緣故。唉！可憐的哭聲，又震動我的耳鼓了！擾亂我的情緒了！讀者諸君，你們聽得到嗎？還有許多許多的孩子，也在哀泣着！你們也聽得到嗎？

〔註〕爆竹外層的紅紙，俗稱爆皮。



今後我國婦女應有的覺悟

德恩

雖說是「壓迫」，但壓迫經了許久，就不覺得怎樣的痛苦了。猶如入了鮑魚之肆，久而也不知其臭了。這因為凡事成了習慣，便會不覺得怎樣的麻煩與不順便。中國婦女的被壓迫，到現在已經有很悠遠的歷史了，但除極少數的她們是覺痛苦以外，大多數正還以為這樣是她們應有的職分呢，——應該被壓迫的職分。這不是我說得過甚，就像前年革命的口號喊到我鄉的時候，我對她們說：「你們從此可以真正的解放了。」她們問我解放是什麼，我說：「你們幾千年都做男子的奴婢，現在可以不做了。」她們又問我奴婢是什麼，我嘗喻說：「譬如向來你們在社會上不可以說句話，這就是表示你們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但是現在你們也可以說話，你們有你們的地位了。」她們聽了我說這樣的話，都撅嘴反對我說：「這還像什麼女子。」原來她們女子的本色，應當處在被壓迫的地位，永遠做了男子的奴婢的。所以她們不要和男子平等，也不要在社會上找什麼地位，她們的痛苦，反以為是理所當受的、快樂的。人們給她們以憐憫與扶助，她們反以為你是在壓迫或侮辱她們了。

我國的婦女既然生了這樣甘心奴婢的根性，大半的原因雖由於男子的壓迫與社會的束縛，小原因却也是由於她們自己的能力太薄弱，自卑性太永固了。現在是二十世紀的時代了，一切都向新的潮流進行，婦女的解放，便是這個新潮流的一支，我們做男子的，自然不再會無理性的無良心的壓迫她們，我知道有許多的正在扶助她們，希望她們能夠得到真正的解放，但同時自然也希望她們自己能夠澈底的覺悟，根本的去除固有的劣性，那末我相信我國的婦女，必能於極短的期間，促現我們所希望的希望。

說到這裏，我應當把今後我國婦女應有的覺悟的地方說了出來，但是這不免要分做二派來說。這所謂「二派」，不是怎樣極端的名詞，乃是對稱的，這就是所謂新與舊的分別。我國現在的「新」女子，自然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新」，乃是只能與舊對稱，不過從舊式的眼光看來比較新些罷了。所以我現在為說話便利起見，姑分做舊女子與新女子二派來說。

這是大家所要注意的。

舊式方面應有的覺悟

（1）人格的自重　說起我國舊式女子，最使我們憐惜的，便是她們人格的不自尊，譬如上面像我所舉的例，就可以看到她們自卑的心理了。所以我第一點的希望，就是希望她們能夠有自重人格的覺悟，解除奴婢性、依賴性。從此以後，不要再爲男子做隸屬，不要再靠着男子來依賴。所謂平等自由，就在這二點上。然而前者或可免除，後者似乎成了問題，因爲我們舊式的婦女，向來除了縫紉、烹飪以外，專門的職業就沒有了。如果要她們不要再向男性依靠，除非自謀生活，這便是職業的問題。但我以爲這話未免說得太狹，在現在婦女解放還在曙曉的時候，一切都祇能從廣義上看想，便是她們的依賴，祇要她們不束手坐吃便是了。什麼縫紉、烹飪，實在也是一種很正當的職業呢。我看有許多富家的女子，除了男子辛勤地去找職業以外，她們老實不客氣地坐吃坐用，這雖然由於家境的充裕，正可以這樣來幹，但這未免近於依靠，近於男子的附屬品了。所以今後我們的希望，祇希望廣義的能够把她們自己的人格自重，不再像往昔看得自己這樣的卑鄙與輕蔑罷了。

（2）迷信的破除　自然，在現在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一切都要把牠看做科學化，迷信根本應當就要推翻。但是我國婦女對於這道，最使她們迷信得牢不可破。原本迷信的起因是在宗教，但我並不反對宗教而却反對迷信。因爲宗教的主因是安慰人生的，同時也在批評人生。像佛教說是有天堂地獄，像基督說是有眞神上帝，這便是在安慰我們人生是可以平安的過去，一方面便使我們懲戒與從善。這猶如法律，一方面在保護我們，一方面在懲戒我們一樣。所以當宗教來解釋人生是可以，但千萬不能當牠眞有這樣一回事的；如果當牠眞有這樣一回事的時候，那末就糟了。她們的信神信佛，我並不反對，但她們眞的當神能殛罰人們、佛能超度人們，那便陷人無爲的迷信渦了。況且正有許多事情，往往爲了迷信的緣故，不能如願以償，這是多麼殘忍的一個事啊。譬如以婚姻一項來說，往往聽從了瞎子先生的瞎說，便鬧成了許多悲慘的事情。所以我在這裏順便希望爲母親的，不要再爲自己的迷信，延誤你們可愛的子女，更希望她們能把全部的迷信，都破除得一些也沒有。——其實迷信這一回事，不但對她們有害而無益，反是麻醉她們唯一的藥劑，所以我覺得迷信實在也是阻止她們解放的一個大障礙。

（3）意志的堅強　凡百事情的成功，都靠着堅強的意志，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便是這個的意思。我國的女子的力量大多是很薄弱，意志也很不堅定，所以男子說女子是做不來什麼大事，歷史上女子的確也很少有什麼偉大的成績，因此分外表示她們的柔弱與無爲了。我們只能看到從前

纖弱美人的故事，但很少聽到轟轟烈烈女子成就的事業，現在我們既然很希望她們能夠自動的覺悟，自動的要求解放，自然對於這種堅定的意志是萬萬不可少的。

（4）衛生的注意　講到衛生，我國人向來是不大注重的，尤其是婦女們，更忽略得很隨便，其實她們的注意衛生，是比男子還要重要，不但她們自己是當注意的，就是她們未來的國民，間接也要受其影響，譬如她們對於體育，是很不注重的，因此身體就柔弱得很，就不能擔負重要的工作，這是很不好的，又如纏足束胸，對於衛生上也很有大大的影響，還有一種是她們所最不講究的，便是性的衛生，譬如月經的來潮，她們往往很隱秘的不注意，隨便過去，這對於衛生方面也是很不好的，所以今後的她們，應當注意自身的保護，攝生以自愛，這不但爲自己的本身應當如此，就是對我們托付她們養育出來的未來國民，也有很大的裨助呢，

（5）思想的改造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思想應當隨着時代而變遷，因此思想是活動的，假使說思想是固定的，那末，舊腦子永遠用在新時代裏，這未免要受人輕蔑的看待了，所以我也很希望她們把舊時的思想澈底的改造，不要再染受着舊時的觀念，而新改造一種新的腦筋，譬如往昔我國的惡習觀念很貴，現在我們可不顧了，因爲這觀念是現已不行的，是過去的，是不合時代性的，我們既然生在這個新的世紀，新的時代，我們的思想就要跟着這個時代來革新，從前的什麼靠人吃飯的觀念，現在不要再留這種觀念在腦裏了，所謂出家從夫，夫死從子的思想，現在也應當摒却而不顧了，總之，她們是「人」，人的思想是隨時代而變遷的那末她們的思想，也就不能不有所改造而變遷了，

以上五點，不過顯示舊式婦女今後應有之覺悟的最大點，此外自然還有，不過，如果她們已經能夠這樣覺悟的時候，我以爲就得了，以下再說新式女子方面，這裏就是這樣中止了，

新式方面應有的覺悟

（1）人格的自重　上面我已經說過，就是這裏所謂新式的女子，和舊式的女子不是絕對的名詞，乃是對稱的，比較的，所謂「新」的，仍然等於「舊」的，因此這個「人格的自重」，也是他們應有的覺悟，其實說起人格，新的正有許多還比舊的不自重的地方，這是我們很易看得出的，我嘗在上海看見有許多所謂時髦女子，她們衣的簡直不像樣了，夏天時候，穿着一件薄透透的外國花紗，艷媚奪目，雖說是「美」，但在她們人格方面，我以爲未免有些損害些了，不但如此，我也嘗聽到有許多自命時髦的女子，她們依旂的心理，更有比舊式女子還厲害的，她們雖然不願比做男子的奴隸囚犯，但很願爲丈夫做狗做貓了，這不是我說之過甚，實則事實的確有這樣的，所以我同樣的也很希望她們能夠有人

格的自重，這是她們應有覺悟的一點。

（2）愛情的永固　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浪漫者所用的愛情，我們只要瞑目一想，現在社會上最悲慘的自殺，便是這個愛的濫用與不永固，此乃出於不學無術而逞發欲念者之所爲。又所謂愛情與黃金，就是浪漫者唯一的權衡；黃金減少了，愛情也只有減少，甚而至於破產的。因此有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是爲了愛情濫用的原故，所以會這樣的。今後我就希望她們，想想看愛情究竟是一件什麼的東西，愛情是不是用黃金來做比長比短的。如果能夠這樣想時，我以爲一方面就是保障她們自己的人格，一方面也是爲人類謀幸福呢。

（3）意志的堅強　同樣的，舊式女子因爲意志太薄弱，須要堅強，新式女子也應當是這樣的。因爲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有堅強的意志的人方才能夠站得住的，女子既然是個人，便是要站在社會上來謀生，所以意志便不能不有所堅強。若是故意嬌揉造作，那是也不行的。何況現在如我中國，國家正在建設時代，女子尤應當盡一份的責任，爲國家出力，這也是靠着意志堅強的人所能辦，決不是一個叫哥喊愛所能夠的。

（4）衞生的注意　也是和舊式女子一樣的要覺悟的，便是衞生的注意。談起衞生，新式女子實比舊式女子還要不注意，這是格外要注意了。現在纏足雖然是沒有了，但是裹足還是不免的（所謂裹足，便是用很小的襪子，緊貼足上），穿高跟鞋子，更是顯然的了。束胸束腰，不用說，比舊式女子更有厲害三分的。近來雖也有放胸和放腰了，但衣服仍舊是狹小得不堪，障礙全身的發育，還是和前一樣的，這點，我以爲她們還須覺悟，還須有以注意。不過蓄髮一項，她們之中，倒有許多是沒有了，這是很可慶幸的。但是因此而加以什麼什麼的修飾，像什麼油什麼膏，是未免不衞生了。

（5）浪費的約束　最後，我所希望她們覺悟的，便是對於金錢用得儉約些，浪費稍會約束些。因爲有許多的她們，往往爲了無爲的裝飾，用了許多的金錢，這不能不認做是浪費（若近日上海婦女去賽狗賭錢尤覺可鄙）。再說到愛情，正是爲了這個原故而決裂，這實在是很可惜的。我說這些話，斷不是一個守財虜，教她們看金錢看得像命一樣。不過像現在生活程度這樣的高，而我們所入往往不敷所出的時代，在這些無爲的浪費，我們就不能不有約束的必要了。

我所希望於新式女子的覺悟就是在這幾點，別的這裏也不便詳談了。總之，無論是舊式的，新式的，在我們的中國裏，是仍舊可以合而爲一。這合而爲一的我國婦女應有的覺悟，便是——

（1）人格的自重——不依傍去做奴隸。

（2）意志的堅強——不嬌揉來自示弱。

（3）衞生的注意——不尙無爲的美觀。

（4）思想的改造——不作時代的落伍。

此外還有的「迷信的革除」和「浪費的約束」，都可歸入到（4）或（3）裏面，因爲要說得明淸一些，所以就這樣的劃分了。

再者，我的發言是從大多數立脚，自然還有少數——不過這是少數之中的少數的她們，已經有像我所希望的，請閱者不要誤會。

（完）

新婦女進化的過程

徐廈才譯

因爲要了解社會裏不論那一種制度或運動的歷史，必須先知道許多有機體是怎樣和爲什麽而學習的．人類的歷史，根本上不是一束過去的日子和事跡，乃是人類在尋求滿足時和所碰到的阻力奮鬭的記載．歷史是學習記載的統集．婦女的歷史是無量數女子經過說不出的長時期之學習的記載．

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年，許多事物已從實驗上發見出來，像一個生物在學習時，他的行爲是怎樣的（Thorndike, E. L., Animal Intelligence, 1911）．先講一個生物，在慾望完全滿足的時候，他不會去學習．要學習了，必須肚子先饑餓，是在內心發出一種企求和煩惱的衝動的時候．譬仿一只小貓，在饑餓時把牠關在籠內，外面再放了食物，那末，牠必定叫跳不停，想從籠裏逃出來．



霍靈華女士

把許多小貓都拿來研究，同時再研究其他別種有機體，我們從那關在籠內的小貓經驗上，可以看出那小貓因爲要滿足饑慾，是怎樣的奮鬭着．牠跳上去，跳下來，咬那籠子的欄柵，抓那欄柵，再發出尖銳的哀鳴，凡一個有機體所能做的，牠樣樣都要做到．牠在籠內被饑餓所驅，這樣的掙扎和盤旋，在心理學家見之，就叫做嘗試和錯誤的活動．這種雜亂的動作，那迷惑被囚的有機

體，要繼續不斷地做下去，直至困乏了，或者很造化，牠打碎了欄柵上的一個節，把門打開了，纔會停止。

這種解決疑惑的過程，能用更詳細的分析來說。要對於新婦女進化的歷史知道一個大概，那是很容易使我們去看出來的。大凡一個渴望着的有機體，在尋求滿足而碰到阻礙的時候，就有疑惑的問題成立，就有許多未成形的動作發生；在許多有效力的動作會集之中，倘使有一個動作，能使他得到滿足，那動作就會變成習慣。那個饑餓被囚的小貓，結果要學習，慣常去做那可以使牠得到食物的動作。但是那最後成立的動作，不必定是最良善、最適當的行為，像開籠門一樣。或者那小貓的動作，是抓牠的耳朵，或舐牠的前爪。倘使心理學家屢次等待那小貓，直至牠坐下來，抓牠的耳朵，他屢次抓住這個機會，方去解除那小動物的熱望，那末他就能依試驗的慣例，做出那種愚蠢的行為來了。

人類有迷惑發生時，同樣的學習過程，是可以看得見的。不過人類屢經嘗試和錯誤，去尋求解決這迷惑的動作，不會像那小貓的混亂無秩序。人類的動作是有思想的。他們在腦裏橫衝直撞的想法，同時運用他們的眼睛、聲帶、和別的小筋肉努力探求。根本上說來，思想並不是旁的東西，亦不過是用嘗試和錯誤的方法，去尋出一個法子來，是同樣的受那小貓的學習過程的管束的。所以從有經驗的心理學家的見解上，我們可以陳述婦女歷史的根本原則：——一個迷惑着的有機體，要學習去做那恰能使他解除長期熱望的行為。

我們現在要考究那人們長久所說的婦女問題的陷穽或迷惑了。再要回想那幾世紀以來，婦女們所嘗試以解除這迷惑的歷史。女子問題常是很簡單的：怎樣去生殖子息，同怎樣去得到人類慾望的的滿足，如食物、安全、保持權利，爭勝一切，探險、游戲等。男子因身體上和心靈上的互相爭鬬，在自己環境中得到這幾種慾望。同男子比較起來，女子好像常被囚在籠內一樣，這幾種慾望只在籠外，使她們可望而不可接。她們的囚籠，就是那困累的生殖制度。且讓那懷疑女子問題的人們去考察那舊式婦女字彙中的「羈縻、錮禁、處境困難、衰蔽」等幾個字眼——請問你的祖母，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但是在你問她的時候，你須要機警，因為她們對於這幾個字，以為應當緘口不當的。在少年的時候，她們已經養成了習慣，用最低的聲音，來說這幾個字。雖在這幾個字上，她們已經感受到無限的禍害，然而人們所表的同情心，終被通常所謂的禮儀所遏止的。

婦女問題和千萬種別的人的問題不同，造成這問題的原質，乃歸原於生理學。古時女子，從成人起，就羈縻於受孕、生產、餵哺、撫養、和葬埋兒童等工作。她們一生的心血，都用在兒童身上。懷姙要經過很長的時期。照從前的情形，小孩生產後，又須經長時期的哺乳；分娩一事是極痛苦的，做母親的人，或者因之而成一時的或永久的癱瘓。女子

懷孕，大概一年或二年一次，不拘時季，嚴冬酷暑都要分娩的，嬰孩產出後，生長自二十觔至三十，甚至於四十觔，還不能走快或奔跑。

女子在體內或體外負了小孩，怎樣能去和那荒野的地球相爭勝？那地球上有暴風雨，寒冷氣，兇猛的野獸，互相讎視的同類，反覆無常的食料供給，這實在是一個多年的困難問題。從前曾有人想解決這問題，把嬰孩殺掉或拋棄了（Sumner, W. G, Folkways, 1911），然而過了幾世，情境變遷，採用這方法的人，逐漸減少了，因爲當時那些受感情衝動而制定或容忍這政策的人，死後未曾留下後裔來傳他們的衣鉢，而那些堅執要小孩的人，代代不絕的有他們的子孫來補充這世界。

原始社會裏，希圖生存，常是一件重要的問題，但是存一個法子，可以使人不犧牲嬰孩，而達到這個願望。這個法子，就是要從旁的受不到生殖制度困累的人們處得到保護和幫助。譬仿，男子願意供給女子食物，擔保她們生命的安全，那末女子同嬰孩就可以生活了。同時男子受了性的引誘，再有別人來替他們做日常的工作，使他們得到安慰，那末他們要來盡保護女子同兒女的責任了。所以生殖功用，因兩性間機能的不同，就此斷定男子應當出外行獵，與人爭鬬，再訓練他們的兒子做這類的事。各種原始工作，都與母性方面相適合，而交給女子去做的。在可爲表率的野人裏頭，女子除了生育之外，再做採集蔬菜，把水和木材拿回家去，生火，造屋，拆屋，預備皮革，做衣服，和旅行時攜帶各種貨物等工作。（Müller-Lyer, F, Hist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1921）

這種未成形的古時規定野蠻婦女的生活，實是因爲她們起初不知生育小孩的眞正原因之故。這是一定的，人類經驗，過了長時期的探求，方才能發見生育小孩的眞正原因。這種眞確智識的獲得，是由於人類經驗的充積，有系統的觀察，同合乎邏輯的推究。總之，這是一種科學智識。或者有人推想以爲這種智識，是由於觀察那孕期很短的畜類而得來的，但是，須知人類先前並不豢養畜類的，直至歷史的後期，人類勉圖生存，方有豢養畜類的事。在父權未張以前，人類早已生存和繁殖了，這似乎是一定的。這種情形的明證，研究人類學時卽可發見。（Hartland, E. S, Primitive Paternity, 1910）

生育兒童的事，先前是很明白的都歸原於太陽，雨水，樹木，和死人的影響的。

婦女地位初次的變更

在精密思想家，證明生育兒童眞實不變的原因以前，我們不知道人類已經生存了若干年代。無論怎樣，這是克利脫，埃及，希臘諸古國所有的文化史傳播出來的智識。父權

的發見，必定大有影響於當時婦女的地位。第一，男子知道了他自己亦是兒童的製造者，他們對於向來所持的生育態度，就因之改變。因爲要指認嬰孩是他們自己的肉和血，他們很明白地看出來，在兩性間，做母親的對於男子應當保證有確實的忠貞。所以在女子性道德的見解之下，就有特別的束縛加諸婦女身上。在耶穌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巴比倫（Babylonia）王漢謨拉別（Hammurabi）的時候，制定了社會條例的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 2250, B. C. Harper's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4)。女子性道德的觀念，就因之成立了，以後幾世紀，都承此謬見，未有更變。「倘使一個指摘向別人的妻子，那末，爲了她丈夫的緣故，她要跳入河內。」然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對於男子，却沒有這種規定了。

匹偶結婚，是直接受了發見父權的影響，當然無疑義的。男子既知道了他自己和女子同樣的爲小孩的製造者，就做了她的丈夫，擔保她的生存；至於女子則盡她的義務，替丈夫做適合她生殖制度所規定的工作。匹偶結婚，依照古例，男子是女子的夫君、或主人；這是一定不變的公理。因爲在二者之間，無論有什麼訂約，那一方要對方幫助較少的人，就有指揮對方的權利。

發見了父權以後，使避姙一事，得以實行。這是在新女子進化中一個很長久的步驟。在有史以前，有沒有老處女，那是很可懷疑的。但是發見了父權以後，聰明審智，強有意志的老處女，就屬可能的了。

在新婦女進化的過程裏，那強壯而有智識的老處女的職務，實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知道許多關於女子問題的口頭律例，都由未出嫁的女子傳出來的。她們有時間、有精力去仔細考察女子所來累着的迷惑。她們的心思，不受撫育嬰孩的煩擾，所以能各抒所見，供獻那可以解決這迷惑的提議。到後來，這許多沒有子息的婦女，很自由的拿自己做榜樣，向別的女子證明她們女子亦有才能、亦有志向、做別種有用的工作，不僅有生育子女，和做手上的工作而已。人類逐漸進步，克服自然，以是女子的生存，得到十分的保障。且從有了匹偶婚姻後，她們除了食住之外，別的願望，亦漸占重要，而不得不發表了。

婦女地位的歷史，有文字記載者，祇有一小部分。在沒有發明字母之前，人類大部分的時間，是處於比較黑暗時代尤黑暗的幕裏頭。就是那些提出改善婦女地位的口頭律例，亦是直至近世紀而纔有的（Wollstonecraft, Mary: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8）。這種提議，據我們所見，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幾個思想家宣布投票權可以解決婦女問題的；別的提議保障母權可以給她們問題一個較好的回答；再有別人提議服裝改良是大可解決這問題的。

有不少的女子發言者，喜歡責備男子是懷着惡意而想柽

梏她們的人。其實，照上面已經說過的，女子並不爲男子所羈絆，却是爲她們自己生理上的關係所束縛。這是很公平而免不來的事，女子必須自己來和她們自身的束縛相決鬭。男子自己有別的問題，使他們關切。但是須知男子對於女子問題，實在未嘗不關心過。他們亦曾供獻許多關於解決這問題的提議。像柏拉圖（Plato, 400 B. C.）、須阿爾（Samuel Sewall, 1718）、密兒（John Stuart Mill, 1869）、擺那特（President Barnard, 1882）、杜威（John Dewey, 1886）諸人，他們所討論的女性問題，誰都讀過，可以拿來做榜樣的。不過人類習性喜歡慣常的事，所以好許多改善婦女地位問題的提議，都被那自己未曾感到不滿和苦楚的人所反對。好許多關於婦女權利辯護的指摘，都曾經發表過的。（Palwhale, A.: Unsexed Females, 1798）

提倡女子參政和女權主義的人，雖然，在過去的百年內，他們所表示的觀念，根本上未曾使婦女地位有所變更，但是他們所注意到的事，亦是有次等的價值的。所以用女權主義來做宣傳工具的勢力，不可任其退縮而漠視之。女子參政倘得成功，對於女子自己的前途很爲重要，尤其是在今日，因爲女子參政雖不能算改善婦女地位的根本辦法，亦可以算改善婦女地位的一種表識。在沒有得到投票權之前，新婦女已經進化了。試想可爲表率的婦女，若仍舊每人生育了十個、或十五個的小孩子，仍舊在家庭內做勞働的手工，她們怎樣能夠利用參政權，去改善她們的地位呢？不錯，她們可以通過一條法律，叫男子不僅要在外行獵和爭鬭，也應分一半的時間，在看護孩子的工夫上。然而法律通過了，又須實行；要實行時，後面須有軍警的實力，更須與人類自然十分的相適合，方能生效力。參政權能用來改良法律，但是要拿來改良人民，牠的爲用，就很有限了。

改善婦女地位的最先原因，發端於並不注意婦女問題的人：科學家、發明家、哲學家，都是眞正新婦女的改造者。

在未有科學方法的程式（Bacon, 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和未成立實驗室以前的幾世紀，許多精密的思想家，迭經嘗試和錯誤的活動，所有的發明，極爲遲緩。大概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能有充分的智力來思想，發表一點新智識，而所供獻的又是極微細的。在石器時代，人們知道了工具，拿來運用，其後與日並進，時常改良，結果物質上有了更大的滿足的新方法，這樣的發見，如烹飪、研磨、紡織等。這幾種，起先都是手上的工作，所用的工具，都是稱手的，於是女子就做了勤力的勞工者。並且這幾種工作初行的時候，都與生殖制度相適合，因爲她們都能在家內近搖籃旁做的。

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間，科學大有進步了。一四五〇年使用印刷術。一五九〇至一六〇九年之間，發明顯微鏡。一八〇七年駕馭蒸氣。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五年，研究電學。一八

五六年大宗的鋼鐵成，數千種物理的和化學的應用方法，被人利用了。工業進行範圍愈大，使人不能再在家內工作，於是工廠成立了。近年來大衆所稱謂機器的工具，發達到極點，現在，除了烹飪之外，很少有一種工業再能在家裏用手去做的了。機器很可驚人的改良了婦女的環境，而且是猝然的。（Smith H. B.: Industrial History, 1926）

生物學的影響

在新婦女進化的過程裏，應用物理學應用化學的影響雖大，然而生物學搜求的影響更加有力。一八二七年，同後頭的幾年，馮倍爾（Von Baer）藉了顯微鏡之力，考察出結合成人類的組織體來。自從生育的確實智識這樣的發軔以後，比較獨身主義更好的節制生育的科學方法，就有發明而傳播出來了。

在生物學裏頭，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種源論（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刊行，亦間接影響於婦女的地位。他的論斷說，人類稟賦於天，並不是永世一樣的。現在的人類，已經過了若干代之進化，所以將來亦要繼續變遷的。

倫理學與社會態度發明的影響，雖較之科學的進步為次，但亦是重要的。除了由婦女問題而直接生出的觀念以外，社會裏有一種普遍的思想，多傾向於改造婦女的命運。什麼自由論呀，唯物論呀，人道論呀，都傳播出來當作十七十八世紀的哲學。真的，這許多哲學家的領袖人物，像羅騷等(Rousseau)，他們是不注意婦女問題的，並且完全否認這問題的，然而這種學說傳播出來，藉了印刷術之力，使人們的心版上，發出同情心，去接受這問題的口頭律例。（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將上面所講的再反覆申言之，在二十世紀的開端，研究科學的人，很急速地革除了婦女在家庭內工作的需要。他們給女子節制生育的方法。由此，她從困累的生育制度之囚籠的解放是告成了。在那時，哲學很發達，議論紛起，都是傾向於這種解放的。有智識的女子，一致肯定的來訂立婦女問題，雖然她們所訂的條款是各不相同的。(Anthony, Katharine, Feminism 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1914）她們拿自己超乎平凡的生活來證明女子亦有別種才能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新婦女就多起來了，尤其是在城市裏面。這許多新婦女，她們脫離了重重的做母親的痛苦，再脫離了日常用手來做的工作，所以她們能依照自己的個性去得到人類的慾望，像男子已做過的一樣。新婦女最緊要的事實，就是她們在工作上，在遊戲上，在道德上，在志氣上，在報酬上，要像卓越的男子一樣，與普通的庸俗女子有所不同。

婦女問題，現在是否已有最後之回答，可不再見了嗎？不，倘未。大凡根據科學的、或哲學的，不論什麼社會裏所

有的變更，在法律上、宗教上、習慣上、總留下什麼社會學家所謂的落伍的現象。（Ogburn, W. F., Social Change, 1922）我們在所寄居的法律，是訂定在可爲表率的婦女，做可爲表率的家庭主婦，而沒有政治問題存在的時候。我們現在教堂裏所有的信條，是訂定在婦女地位當作傢伙的時候。普通的習慣，保持了幾千種的風尚，這種風尚的威形，是在女子靠託她們出嫁的運氣，在家庭內做被保護被利用人的時候。所以新婦女特別注意到落伍這一字，因爲牠是關係到促進減輕生育負擔的。在前人的記載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來，初次發明小兒乘車的時候，人們都痛恨牠爲惡毒危險的東西，他們說，眞正的母親，是照上帝的志願，把小孩懷抱在手中的。那第一次用麻醉藥減少產兒痛苦的醫生，人家當他爲惡漢。在今日，節制生育是受宗教和法律的罪名的。

實在，新婦女生活狀況裏頭，還有許多事情留下來，要等待大衆有生活經驗的人們來工作。譬仿，她現在雖已得了節制生育的方法；她不知道如何用了這方法去處理她的生命，而得到極大的好處。她不知道她應當有幾個孩子。她不知道在她生命中什麼時期是最合宜生育的。她不知道用人工方法來餵養嬰孩能否發達至不使嬰孩受到害處。她不知道管理小孩究竟是把許多小孩聚在一塊兒，另請有專門經驗的人來管理好呢，還是把小孩單獨留在家中，由母親自己去管理好。她不知道對於有孕的母親應做些什麼事。這種情形是一個病點呢？還是健全狀態？

並且通常人對於女子還有穢褻不足道的所在。古時男子恐怕見了女子分娩時的痛苦，動了他的惻隱心，使他自己難受，所以他離開了婦女的面前。在人類心理學裏，怕見別人身體上的痛苦，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沒有一個美術家曾經畫過一張懷妊女子的寫眞畫。通常的人還是敬重那廚房裏和洗衣作的女子，這種的現象，在演講臺上，在醫藥局裏，在國會裏，在商場上，我們到處可以見得到的。

現在各個女子，她的生活，雖和從前依賴別人做家庭主婦的人不同，但是她仍其是一個探索者，尤其是那要出嫁生育的人。這種女子的人生經驗的結果，新婦女要把她們匯集起來，而加以研究。（Collier, Virginia M., Marriage and Careers, 1926）她要討論她們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今日的新女子，要拿她自己生活上的經驗，去尋出怎樣一個女子可以過最善良的生活。眞的，這是要有勇敢和眞才，不管人家的責備和嘲笑，至少，要有大量，能寬容、能幫助人家。

（完）

原文見一九二七年美國 Current History 十月號 "The New Woman in the Making" 原著者爲科倫比大學教育學教授霍棠華（Leta S. Hollingsworth）女士。

法國的婦女運動

高橋平

現在世界上婦女有參政權的國家，已不下三十餘國，有參政權的婦女也有了一億六千萬人了。在婦女參政權發達到這種情況之下，却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奇事。那號稱世界文明國之一而很早就建立民主立憲政治的法國，却至今還沒有婦女參政的一回事。法國所以有如此的現象，實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現在把法國所有婦女運動的事實，約略敍述如下，以資關心世界各國婦女運動者的參考。

二

要知道法國婦女運動的所以如此落後，應先明白法國經濟社會的情形，換言之，是要明白法國社會中各人經濟背景的不同。因爲，漫然要理解全法國的婦女，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們應先考察各個婦女的經濟背景的異相，這個經濟背景的不同，同時就指出她們經濟條件的相殊了。

有錢的女子，對於婦女的參政權是贊成的，但是要她們去奮鬬是不能的；勞動界的婦女，她們雖然也掛了男女平等的選擧權的招牌，但是要她們單爲了婦女參政權去抗爭，也是不願意的；她們並不是逃避責任，也不是缺少活動力，實在她們是面對着政治問題的一個唯一的團體，而對於參政運動者的怯懦和姑息，是抱着異常的懷疑的，所以她們的努力，常趨向於別的方面。

最後，講到農民婦女。法國的農民婦女，對於政治問題是十分討厭着的。她們只知爲着自己的生活忙，一心夢想着自己的利益，其餘一切的問題，是什麼也不顧的了；而對於宗教的狂熱，却是非常強烈的。因此他們和外界的社會，差不多是有四重障壁隔闊着一樣。總之，法國的農民婦女，還殘留着很頑固的前世紀的宗教與迷信，眞是一件很可驚愕的事。她們唯一的精神上的糧食，就是從天主堂裏所得的安慰。

有錢的婦女，不肯努力去奮鬬，以取得參政權，上面已講過了。法國婦女對於美觀和戀愛的二者，過於熱心，是從很早時候遺傳下來的，這個觀念，支配了法國的文學，而文學就支配了法國的女性，她們以爲解除了戀愛，就沒有別的目的；家庭之中，除了母親的責任外，也就沒有別的事了。

試驗三百個法國有錢的婦女，探聽她們對於政治的意見

時，內中有二百九十九人一定是這樣的回答：「我對於政治上的意見麼？難道看我已是這樣年老的女子了麼？要問政治上的意見，請去問我的丈夫吧！因爲對於政治上的事情，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由此可見她們以爲一般談政治的婦女，不是已被棄了的，就是因爲肉體上的缺陷而被男子討厭的婦女，政治問題是男子所專門，婦女簡直當作禁物一樣看待牠了。

不但如此，法國要使婦女去解決的問題，是非常多者，而議會裏却仍舊不能有婦女的議席。雖然有過數名當選了下院的議員，但她們大多是共產黨員；更因爲她們本來沒有被選舉權，也不得不馬上就辭職了。所以法國的婦女到現在直接站在前線上作奮鬪的運動的，簡直還可說沒有。

三

法國也有婦女選舉協會（Union française po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會長是莱恩、勃拉修依女士，她們宣傳運動的機關報，是叫「法蘭西婦女」。但是照勃拉修依說：這個協會的事業，如機關報和演說會等公開的活動，向大衆婦女宣傳的戰術，也難得有好的效果；還不如以個人的交情，和社會的地位，而勸導她們共同奮鬪，倒比較得有力一點。要以在另一方面，她們更當以團體的名義，去連絡地方上選出的議員，要求他們不反對婦女的選舉案。

法國婦女運動領導者中最有經驗的是斯淮利奴女士，她是仇爾、淮爾的弟子，曾出現於法蘭西的文壇。當突萊斐斯事件時，她曾和左拉、彼勒沙斯、木腦特等，以突萊斐斯擁護派的資格，和反對派作激烈的奮鬪。她的論文起初是在「蔓」等雜誌上發表，其中尤以「蔓」爲純粹的女性的宣傳品，完全是由女性執筆和編輯的。

現在斯淮利奴女士已有六十餘歲了。頭髮雖是白髮似的，但精力還是非常強壯，她的蓬勃的精神，常發爲奇偉的議論而和人作筆戰；她的思想，不但是具有大膽的反抗性，並且也含有女性所特有的同情心。因爲這樣，所以她一面是個雜誌的記者，而他方面又執着性格鑑定者的職務；這種職務，是出庭於審判中，鑑定被告的性格而擔任辯護的，非人格高尚、經驗充足的人才，不能被選的。此外，她又是人權同盟會的執行委員，並且是社會黨的有力的活動黨員。現在她已至彼哀爾風去隱退了；她的環境雖然不佳，但她仍能和貧窮奮鬪；同時還繼續着她的運動。

那由伯爵夫人同樣也是法國婦女運動的健將，但是和斯淮利奴女士適成反比；她是個非常華美而快樂的女子，在拍西的阿白脫蔓脫的象牙之塔裏，她發表了許多戀愛、自然和死的詩歌給社會看。她有時穿了很華麗的服裝，到下院去列席傍聽；滿場的視線，齊向她集中；正像看戲似的，有的竟看得出神而拍起手來了。

在她的會客室中，常有各種政客的蹤跡。她不時用很尖

銳的聲音，向她們發短短的警句。她的同情是傾向於左黨的。有名的加依搖夫人，和她說得最投機。她的嬌美的微笑，在左派的政治家中，是博得很好的批許的。

但是，她不是社會黨，她的政治上的見解有些像加拉依爾的英雄論；所以她是詩人，並不是實行家。有責任的實地的事業，就怕不能在她的肩上擔下去。

四

這兩位法國婦女運動的健將，比較起來，婦選協會會長勃拉修依女士，在光彩上反覺得要差一點似的。

婦選協會的所屬團體有二百餘，會員有七萬餘人，會員的主要份子是女教員、醫師、和律師的夫人，或是地方上紳耆的妻女；年輕的女子是很少的。要是去勸導年輕的女子時，她們一定回答說：「是呀！要是男子允許把權利讓給女子，而我們再拒絕時，那眞是愚人了！」說完，她們就去赴跳舞會了。勞働婦女對於婦選協會，也是不加贊助的。勃拉修依女士對於這一層說道：「我們想把全社會一切的婦女都團結起來，所以，勞働婦女的不能我們攜手合作，並不是我們的錯處。」

急進黨、急進社會黨、社會黨等，雖然扶助這個團體的運動，但是牠終於沒有屬於那一個政黨或政派。所以保守黨員的夫人也有加入這個協會的，譬如烏才斯公爵夫人是協會的名譽會長，克利由蘇爾侯爵夫人也是會員的一份子。這個協會，也和別國有識婦女的運動一樣，只是掛着保護母性節制、婦女勞働的條件等等的招牌，稍較進步的根本問題，就不能想到一點。雖然如此，而一般婦女對於這個運動，還是冷淡得很。我們看了下面的例，也就可以明白了。美國婦女參政運動成功時，各地婦女選舉團體想把多餘的金錢，寄送到還沒有運動成功的各國去，那時寄到法國的也有數千元美金，那時協會會長勃拉修依女士說：「要是在法國想收集到這許多黃金，眞是不容易的事呢！」

五

以上就是所謂參政運動了。還有向別的方面運動，而替婦女界一放異彩的，當推盡力於國際和平運動的路易士、滋依斯女士了。世界大戰時，女士身當病院的看護婦，她目睹戰爭的慘酷，就決心把一生貢獻於和平的運動。為了這個運動，她創刊了一種叫做「新歐羅巴」(L' Europe Nowvelle)的週刊雜誌。她不但走遍歐洲，還遊歷過海外各國，搜集了許多載實的文書消息等等，同時更努力於促進國際間的友誼。她是個作家、記者、演說家，又是個學者，所以在無論什麼地方，都能引起她的興趣。當每次外交問題發生時，總有她的蹤跡奔走於其間。歐洲各國政黨的首領、總理大臣等大人物，沒有不在她發行的「新歐羅巴」上投過稿的，世界各國和她本國的名士，沒有不到過白依奴街她的事移所去訪問過她的。因為這樣，她的聲譽也就大了。她沒有屬於那個

政黨，所以「新歐羅巴」也不是任何政黨的宣傳機關。她對於政治的見解是主張自由主義，其傾向於左派的政黨也就明顯了。

可與和國際和平運動的維依斯女士抗衡的，就是國內的政治運動家路納、仇僕斯脫夫人了。夫人的興趣和信仰都是很新的，不過極喜歡舊式的服裝，在她會客室裏的女客們，都是穿着最新式流行的服裝，而夫人却穿着長袖長服，她頭髮的裝飾，以至脚上拖鞋的刺繡，都是路易十三世時代的樣式。夫人是在一個多錢的貴族家庭出身的，年輕的時候，就和股票交易所的所員結了婚。同時她就棄了虛浮的交際，以全力努力去解決社會問題。

過去四年間，她充當了兒童救濟委員會（Le Comité de Secours aux Enfants）的委員長，這種團體，在歐洲是十分重要的，牠事業的範圍，是推廣在國際之間，並且超越了政治宗教人種的異同而活動着的。俄國饑饉的時候，受這個團體救助的正不知其數，澳國、德國、阿羅馬尼亞、日本等國的兒童，受這個團體救助的，也不在少數呢！

夫人是社會黨員，她最努力的問題，就是要使各國國民互相接近，因此她當了學生交換聯盟的會長，使德國和法國的青年互相理解，而保持友誼的精神。爲達到此目的起見，她曾盡力於兩國的留學生之交換。此外，她也曾經營過很時髦的新村！

她的會客室裏常有國內外的人士來訪，其中有俄國大使拉谷扶司基，也有像莫爾、白路敗的河馬一樣容貌的人物。

六

世界大戰，把許多婦女都吸收到工場裏去了。要是加之農業婦女，一年支給婦女勞働者的工資，竟達三十億法朗以上。此外有三萬三千的運輸勞働者，七萬二千的商業娛樂實業的事務員和銀行事務員，六十七萬的女僕，五萬的公共事業事務員，六千的礦山勞働婦女，五萬的職業婦女，百萬的被服工等。

領導此等婦女勞働運動的代表人物，是里希、可利阿爾，馬利、喬屋，馬爾督、皮可等；但是從多方面看起來，最有勞働婦女運動的資格的，要算奇爾曼、俄喬女士了。她在腦爾曼奇的纖維女工同盟會中做了近十年的幹事，工場內做工的二萬婦女勞働者，她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相識的。因她自己也曾做過這個工場的女工，所以她的知識也都是從經驗上得來的；對於婦女運動者要訴說什麼，和她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她都是十二分明白的。

她的丈夫是鐵路上的事務員，思想雖是不同，但很能任她的意志去自由活動於她所信仰的理想。她是在路恩的勞働者寄宿舍裏住的，一個月七百法朗——合現在中幣約百元左右——的費用，很可以有比較華麗的服裝穿了，再有多餘的時候，她便用來救濟窮困的人。

女士精神特佳，對於勞働運動和經濟學說等很有研究，並且還是個雄辯家，所以她簡直忙得連自己一身的生活，也有不能顧到之勢了。她沒星期日，對於健康上沒有妨礙之時，她總是不肯休息的。一有空閒，她便在勞働組合的本部和同僚們共同工作；宣傳、講演、罷工和失業者的援助，報告書和論文的起草等，總是忙得個不亦樂乎。女士雖在世界上不大聞名，但在勞働運動的內部，差不多是無人不曉的了。

（完）



性的犧牲與解放

陳東原

[illegible]時并不如後世之重視性的行為，所以詩裏表現戀[illegible]•同時貴族階級之上蒸、下効、私通、淫奔等事，亦不一而足•孔子刪詩，本已成為問題，卽使孔子果曾刪詩，則其所刪，一定是更多更妙的情詩•這以春秋左傳來反證，更可確信•那時貴族階級之犯禮行為，絕對不是孔子贊同的•所以社會上普通的事，他却認為是問題，把他記載下來，以達其諷勸之意•而這所謂「禮」，原就是儒家的禮，孔子所擇為最好的社會約束了•依孔子的意思，社會應以絕對的一夫一妻為原則，不應亂交的•這確是極高的見解，易說「姤女壯，勿用取女」，本義謂「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盛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便含着女子雜交卽不貞，不能取配之意•可是當時社會既很自由，也就無甚効果•其後宗法制度一經確立，為欲鞏固宗族嗣統起見，孔子以後的儒者，遂造出種種維持舊案的條件，變本加厲；由漸由漸，女子乃墮入十八層地獄•

這其間又可分出三個重要時期•第一期是漢代，第二期是南北朝，第三期是宋代•女子之作性的犧牲，本不自漢代而始，當母系中心變為父系中心，男子以勇力戰勝了女子而以之為所有物的時候，女性已開始犧牲了•不過起初還有一點對等的意味，所以春秋時的女性尚有戀愛自由的資格，以後便漸漸不同了•經濟的壓迫日久，獨立的能力日弱，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已無待再說•次之便是宗法的原因•

漢代是禮教形成的重要時代•漢代之前女子既尙有若干的自由，風俗相傳，漢代遂亦多改嫁重婚的事•一班儒者，認為這是妨害社會安寧，破壞宗法系統的•劉向列女傳遂特著貞順節孝兩篇•貞順的標準，要「避嫌遠別，……終不更二；勤正潔行，精專謹愼」；目的在從一而終•節義的標準，要「必死無避，誠信勇敢；義之所在，赴之不疑」；目

的在夫死殉節。列女傳一書作於民國紀元前一千九百四十年左右，在此書三十年前，漢宣帝神爵四年(一九六九)，曾有詔賜貞婦順女帛的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用法律褒獎貞順。過了一百七十七年，後漢安帝時，又有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的故事。後世之烏頭綽楔，照耀閭里，這實是其濫觴。其時班昭女誡(約作於民國前一千八百二十餘年)，亦遂大闡發其婦人卑弱論，規定了「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的二重道德。婦女們原來已經因爲失了經濟獨立的立脚點，做了男子的奴隸，這時又造出這種法律道德來加重她們的枷鎖，使她們更加不能反抗。所以漢代實是女性犧牲的第一重要時期。

到了魏晉南北朝，戰亂相尋，幾無寧歲，經濟現象也就極不穩固。天下旣亂，特殊的權貴，此倒彼繼，往往有一旦富貴的人。這些人想要舖揚其富貴，於是特別縱情聲伎，拿女子來蹂躪。王愷石崇便是最好的代表。晉書謂愷置酒時，女伎吹笛小失聲韻，便毆殺之。又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便殺美人。石崇愛妾數十人，嘗屑沈香末布象牀上，使妾踐之，無跡者賜珍珠百琲，有跡者節其飮食令體輕。裴子語林謂崇家廁中設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令兩婢守之，入廁時兩婢進錦香囊。諸如此類，狎玩女子的人還多，如：

晉書平原王幹傳──幹前後愛妾死，旣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褻，須其尸壞乃葬。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千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梁書魚弘傳──弘襄陽人，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居馬，皆窮一時之絕。

魏書咸陽王禧傳──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尙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賂，奴婢數千，田業鹽鐵，徧於遠近。

魏書高聰傳──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令他人得，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周書李遷哲傳──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數百，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

以上不過略舉一二，其他還多。像這樣養了許多女子專供一人蹂躪的，稱之「家妓」，她們的身分地位，又比妾低下一等。這個時代，是充分表現了女性被玩弄的時代。所幸「妻」的地位，仍然是定於一尊，所以妬的故事也特別充斥。然而究竟還是有經濟勢力的男子站在優勝地位。這個時代也是「房中術」特別發達的時代，採陰補陽說更極盛行。女性

方面，爲討好男子之故，媚惑手腕也異常進步，不獨在服裝容顏的修飾上考求，卽文字上也有所表現。南北朝之後，有隋丁六娘之十索曲，便是最豔麗的作品。今錄其五以見一斑：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麤細君自知，從郞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生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歡情不奈眠，從郞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嬌，從郞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嫩攀。——欲呈纖纖手，從郞索指環。

含嬌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那關情伴，共入同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郞索錦幛。

由此看來，這時固然是男子肆其情慾，要玩弄女子，而女子亦甘爲男子之玩弄了。

以上前一節說漢代之規定二重道德，尙是單純的宗法關係，怕已婚的婦人，不守貞操，致亂倫紀，亂宗支的，後一節說南北朝以後，女子之犧牲便進而爲性的關係了。到得宋代，又進一步，男子心中有了一種處女的嗜好。於是「婦不二適」之二重道德，決不僅因法律而存在，且在人們心理上有了很深的基礎。從此以後，女性的摧殘遂到了不可測的高深程度。

宋代雖然還有再嫁的事實，但多數男子對於結婚這件事，總要求完滿的女性——處女。社會上亦極以破壞人家處女爲不道德。那娶寡婦爲妻的，便有人譏笑他，看輕她，這是社會上的一般心理。至於那些儒者，爲程伊川之流，他反對孀婦再嫁，是認此爲失節的行爲，他說：「凡娶，以身配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這所謂失節，不用說，是有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是維持宗法的意思，說婦人從夫，一身已爲丈夫所有，再嫁便是破壞了丈夫所有權，好象賊偷東西一樣，是失節行爲。一方面也就由於性的關係，認再嫁爲玷汚身體，所以寡婦再嫁，不獨在女子爲失節，就是那娶她的男子，程伊川亦認他是失節者。性的壓迫到了這步田地，女子的犧牲乃達於極點。男子可以自由，女子却自始至終，自童年至老年都要專守。而「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樣犧牲了的女子，遂不知有多少。

現在的中國社會，仍然充塞着上面所述的思想，所以社交不得眞正解放，結婚不能有眞的自由，寡婦仍不能再嫁，家庭仍得不着眞的幸福，童貞仍極被重視，……婦女們還從何處得着眞的自由？故我以爲性的解放，正是目前婦女運動最切要重大的問題！

（完）



這是我限制婦女剪髮的意見

甯淩秋

近來關於婦女翦髮的新聞，中外報紙都大書特書。主張和反對婦女翦髮的，各有片面的理由。外人對於婦女的腰注意，覺得什麼「曲線美」；我國對於婦女的脚注意，從前說要裹小，現在又要放大。至於頭髮，可以說無分中外都是注意的，有主張仍舊保存，有主張從新翦去，一一個個振振有詞。大概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說法。

我是主張婦女翦髮的，又主張限制婦女翦髮，讀者不要疑我持模稜兩可的議論，實在婦女翦髮，要有相當的限制。

（一）就美觀上說　婦女的主觀，有以翦髮為美的，有以蓄髮為美的，旣各有不同，不妨各行其是；何必強人來從我，自己亦不必勉強去學人。翦的固然好，蓄的只要勤洗勤梳，她也有她的風姿，不可以概論。

（二）就便利上說　婦女翦髮的，時間經濟些，少一番麻煩，不錯。若翦了後，仍矯揉造作，時時假手於人，鬧什麼粧，什麼式；不僅時間上不見經濟，全身上也未見得如何經濟。

（三）就習慣上說　講美的，不外整齊複雜調和等項。若脚纏得小小的，耳朵上仍有耳環，臉上仍塗着胭脂和水粉；這些人當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舊觀念，何必學時髦，把青絲翦去？因為就習慣上說，小脚沒解放，耳環沒取消，脂粉沒洗去，就不必膽大妄為地翦髮！如果她這麼一翦，確是別有用意，還不要緊；若是學時髦而翦的，那末，習慣上已不倫不類，徒惹得彼其之子、不稱其髮的批評。

（四）就性情上說　婦女好修飾的，翦髮可，蓄髮亦無不可。如果不修邊幅，蓬首垢面，食物入口的時候，頭髮幾乎要跟牠進來，或要跑到盤邊去參觀。這種婦女的頭髮，讓牠至此，自己卽不願翦，與她有關係的，儘可慫恿她割愛。

（五）就生活上說　婦女生活困難的，每天要往工廠作工；或在家煮菜燒飯，洗衣做攤，汲水喂豬，斫柴種菜，整天忙個不了。時間和精神旣是有限，可省的事，儘管省一些。頭髮雖然與生俱來，也不是定要堆在一處，或拖垂背後的；一刀翦了，把平日梳理的功夫養養精神，求些相當的娛樂，也沒有什麼對牠不住。至於境況好一點的，有工夫梳牠洗牠，就是蓄了頭髮，也沒有什麼不可，只看她自己喜歡不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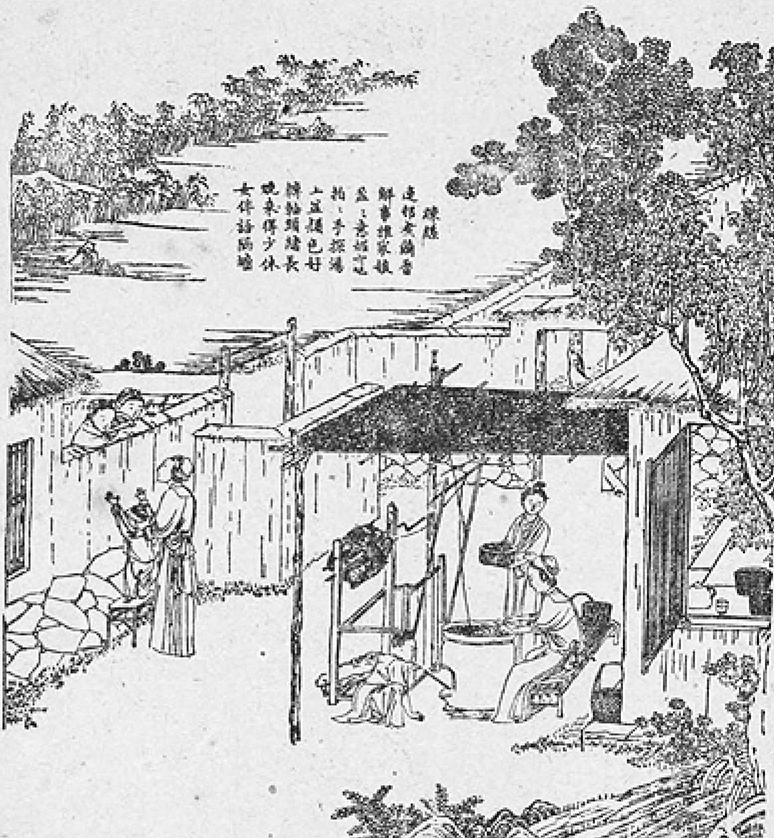
（六）就見解上說　我們做事，當先有確切的見解。見解未定以前，最好暫擱不做，必須確切，才著手做。婦女翦髮，也要是這樣。我覺得蓄髮好，任憑人說得天花亂墜，千萬莫上人的當，把寶貴的東西翦掉。我覺得翦掉的好，就斬釘截鐵地去翦，卽與良人不同意，親長前輩公然反對，張三李四暗地非笑，都不必理會。這種毅然決然的態度，必先見解確切；不然，難免不弄成笑話。你看好些女子把髮翦掉，不上幾個月，又蓄起髮來，或添些假髮，見解如此不定，還配翦髮嗎！

天津嚴禁婦女翦髮，湖南強迫婦女翦髮，過猶不及，都是無謂。或翦或蓄，應就以上各說斟酌一下，不要拘執己見，也不要輕舉妄動，這是我限制婦女翦髮的意見。

（完）

蠶事的工夫（續前）

焦秉貞



炊煙處處繞柴籬，翠釜香生煮繭時。無限經綸從此出，盆頭喜色動雙眉。



幸福在心神快樂

甲種徵文當選

唐紫庭



精神與物質的比較

（一）一對物質的欣賞者

程鵬飛和夏鵑英兩人是崇拜和醉心物質的人，他倆是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他和她的家庭都是富有的，所以他和她這三年中留學的費用，完全是由他和她的家庭供給的。他倆這趟回國後，第一步即忙着組織小家庭，雖經過了他和她的父母的許多干涉和不同意，終於成立了他倆在海外預定的計劃。他很幸運的得着一個某某洋行總經理的位置，她也得着一個某某女子職業銀行的會計；但這都是他們兩家父親的情面換來的。這樣一來，他倆的薪金為收入，總共有四百餘元之譜，在小家庭制度裏這豈不是很寬裕的嗎？

他倆的屋裏，佈置得非常精緻，一色都用的是西式器具，什麼電燈、電話、電爐、電扇，……都件件齊全。睡的是四圍鑲嵌玻璃鏡的銅床，出外穿的是時髦的貴重的西服，尤其是她打扮得像天仙一般，出進乘的是福特汽車。每天照例的傍晚五點鐘以後，他倆就聯袂出外應酬，不是他倆請親戚到番菜館去吃大菜，就是朋友約他倆到影戲院看影片，再有時就是到跳舞場跳舞。這樣一來，雖有四百餘元的進項，他們却天天愁着不够使用。

『他們眞快樂啊！衣食住三件事，那件事不舒適啊！他們眞是人間的幸福者啊！』這是主張和贊成物質快樂的人們這樣說，也就是程鵬飛和夏鵑英兩人的同志。

『哼！他們這種快樂算不了快樂，祇是一種暫時的、不能持久的快樂，何幸福之有？』一般反對物質快樂的人們這樣嘆息。

（二）一對精神的欣賞者

嚴趣奚和張儷梅兩人是研究和讚美精神的人，他倆也是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他和她的家庭祇是小康之家，所以

他和她這三年中留學的費用，完全是由政府按年供給的，因爲他倆是考取的官費留學生。他倆這趟回國後，政府就派他到國立某大學任政學系的教授，派她到省立某中學任校長兼文學教員；他倆對於教育是很熱心的。兩人的薪水雖也有三百多塊錢，不過沒有一個月能得着十足的，總祇能拿着七成的樣子，但他倆確眞寬裕得很哩。他倆是未出國以前結的婚，愛情很篤的。現在他倆仍依着父母住着，並不像程鵬飛和夏鵬英兩人另外組織小家庭。

他倆有一個相同的見解，他倆常說：『衣服是人們遮體和保溫用的，不必一定講究要綾羅綢緞，祇要是一件衣服，布製的就行了；食物是充飢和飽肚用的，不必一定講究要雞鴨魚肉，祇要是一頓飯食，衞生點就行了；房屋是人們休息和起居用的，不必一定講究要高樑畫棟，祇要是一座房子，空氣好就行了。若是在這些事情上面精益求精的研究，豈不是勞神傷財嗎？』因此他倆對於物質方面是絲毫不考究的，譬如家裏有一把雜木做的椅子，他們決不去換一把紅木製的椅子的；有人力車可以代步，他們決不去嘗試汽車的滋味的。……他倆每月照例的以二分之一的進項作爲家中的用費，以五分之一作爲應酬費，十分之一作爲儲蓄費，另十分之一作爲書籍費，餘下十分之一作爲醫藥和意外費。他倆是這樣計劃着，有條有理，一絲不亂，無論什麼事都是按步就班的做着，所以家庭間充滿了愉快的空氣。他倆除了在學校授課外，其餘的時間也決不作無味的遊戲和應酬，祇是有多的工夫兩人就從事著作。

『他們眞快樂啊！思想純正，人格高超，他們正是人間的幸福者啊！』這是主張和讚美精神快樂的人們這樣說，也就是嚴趣奚和張憶梅兩人的同志。

『哼！人生貴於及時行樂，像他們這樣，那有什麼樂趣啊！』一般不明精神快樂的人們這樣譏諷。

（三）精神與物質的比較

最後，因着程鵬飛和夏鵬英的放蕩過度，祇圖物質上的快樂，反把正經職務疏忽下去，於是主人把他倆的事辭了。此後因着沒有絲毫的進項，不能滿足她的虛榮心，如是她就同他離婚了；現在他和她正狼狽不堪哩！至於嚴趣奚和張憶梅兩人，因爲熱心辦教育，勤於服務，頗爲政府所器重。兼之他倆的思想純潔，人格高尚，凡事祇講求精神上的安適，而忽略物質上的快樂，因此他倆家庭中亦顯是愉快的現象。這樣看來：物質快樂祇是暫時的、不能持久的，不能算作快樂，亦無幸福可言；精神快樂才是永遠的而能持久的，這是眞快樂，眞快樂才有幸福實現；所以說：『幸福在心神快樂。』心神以外的快樂算不了幸福的。

（完）

可以傲王侯

瑞青

在一般大腹賈用着銅臭製成、驕傲的眼看起我來——也許我們——以爲：『這天天在酸苦中討生活的小學教員，一年掙到了一二百塊錢，嘴唇倒要嚼薄半分，被粗笨無知的小孩兒，纏擾得腦筋都不靈清了。而且微薄的收入，又受了欠薪的影響，不得如數付到，有什麽幸福可說呢！至於我，衣錦食肉，用賭和嫖來消遣我的無聊，簡直說，運氣好的一年所收入，是抵他一生的收入而有餘了，我才是幸福着呢！』

其實大腹賈們日間所經營的，是金錢財貨，夜間夢裏所忙着的，也是金錢財貨；沒有一刹兒，讓煩惱的心去清醒一下。我雖是在粗茶淡飯中生活着，然而我有寄托我靈魂的處所；曠達的心中，滋長着愉快的花兒，我的一膚一毛，時時吸收到這花兒上的水分。我可以肯定地說：『你是感受着幸福的人了，我是感受着無窮的幸福的人了！』

我所用以愉快我的心神，而且寄托着我的靈魂的，是什麽呢？是：

『音樂』

『文學』

在放散了我親愛的小朋友的時候，我和同事士良、公度，拿起了洞簫、三弦琵琶、和丁香，我們慢慢地合奏了，奏了梅花三弄，而後蘇合、蜻蜓點水、平沙灑浪，雨打芭蕉，一曲一曲的奏下去，我們的靈魂，欣賞着清雅的曲調，好像飄飄地飛到樂園裏去。一曲告終，我們抱着樂器，無言無語的相向着，快樂得有話不知從何說起。而後我或公度抱了琵琶，獨奏一闋漢宮秋月或悲秋，這幽雅高尚的音調，使我忘了身外的一切，並忘了我自己，最後，連這幽雅高尚的音調，也都忘了。

假使我們同坐在清幽的月光下，欣賞這可愛的曲兒，那末我的心靈，也融化在月光中了。曲兒已終，不絕如縷的餘音，還飄蕩在緩和的微風中，那時候心神上的舒適，實在無可言喻了。

在萬籟無聲的當兒，手捧着一本名家的文學書籍，細細地誦讀下去。我在描寫得當的文中，看見春天的郊野，秋天的湖水，淒涼的雪景，遠淡的山色；還見了農工們辛勤的工作，墮落者的抑鬱悲傷，和失戀的弱女，兇暴的盜匪。……無論是寫事、寫物、寫煩惱、寫歡樂，在在給我以欣賞那善於描寫的文墨的機會。我祗有愉快着，我祗有微笑着。於是握了已閱的書，躺在桌旁的籐榻上，想那文中的景物事實，使我的靈魂，不知不覺地入了可愛的睡鄉。一覺醒來，還在荒僻獨笑着，手中的書，已落在榻旁地板上了。

我一分一刻的愉樂着，我一年一年

她繼續愉樂着，真的，我可驕於爲一幸福的人了。那煩惱、悲傷、抑鬱、無聊的情緒，何從牽繞到我心中滋長着的愉快的花兒上呢。

那僕僕風塵的大腹賈們，就在沉沉的夢中，恐怕還難享受得到我的幸福的萬分之一呢！

寫於海陽前舍。

心清爲至樂

戴菊農

天眞爛漫的李三姐，已做了富豪王家的媳婦了。這二年來，別人對她有說不盡的當面的羨慕與背後的妒忌，但她自己總覺得心中空虛，心中並沒藏着幸福呢。

因爲怕人指他爲土豪劣紳，李三姐的公公王潤如及丈夫謀燕，都主張遷居上海。等到這計劃實行後，又怕綁票匪來光顧，於是又移居杭州。她隨着搬來搬去，自己不敢有半點主張。她想：『他們並不要找一個安適的住家，不過要尋一個安放財產的安穩處罷了。如果將來時世再亂下去，祇有最大的保險箱不會失竊的地步，我的公公怕會一天到晚鑽在保險箱裏不敢出來呢。』

她想到這種生活，又想到她祇能隨着他們一同過活時，不禁起了寒慄。後來忽又自己好笑起來：『那裏會就到了這可怕的地步呢？現在不是好好在杭州嗎。』

杭州是她素所愛慕的地方，因死去的生身父曾讚美過杭州的西湖，小學校的教師也說起過西湖的美麗。在很早很早時，她已夢想過蕩湖扒山的趣味了。

在杭州她已逛了幾次西湖，但似乎不能實現所夢想的趣味。第一次全家的人坐了汽車去的。風馳電掣地繞行湖濱，比走馬看花還更覺匆促乏味。第二次是坐在大號遊船裏吃酒玩湖。船上的玻窗畫欄雖然是示闊的必需品，但一葉扁舟的趣味卻不可得了。

她穿了美麗貴重的衣服，從不敢在草地上坐下來；見了飛珠濺碧的流泉，更沒有赤足戲水的勇氣了。在家人的監視下，在大家少婦的美名拘束下，她那裏敢浪漫地暢玩一回。記起亡父常常吟詠的詩句：『曉來赤足到林間，滿染翠泥訪碧泉。但願此身比野鶴，拋書枕石倚松眠。』她覺得無功利計較的閒適心情是怎樣可愛啊。

她見了歸巢的暮鴉，載飛載鳴的愉快使她神往。樹頭的鳥巢沒有門戶，沒有看守的人，離巢的鳥也不用憂心罣家，祇顧盡情發展生活的本能。如她的公公在遊玩時也計算財產的憂勞而與鳥相比時，覺有人不如鳥之感。

她的丈夫還有二個哥哥，他們是不和睦的，不消說是被財產所離間了。她

常見他把袋裏的錢袋取出來猛擲到桌上，臉上露出不快樂的神情。可以救活許多窮人的錢袋，他爲什麼與牠過不去呢。

她想起亡父每年在除夕所誦的朱子家訓的一段了：『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這時不愁吃、不愁穿的李三姐悽然了，是想起了明達的父親的早死，又憐憫給金錢鎖住了的家人，更傷感自己受困於物質的假幸福，反將心神上的真幸福斷送了。

我只願做個庸人

廖國芳

「庸人多厚福」這句話，我從前常懷疑着：難道一個「平常凡庸」的人的生活，反會超過「養尊處優」的人麼？我以爲：物質的享受，才是人生無上的「幸福」。

直到現在，我才發覺了我的誤解。原來人生的「幸福」，是在「心神的快樂」，而不在物質的享受。倘若心神不快樂，縱有物質的享受，也不覺其可樂，甚至反會勾起心神的悵惘。

——這種徹底的覺悟，是在一次閱歷之後得來的。

去年的一天，我接得一個朋友的信，說她現在在P城財政廳擔任總務科長的職務，要我去幫幫他的忙，至少給我做個月薪一百二三十元的一等科員。並且說廳裏的一切設備很完美，又有許多當差的伺候；在那裏辦事，真可說得一句「幸福」了。我的心立刻給這個「幸福」兩字所打動，很堅決的辭了本城小學教員的職務，往P城去。

我到P城後，便住在財政廳裏。早上從軟綿綿的銅床錦褥裏醒來，便有當差的替我拿好了衣服。下得床來，香噴噴的洗臉水已經預備好了。梳洗完畢，就有一碗點心送上來。吃了點心，休息片刻，才上辦公廳。那辦公廳四面都是五色的玻璃窗；地上鋪着光亮亮可以照人的洋漆毯。辦公桌上也收拾得纖塵不染；每張辦公桌旁放着一把西洋安樂椅，一進去便有值日的差役七手八腳的遞臉巾、泡咖啡、拿雪茄、開電扇，……不費開口之勞，件件事都能稱心合意的布置起來。等到午時，出了辦公廳，退到寢室裏，便有一份很豐美的午餐開上來。下午辦公完畢，坐着廳裏的包車，逛逛馬路，遊遊公園，看看電影，……這樣物質的享受，不能不使我感着生活的「幸福」了。

但是，過了些時，種種的缺憾，却給我以莫大的教訓：

——教公廳裏的文件，積得幾寸來高；每天八點的時間，極其有限；於是不得不在睡臥、吃煙、喝茶、走路……的時候，將那些緊要的公事，記在心

題，盤想着、考慮着；因爲公事的關係是這麼大的，倘若差池一點，那責任就擔當不起，所以必須預先想定了主意，等到辦公之時，才不致於束手無策。除了這樣忙着公事之外，還要忙着應酬：某日是某局長的壽辰；某日又是某委員的宴會；某日又要去某處歡迎某軍長；某日又要代表廳長去參加某種儀式……一件件都要記得牢牢的，而且要預先籌備送些什麼禮物，致些什麼詞語，簡直弄得一天到晚都沒有空閒。

而且，P城正當軍事的要衝，政治的樞紐，商業的中心，風波迭起，瞬息萬變：時而前方打敗了，紙幣立刻跌了四五成，居民紛紛的遷徙出城，一時人心恐慌萬狀；時而政潮上又發生了問題，偵騎四出，搜捕八方，人事又很複雜，時而聽到汽車輾人，流血通衢；時而聽到馬路綁票，白日遭劫……這種驚心慘目的事情，又時時震動着我的心弦。

——在這時候，不但白天感着忙碌的煩悶而使飲食無味，並且夜裏也覺「心神不安」，不能安閑自在的睡一覺。

所以我終於辭了差事，回到家鄉來，仍舊幹着清閑的粉筆生涯。白天除了教幾句「狗叫貓跳」之外，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也不必時時把這些事擱在心頭。上課以外的時間，挾着幾本雜誌，信步到郊外去，坐在柳樹根上，一面翻開書來，一面看着隨風起伏的麥浪，對日蹁躚的粉蝶，水車上戽水的農夫，池塘邊放鴨的小孩……聽聽田家裏的雞鳴報午，樹林中的鳥語嘹啁，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口中的田歌，飛在半空中的紙鳶尾後的弦聲……一種天然的閒趣，使人思慮全消；晚上便可以多睡一覺。

我經過這一番閱歷，才曉得人生的「幸福」，的確不在物質上追求；而在「心神」上着想；「心神快樂」，便是無上的「幸福」了。

「庸人多厚福」，我現在相信這句話了。我從此永遠不再去希求什麼「養尊處優」的生活，只願做一個「平常凡庸」的小學教員。

于江西高安。

不用那黃金

陳伯吹

倘直誰都是這麼承認的：——

『幸福，何謂幸福？有吃，有穿，有住；而且，更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絹，住的是高廳大廈，這樣纔算是幸福的生涯。不然，便是幸福的被忘卻者，被擯棄者，祇能沈淪在悲哀的淵潭裏，揮洒着血淚！

『但是，無論是吃，是穿，是住，在在需要金錢，不是麼？「錢能通神！」

「金錢萬能！」有了金錢，纔能產生幸福，這是一定不易之公式；說得澈底一點，幸福是需要金錢去購買來的！

『因此：幸福祇肯同資產階級的人們攜手；而她的色香衣影，永遠不會顯現在無產階級人們的隊伍裏，除非在他們的午夜的幻夢裏。然而，虛幻的夢境，怎會有現實的可能呢？沒法，幸福畢竟是誰都祈求着的，誰都渴慕着的，這樣，其勢非乞靈於金錢不可。所以：要享幸福的，站攏來！努力做拜金主義的信徒！』

然而，這議論未免太偏狹了吧？怕祇有觀察到半邊？不信且看下面：——

『金錢的自身，旣臭且賤，是不值得崇拜的！旣做了個拜金主義的信徒，於是便墮落了、沈淪了，結果不僅是幸福仍然沒有得到，自己反致身敗名裂！

『縱然給你成功了！達到了你的願望！居然仗着金錢購買到了幸福！可是，物質的幸福祇可說是慾望的滿足。慾望是無盡頭的、無止境的，所謂「慾壑難塡！」其實，「壑」這個字還不足以形容呢，不如說「海」吧！這樣的不知足的，始終奢望着、追求着，直到了人生的終點，營着攻蟻生活才止。當向着一條不自滿足的道路上前進時，偶而挫折了，失望了，還是痛苦。並且在這物質的實現世界上，生活艱難的現代社會裏，誰不爲經濟所困、所苦，那裏能夠享受到完滿的物質的幸福呢？那裏能夠呢？何況這變相的幸福的慾望是到終沒有滿足的時期的呢？

『依這麼說來：幸福究竟在那裏？如何去求得眞正的幸福？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容易答覆，可以直截痛快的說：「在你的心裏：幸福之花開在你的心田裏；同時，幸福之果也結在你的心田裏。」

『不錯，或許有人要這樣說：「這個答案，太滑稽了！空泛而不着邊際！」

如此，再聽我道來：——

『你可說：喜、怒、哀、樂，不是全然給「心」所支配的麼？看到嬌豔的玫瑰而心喜，聽到敵人的詛咒而心怒，遇到不幸的事情而心哀，得到可喜的消息而心樂。心的作用，還不僅是這樣的普通，她有更奇異的表現呢！有時看到狂風怒濤，心喜其雄壯而樂，或聽到優美的音樂，心有所感而泣。總之：人們的喜、怒、哀、樂，對象可以不必負實，全然是心的一刹那的幻變與作用罷了。所謂幸福，分析起來，其成分亦僅僅是快樂而已。而快樂與不快樂，又全繫在心的作用。達觀者，樂天者，無往而不快樂，到處是有幸福。因爲，他們的幸福，並不以物質爲條件，祇求心神的快樂，高尙而且聖潔的快樂，沒有什麼無涯的奢望，更沒有什麼追求。因此：苦痛是不能滲人半滴的！

『途遇一個乞食的母親：起了憐憫與同情，願意自己忍飢節食，慷慨解囊，布施她一些，心裏便覺安慰而快樂了，這就是幸福；縱然在物質上似乎是損失了。

『在海濱或田野間散步，看看晨

趣，呼吸新鮮空氣，也不必羨什麼歌舞場，什麼娛樂園，不單是身體舒適，而且心曠神怡，這樣便是幸福。

『布衣粗食，亦足溫飽，同是穿吃，正不必靡費金錢去求更奢侈的，這樣生計自然寬裕了，不會再受黃金鞭子的驅使，整天逍遙自在；與「孳孳為利，心勞日拙」者比較，不是幸福了麼？』

聽！這裏有我的歌：——

『快樂，即是幸福！
想祈求幸福的光臨，
不用那黃金，
祇求我心神！』

暑假生活之一頁

礦敵

我雖然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別人休息的時候，我還有我應作的工作。然而我不以為苦惱，因為我有希望——希望着假期享受家庭的快樂。

去年暑假，赤日炎炎找不出清涼的世界；這個時候，田裏的禾苗又該鋤了。我同父親，背着鋤入田鋤草。東方一帶朝霞，愈高愈淡愈白，一羣烏鴉，從紅霞中飛來，呀呀的唱着自然之歌兒；滿地的青苗含着一滴滴的朝露；更有兩個農夫——父親和我——戴着草帽，荷着鋤，穿着短褲短褂，來點綴這天然的美景，真不曾一篇美麗的畫圖。

日出三竿的時候，朝露漸稀。忽聽得有清晚的詠詩聲道：「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要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父親笑道：「傑來了！」我回頭一看，弟弟右手提着竹籃，左手提着飯桶，給我們送了飯來。我們坐在禾苗深處，席地坐下吃着、談着、並且笑着。

日頭走到頂上，放出牠那全部的熱力來，我們的汗，直滴滴的往下淌，這真是「汗滴禾下土了！」父親說：「像古代的賢豪，多有以得自耕鋤，為隨其志；像我們此刻，也像是作古代賢豪的事哩！」父親說完大笑起來；我也覺得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美趣。

後半日又繼續工作，到太陽的威力漸漸的消沉下去；東方的月亮却與太陽成反比例，慢慢地推了起來。一羣羣的烏鴉飛回牠的舊林；我們也荷鋤歸家。母親早已把晚飯預備好了；父親、母親、弟弟、妹妹、還有我團桌而食。清風吹散了暑氣，覺得清爽可愛。

吃着晚飯，弟弟只是發出問題難我。什麼司馬光字什麼咧，拿破崙是那國人咧，本縣共分多少村咧……最後弟弟又問我道：「是誰拿着鏡子照着說：『好頭顱誰當斫之？』並且這話是對誰說的？」我真不知道了！弟弟見我不能回答，拍着手大笑道：「也是比我多念了五六年的書！多喝了五六年的粥！連

這個小小的問題也不能回答！」

九歲的妹妹看不服了說道：「二哥不要逞強！你說天大還是月大？」弟弟道：『當然是天大！那還用說！』天真流露的妹妹笑道：「你屈着手指仔細算算！三十天才是一月，到底是天大還是月大？」我也拍着手笑道：「是！你也是比妹妹多念了三四年的書！多喝了三四年的粥！連這個小小的問題也不能回答！」父親、母親都大笑起來。

母親撫着妹妹的背道：「誰教的你這樣有趣的話？」妹妹說：「是先生。」「還教你什麼來？」『笑話。』母親命妹妹給我們說說她所學的笑話；於是妹妹用她那清脆的聲音開口說道：

「有一天，一個幼稚園裏的先生問學生道：『誰能告訴我一種沒牙的動物？』一個小姑娘對先生道：『我奶奶。』」

我們一家又都大笑起來。我們吃的是白米飯，米饅頭；然而覺得比蜜還甜，比肉還香。

吃完晚飯，父親、母親都坐在院中乘涼，我拿了一枝簫吹着；弟弟拉着妹妹的手在明月之下走着唱道：「小朋友！我的小朋友！我們都是好朋友。哥哥妹妹一齊來！大家攙着，大家攙着，大家攙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向着那快樂園中走！……」歌聲、簫聲、笑聲，驚醒了樹下睡着的小鳥兒。皎潔光明的月亮，向着我們點頭示意；好像說：「這才是眞正的快樂！這才是眞正的幸福！」

人生在世為什麼？

魯毓泰

人生在世，究竟為的什麼呢？幸福。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在世，若沒甜蜜快樂的幸福，還有什麼生趣！——生的價值！

幸福最大的愉快，是結婚的愛；而戀愛的中間，分物質戀愛，與精神戀愛兩種；眞正的幸福——心神的快樂，是由精神的戀愛(Platonische liebe)和物質戀愛（Physische liebe），或肉體戀愛（Oder sinnliche liebe)相組而成的。但這還要再補足一句說：「物質戀愛，與精神戀愛，各以一定數量相聚合起來、才成心神的快樂。但是物質戀愛和精神戀愛，是不可分離而獨存的！——分離、缺乏任何一種，心神上便得不到眞正甜蜜的快樂，算不得幸福！」

洛爾德博士(Dr. Med. H. Rohleder)在他的性的心理 (Sexual-Psychologie)上說：「十歲以下的男孩與女孩在一起遊戲的時候，是絕不帶有一點性慾色彩的。……男孩這時很不願和女孩接近；……這樣差不多到了春情發動期的時候，異性兒童的友誼，——戀愛——才發生出來。」從這段話裏看來，可見戀

愛與性慾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若祇有精神的戀愛，沒有一毫物質的戀愛；那麼，這種戀愛，就一定與性慾，一點也不發生關係，和「友誼」相同了；心體上有什麼快樂？幸福在那裏？同樣，若祇有物質戀愛，可說是「性慾衝動。」拉薩爾在她戀愛與婚姻的某章上說：「現在的許多所謂紳士階級的人，廣納姬妾，濫收婢女，尋花問柳，……動物性的濫交；這種行為，完全是獸性衝動，物質上的要求；……」像這樣的戀愛，「不道德的行為」，無絲毫戀愛的精神；又有什麼結婚的價值？何能夠得幸福！

講到這裏，恐怕有人疑惑心神的快樂，是偏重在精神的戀愛？哈爾姆（Halm）曾這樣主張：在他的詩集裏說：「我的心，我要問你；告訴我究竟什麼是戀愛——心神的快樂？兩個靈魂同一的思想，兩個心兒同一的跳動！」又一個基督教徒福斯德博士說：「凡贊揚戀愛的神聖，和主張心神快樂的幸福的話，句句就是『崇拜自然』——精神的戀愛。但是像情慾一類的東西，決不能引人達到高尚的修養，心神的快樂！……」這一類的見解，完全主張心神的快樂，是精神的戀愛。那麼，像這樣的幸福，何必求之於婚姻；如「友誼」，「母性的愛」，……不都是精神戀愛的幸福嗎！和婚姻有何分別，何必結婚！就是有精神而無物質，決不能成為婚姻。所以心神快樂的幸福，斷離不掉物質的要求！

本間久雄說：愛倫凱所以高唱戀愛幸福的理由說：「不但戀愛的當事者，自身享受個人的幸福；並且因其將可以生當地優秀的小孩，而舉人種改良的利益。所以有戀愛的男女，相互的個人幸福，即構成一種社會的價值。」這樣，所謂心神快樂的幸福，是離不掉物質的！

現在我的結論，是「真正的幸福，在心神的快樂；而心神的快樂，是精神的戀愛，與物質的戀愛的結晶。」

於宜城芳山。

一切唯心所造

Z F

差不多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的爸爸抽完了一管黃烟，很熱忱的問道：『怎麼這時候航船還不見來，不要又是脫班，那真糟透了，可惱！』

『航船一定已到了，』我的母親放下了手裏的鞋底，把老光眼鏡推上額角，安慰似的說道。『送信的航人要從城外走進來，這段路很遠，要走好多的辰光呢；有時還到別處去彎一趟，不是一逕到這兒來的。今天一定有回信來。』

原來住在鄉鎮的桂哥新近娶了一位繼室，脾氣很是古怪，捉摸不定，體嘗

孫夫人

漢，三國時孫權之妹，劉先主爲荊州牧，權畏之，進妹固好。夫人驕豪，有諸兄風。其侍婢亦多知兵法，常執刀環立，先主每入房中，心嘗凜凜。迨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趙雲與張飛勒兵截江，後主乃得還。夫人沒，相傳葬於蟂磯，建靈澤夫人祠。

徵知錄



吳嘉猷繪

又是衰弱，時常生病，躺在床上，不飲不食，除了啜泣之外，怎麼話都不說。桂哥見了這種充滿愁雲的情景，心上非常憂悶。他是一個性情和善意志薄弱的人，一聞了哭聲，就要頭痛腦裂，精疲神衰，決斷力完全消失，快樂心頓時爽滅；在無可如何中，他只好也跟着淚流滿面，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借此一哭，發洩他悶在心胸的煩惱和憂愁。他本是無主意的悶哭，卻觸動了他的已故夫人遺下的兩位年輕女兒，悲傷早年喪母，斷絕了慈母之愛，想起了日後的處境，情不自禁的號啕大哭起來。桂哥眼見女兒們很傷心，他又追想到這位同居二十年，去世百多日的前妻了。他回憶着過去中的恩愛深情和想着死別後的煩悶，更覺心痛，越法哭得利害了。一片愁雲慘雨，哭聲嘆音中，輕輕地、悄悄地、趕走了快樂之神。他的新夫人見了他們父女的情態、和聽了他們的哭聲，激起了婦人們常有難免的多心，以爲他們暗地裏恨她的治家無術，教養失能，因此每逢心緒不佳的日子，常鬧意見，發脾氣，末了倒臥床上，雙目睜起，手足冰冷，啜泣而無淚，喃喃而無聲。桂哥見了這種不可思議的奇態，嚇得他手足無措，主見毫無，害得他求神問卜，叩佛謝神，好容易救醒了新夫人的異疾，還住了他自己的哭泣。像這種駭人的奇疾，差不多每月要發生一次，因此他的新夫人和女兒倆都病了。

我的爸爸天天盼望的是桂哥報告病情的回信。這天航人送來的回信上說：

「新夫人病的是肝胃氣，並不利害，不過食量太壞，身體精神益發衰弱了。大女兒梅小姐據說是第二期的肺病，病情很是凶險，鄉鎮上的醫生，已是束手無策，竟說另請高明了。小女兒菊小姐生的是傷寒症；雖已達到第三候，病勢還輕，服藥也很對，尚覺順手。鄉鎮上的醫生，不善治肺病，倒是難題。」

爸爸立刻寫信去，教她們都到城裏來。一則城裏醫生多，可以請到好的，對症發藥，二則我的家裏人多，談談說說，也可散散心，疏洩那鬱結的煩惱愁悶。

過了兩天，她們雇船來了。自此請醫服藥，靜養調理，不到兩個月，三個病人絡續的痊愈了。我的兄弟姊妹們，天天到她們房裏去，說笑話，講故事，引得她們都嘻嘻的笑，哈哈的樂，把病魔愁神趕得無形無蹤了。

桂哥的新夫人，因家裏有事須得料理，先回鄉去，梅、菊兩小姐依舊住在我們家裏。我每逢休假日，總返家和她們談笑一下。起初見她們倆大病新痊，面無血氣，骨瘦如柴，精神委頓，連行動也不便；不料調理和靜養了兩三星期之後，便覺精神健旺，面容豐滿，血色新鮮，宛如換了一人，身心愉快，好像另過一世的樣子。有時我彈琴，她倆唱歌；有時我試舞，她倆倣學。或是走到公園裏去散步一回，或是到戲院裏去看一齣影戲；這時她倆的心神中，着了「快樂之神」播下的快樂種子，以前的愁悶早已丟上九霄雲外去了。（完）

皖北霍邱婦女生活的大概

裴毅公

交通便利的地方，文化易於濡輸，社會進化，當然比較容易。滬浙等處，近年已漸漸的向光明途徑上走，最顯著的，就是婦女解放問題。雖未能驟然完善，但已具模型，是無容疑議的。

皖北地處邊陲，尤其是霍邱，交通那樣困難，文化自然不容易輸入，社會進化，也可想而知了，所以她們生活，與二十世紀以前無甚大異。從普通婦女，就年齡概括界說，可分三個時期：（一）二十歲以內，（二）二十以下四十歲以上，（三）四十歲以下六十歲以上。

（一）她們在第一時期，完全過那老古董式的生活，她們教育，不是讀書求識，乃是烹飪針黹。她們的態度不是自由活潑，乃是斯文羞澀。她們的社交，不是公開，乃是同性親族的一部分。她們的婚姻，絕對不自主的，仍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二）普通婚嫁，大概皆在這個時期，她們這時期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幼學壯行」，除了學行之外，又加上服侍翁姑，生育子女，忙碌操作，極盡辛勤，假使琴瑟調和，到還有些甜蜜滋味，不則，那就……。

（三）子女漸次成年，扶養娶嫁的責任，是與夫共負，其烹飪針黹的辛勤，仍不能至此終了，雖子媳有服勞的可能，但那習成自然儉勤良能，決不願「安坐而食」，且為人口增加，消費擴大，想生活不致發生問題，也未便卽時安坐，所以在皖北「賢內助」三字，仍然是恭維一般婦女通行的名詞。

此外因特種情形，有下列例外。

教育——皖北各縣，豐裕的人家，大概有私塾，他們重私塾輕學校的教育觀念，至今未替，霍邱也是如此，所以他們子女大概是在私塾裏受教育。教育婦女課本，要以曹大家之女誡，為唯一善本，但她們受教育的年齡，至高不能逾十四歲，這是什麼道理呢？不外守「男女有別」的古訓。她們生活，比較普通來得舒適，她們工作，比較普通來得閒散。

普通婦女勞力，是自役及預備役於人的。她們勞心，是役人而預備人於役的。她們自十四歲以後光陰，大多用之於女學刺繡兩方面去，故大家閨秀，能詠吟者，是很平常一件事。

在前幾年城內曾設立女高小學一所，並不發達，有留學江蘇兩位女學生，近年在校內執教，她們略帶些江南短袖露肘，長衣及腰，半天足，着革鞋，新解放空氣回去，那般學生，仍舊是纏足、理髻、長服，不為所化，相形之中，愈覺得這兩位教員奇異的模樣。因此社會一般人士，對時髦的她們，就不免洪水猛獸的歧視。一般婦女，也有相同的心理，未受新文化洗禮的霍邱社會，婦女問題，當然不能在例外，我說這不是舊家庭專制，也不是婦女生來帶有幾分奴婢性，閉塞的交通，為其背景罷了！

（完）

一七，五，二二，於法大宿舍。



徐州婦女的一瞥

筠隱

一提起徐州，我們就會聯想到「徐偃王……」、「西楚霸王……」、「陶公祖……」等等故事，而這個常見於史册的實際的徐州呢，也彷彿不肯辜負這種榮譽似的，永遠保存着牠那歷史家的態度。牠的山川、人物、風俗，以至一切，件件都表現出古色斑斕的風采。

我們走到街巷里，有時碰見徐州的婦人，定會詫異她們服飾的古怪。長過膝的衣服，與其說是大褂，還是說古裝旗袍妥當一點；因為比現在時髦的旗袍，大得太多了。在古裝旗袍上面，又戴着古裝的頭，要形容出她們所梳的頭，倒寔煞我這一枝笨筆。元寶式吧，不像，裏面是空的；倒插調羹式吧，不像，下面又多了一點。滿頭還用了一方黑布，罩着她們寶貴的頭髮，這也是在這沙天灰地的環境裏面，自然的產物。至於她們的脚呢，不必說，當然是通身一致，上下相稱的。南方的同志們，給牠起了一個特別的徽號，「勃郎林手槍；」雖然是太惡謔了，倒比得十分相像。

我們在大街小巷中，除貧人和賣笑的外，不容易看見青年婦女。雖說是怕丘八老爺的饞眼；但在司空見慣的徐州，在有紀律的革命軍保障之下，想來也沒有多大的影響。有時，我們在偏僻的小巷中，偶然碰見少婦們，倚門盼望；但在橐橐的履聲，還沒有到門前的時候，我們遠遠就會聽見兩扇門關得伊厄的響。就在田野間，碰見挑草根，討野菜的少女，也如驚鴻似的，不肯輕示她的色相。

隸屬於江蘇大學系統之下的徐州女中，招收舊徐州府屬八縣的女生，聽說人數倒也不少。我們有時看見她們，穿着藍布旗袍，或是藍衣配着黑裙，也還入時；只是後面拖着辮子，或是梳着頭，沒有看見過翦髮的。

最新奇的，是文雅似的妓院牌號。假使初到徐州的斯文先生，看見甚麼「四合書館，」「大新書館，」……定會誤解竄進去買書的。聽說每一個書館裏面，容着幾十個妓女，也可以說，這就是一個市場，婦女們賣身的市場。這種市

場，在徐州一共有五六所，有清（清江浦）幫，淮（淮陰）幫，揚（揚州）幫……的分別，就是本地的也不少。這就可想見在軍閥時代，這種營業的發達。都是那種獸性的人們，挾着平日搜刮所得的民衆汗血，來任意蹂躪女性。現在這種市場，就日漸蕭條了，因爲紀律嚴肅的革命軍人，是不能踏進這門檻一步的。

這忽忽的一瞥間，我覺得徐州的婦女，在表面上，比較杭、滬、蘇、寧……繁華，文明的都會，彷彿是相隔一世紀的人物。但是，就另一方面說，徐州的婦女，未嘗沒有她們的優點。她們強健的體格，和勤勞、儉樸、貞固的德性，是南方一般繁盛都會的婦女所不及的。她們能夠幫助男人做一切的工作，能夠忍受南方婦女所不能忍受的困苦。在她們的身上，難得看見穿戴珍貴或時髦的服裝。她們雖極其愚笨，頑固的保守着宗法社會，束縛女性，輕蔑女性的舊習俗，這固然有解放與糾正的必要；但是，在這種盲目的守舊裏面，還保存着她們貞固的美德。滬、杭……的婦女，她們固然能趕着時代，把裝飾日新月異的改良，把婦女解放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是，我們用嚴格的分析的眼光，來評定她們這「改良」、「解放」裏面，眞實的價值，進步或是退步，也許是一個問題。徐州的婦女，是一塊未經雕斲的全璞，只要得着良好的指導，就比較容易鎔鑄。我希望徐州——擴大的說，江北，同情於婦女解放，以及負改良社會之責的人們，切不要把徐州婦女這些優點埋沒了，一味把江南繁盛都會的婦女，來做唯一的模型，應當把這種固有的美德，因勢利導，納之於時代的軌道上，這就是徐州的婦女，無疆之福了。

乳母代嬰兒服藥的可能

徵知

曾有某醫生，取各種尋常的藥，使婦人服食，試其乳汁中有何變化。例如服鐵劑，則乳汁中顯出頗多。服鉍劑，則乳汁中顯出極少。服碘劑，必待九十六點鐘後纔能顯出於乳汁中。服鉀碘，則四點鐘後即顯，雖歷十一天，乳汁中仍有鉀碘的微迹。服砒霜後，經過十七點鐘乃顯出，可直展到四十點鐘後，乳汁中仍有砒霜的微迹。至於養化鋅雖屬難消化的藥，但服之，乳汁中亦能顯出。錫與水銀亦然。所以乳母必謹愼所服的藥，而飲酒與吸鴉片等令人麻醉的物，尙未見在乳汁中顯出，唯金雞納霜在乳汁中顯出極易，所以嬰孩患瘧，母服金雞納霜，可治嬰孩的瘧疾云

對於女教員的感想

杜文通

江亢虎博士說：『女子雖不必俱進師範學校，但大多數的女子，俱能保護敎養自己的兒女，所以小學校敎員，以女子爲適宜。』這話雖然很對，但也不過就比較而生的罷了。我國現在的女學，旣多趨向於師範敎育，那末，女敎員這個問題，也值得討論；就我管見所及者，寫在下面。

關於生理方面者　女子有生育的職責，結婚之後，姙娠隨之，在生育的前後幾月，勢非休息不可。因此這幾個月間，不能因一個人影響許多學生，所以非得請人代課不可。然而在這個時間，找人很不容易，那一個沒有相當的職業？誰能因爲短時間的代課，而犧牲常年飯碗？就是勉強找到一個，總難得相當的人才，不獨止此，兩個人所敎的或是敎學法，不能恰恰貫串，使學生的學業，循次進步，所以學生的環境上、心理上，必有變化而阻止學業的長進，待至適當的時間可以上課了，自己敎務在身，不能不僱用乳婦，撫育孩兒。在行社會主義的制度下，還有兒童公育，可是在現在的中國呢，尙少見這等公育機關，就是行兒童公育，是否是最善的辦法，還是另一問題。

關於生育問題，有提倡獨身主義，去犧牲生理上的幸福，專門從事於職業。但是行之者必具有犧牲與奮鬬的勇氣，而且這種主義，關係人種問題很大。如果實行的很多，必使將來種族衰落，或且至於消滅，最近意大利爲人口生殖率的降低，所以定出很嚴的條例，去逼迫人民生育。由此可見獨身主義的不可行。又有人提倡節育，已嫁之後，限制生殖。可是醫學上雖有手術可施，然而還未達到圓滿地步。

關於家庭方面者　一般男子，多在外面做事，女子再到學校擔任敎務，家事就少機會處理，從此家庭的基礎，不能穩固，家庭不穩固，其關係直接影響社會國家很大。例如從前羅馬的家庭，要算是最穩固的，可是後來因爲宗敎等等關係，就漸漸把家庭的基礎搖動，而羅馬隨之衰落了。據馬克都什爾說：『中國社會之穩固，其潛勢力是大都因爲注重家庭的原故，』拿歷史證明，這話實在不是過分。

不獨上述幾點，並且同時母子間關係疏絕，從此更又牽到家庭敎育，說到家庭敎育，誰都承認牠的重要。愛爾吾德說：『某一團體的利他心、犧牲心，同他家庭的生活很有密切的關係。』又說：『家庭生活，可說是個人社會化的學校。』你看家庭敎育，要不要重視？但是一個女子，旣到外面做事，如何使她有機會去敎導她的兒女呢？

綜上以觀，可知女子當敎員，未必盡善，然而同時最要注意的，就是不可埋沒女敎員的好處，因爲這不過是很小部分的缺點，總當有彌補的妥善方法，尙希國人留意焉。（完）

俞理初對於婦女的幾個概念

授衣

俞理初，名正燮，清道光時人，著有癸巳類稿十五卷，癸巳存稿十五卷

理初對於婦女很同情，頗不以男子對於婦女之苛求爲然。他對於當時一般人之節婦觀、貞女觀、妒觀，下了很懇切的糾正，曾各著專篇來說這三個問題：

一　節婦說

他以爲夫婦是平等的，不能分出孰尊孰卑。若說婦人不能改嫁，丈夫也不當再娶。丈夫既不遵守「不再娶」的信條，便不應當只片面地責備婦人不得改嫁。他說得很痛快，「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同體合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理之論也！）

如婦人守節出於自動，是男子所辦不到的，當加以敬禮。但對於再嫁的婦人，却不得妄加非難。他說：「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改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二　貞女說

貞女是已「受聘」的女子，未婚夫死，便不出嫁。理初時，這種風氣一定很盛，他在貞女說裏引的一首詩：

閩風生女半不舉，
長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無端女亦亡，
鴆酒在尊繩在梁；
女兒貪生奈逼迫，
斷腸幽怨填胸臆；
族人歡笑女兒死，
請旌藉以傳姓氏；
三丈華表朝樹門，
夜聞新鬼求返魂。

這是那末殘忍！逼死女兒以裝飾自己的門面！理初對於這種殘忍的事，極慨歎男子之自私和虛僞：「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他以貞女一事，「其義實有難安」的。

三　妒非婦人惡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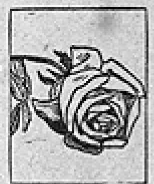
婦人之妒，在中國歷史上，是被看作很不得了的事，甚至皇帝特別下詔，大臣專爲上表，來禁止他。在理初看來，這都是不必；因「妒者婦人常情」，不必爲這事大驚小怪。理初以爲夫婦間的關係太密切；正因密切的緣故，婦對夫的事不能漠不關心。如夫買妾，而婦不與聞問，反足以破壞家庭。他說：「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

四　其他

除這以外，理初並贊美廢娼，對於當時除樂戶一事，說：「漢儒歌頌朝庭功德，自云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又反對裹足，說：「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這些，都可見理初於女性之同情，都是處處站在婦女的方面，替婦女說話。這在九十年前的中國，總算難得了！

（完）

一七，二，一，於開封家中。



家庭經濟上的小補助

瑞青

我們平素對於家事的處理，大家知道要能經濟．但是小事末節，多有不知留意，往往一事一物，尚未盡用其材而竟拋棄了；還有因爲使用不得其法，致家庭經濟上，受了很大的損失．要知物力維艱，不盡其材，不得其法，實甚可惜．現在我把平日的經驗和心得，寫了幾則，以供處理家事者的參考．

（一）包裹紙的利用　從書局和報館裏寄來的雜誌報紙，外面的包裹紙，大都很厚很牢．我們可輕輕拆下，裁製成各式信封，或做簿本的封面．若是長期定閱，那末地址和人名，多是鉛印的，剪下藏好，日後告人通信處，或物件上作標記時，就可利用他，也覺雅觀而省事．

（二）牙粉袋利用　用完的牙粉袋，收藏起來，一旦家園中收了花子和菜子，分袋的盛着，外標以名，既便儲藏，又便於辨別．因爲牙粉袋的質料，爲了防潮溼保香味起見，用上等紙張做成，用後棄掉，豈不可惜．假使用他放置名片等細小的物品，也是相宜的．

（三）黏修燈罩　美孚燈上的玻璃罩，很容易起爆裂，假使不曾到十分零落，可用桑脂黏修，仍得照常應用．桑脂的收取法，用快刀把桑幹的縱面，切入一分左右，幾秒鐘以後，就有脂漿流出，括取塗上燈的裂處，先點上微火，把桑脂烘乾，若不留意，竟把火頭點足，那就又要發爆了．

（四）舊牙刷的利用　把壞牙刷，去盡其毛，再取豬毛用細琴線依法穿上，細緻和新的一樣．假使把舊牙刷保存起來，備作擦銅油、擦鞋油等的塗器，也很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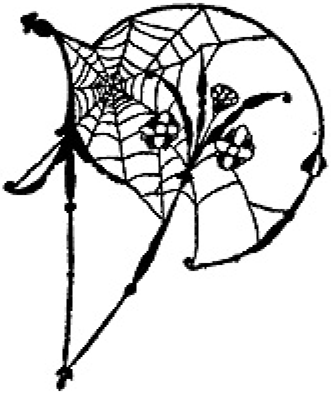
（五）陽傘骨的利用　往往傘面已經灰黃而破壞了，而鋼製的傘骨，尚未鏽壞，棄之實屬可惜．最好買黑色布照樣裁好縫好，蓋在骨上，豈不是又是一把新傘了．假使傘骨已斷，那沒就利用牠做錐子和結東西的針，要比市上買來的好得許多．

（六）怎樣利用泡過的茶　泡過的茶葉，人家都不知利用，隨意的傾在階下塲角躋躡地方．我們可在適當的地方，掛了一只壞籃，壺裏茶葉，連茶傾入籃裏，茶水流掉，茶葉留存着，晒乾收藏．積少成多，可做枕塞．因茶性清涼，有益於眼和腦，並且長久用他做枕，可免眼病和腦疾，功用異不算小呢．

（七）壞襪的利用　襪子最易破壞的部分，是底，男人的襪穿破了，可改製成女人和小孩的襪，再穿壞了，可把這結襪的線，抽下來，當作線用．或搓絞爲繩．

其他如破衣裳等，去其針頭縫過處的筋條撕下，可製拖泥帶．其碎片與蒲席爿等加漿糊製爲布片，可作鞋底骨及各種之用．在家庭中，如果有人深悉物力艱難，實行其麼物利用的手段，一年總算起來，也可抵金錢不少．在近日生活爲難的時代，尤覺不無小補的．

（完）



閱讀舊書的危險

任夢霞

一部新書，在書局裏出賣，假定價錢兩元，那麼同一樣的舊書，在舊書攤上出賣，只須錢一元，便很足够。若論書的內容，舊的和新的完全一樣，只不過外表上損壞或陳舊一點；所以講節儉的人，往往歡喜買舊書來讀。但舊書的價值爲什麼廉於新書的問題，仔細研究的人，恐怕就很少了。大家看輕這個問題，以爲舊書較新書價廉，是當然的道理。這不獨歡喜買舊書讀的人作這麼想，就是出賣舊書的書賈，也是這樣想。其實，這種想頭，未始沒有理由，因爲在美的條件上，舊書確乎不如新書；但是，有一點是常人所不知而實含有極大的危險的——舊書能傳染疾病。

我說舊書能傳染疾病，這并非是我的空話，事實上確是如此。那年夏季，天氣特別酷熱，并且瘟疫流行，一般人都深居簡出，我更不敢越雷池一步，終日只在家裏坐，朋友爲着暑熱的原故，也沒有一人來我家遊玩，無聊的時候，便只有默坐讀書。有一天，忽然轉念想讀一讀子書，便打開書櫥，翻出一本南華經來看，午前飯後，總橫臥在籐床上，握着了讀；那知一本書還沒有讀完，手指間皮膚上，早泛起了不少的小水泡，不久，竟成了疥瘡。於是我細細的研究思考，覺得既沒有和有疥瘡的人接觸，而自己起居飲食，又很清潔，實在沒有可以發生疥瘡的理由。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四年前，父親曾大發疥瘡，他在這疾病期裏，便閱讀這些書籍以消遣，不免有幾許病菌遺留在上面，我接觸着了，便很自然的發生起疥瘡來。

就從這一件事上，我發覺了閱讀舊書的危險。這種危

險，大約可別爲數種。

我的發生疥瘡，便屬於這一種。此外如癩、痢、癬、疔，……凡皮膚病可以藉着皮膚而傳染的，舊書都有傳染的可能。不用我多說，諸位閉目試想，一個兩手生瘡，毒水滲流的人，又不自知留心，讀書時候，可以不拿毒水沾到書上去嗎？只要沾上幾點，便很足以傳染了。

至沙眼等的傳染，也可從舊書籍傳到眼中，此等大概由手指間接而傳入的。

患肺癆等的人，仍多讀書消遣。讀書的時候，病人對着書本必有傳染到書本的可能，更有許多人的讀書，在一頁讀完，撳讀下頁時，往往不歡喜便這麼伸手去揭，總要先伸手指到舌上唇邊，抹一下唾沫，然後再去揭下一頁；這樣，病菌便毫不經意的由他們口中輕輕印到書上去，等到我們再行閱讀這書時，設若我們也犯了他們那種非先抹唾沫後揭書不可的習慣，那我們便毫無疑義，會染着像肺癆一類的疾病了。

閱讀舊書，既然有這種種的危險，但讀書的人，事實上不能和舊書完全脫離關係，爲着歷史地理或經濟上的各種原因；那末，讀舊書的時候，並不是冊冊含有傳染病菌的，但就不可不特別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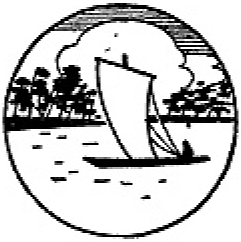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我又要對許多讀新書的人，說幾句話了：就是你們在讀新書的當兒，請你們先自己問一下，你們自己的身子，是不是健康的？要是有着何種疾病，那麼你們閱讀新書，就應當十分留心，萬不好叫病菌沾染到書上去。因爲說不定你的兒女或你的朋友，甚至將來的你自己，會重讀你這本書呢。最好把讀過的書，多多的攤舖在烈日下曝晒；并且不要亂借給有疾病的鄰友閱看。

圖書館在我們中國，雖不發達，但小規模的圖書室，差不多各學校總有一個，那末圖書館的主任，就當於此留心，禁止有傳染病的人入室。然此法恐難辦到，唯有講求書籍消毒的簡便易行的方法，以彌補其缺陷。

我不是研究細菌學的人，也不是專門醫士，對於本題，不能多所發揮。但盼望注意衛生的先生們，和研究這種事項的學者，肯顧到這小小的問題，加以討論。則讀書界的人，就受福不淺了。

（完）

孔雀牌美髮霜
質純性涼味香
孔雀化工社
江西路六十六號



夏日的家庭衛生

周逸君

光陰飄忽，轉瞬間，又到溽暑的時候了。天氣酷熱，我們若偶一疎忽，病魔卽乘隙而入，所以夏季的疾病最多。什麽痧呢、疫呢、霍亂呢、鬧得不了。可知夏季的衛生，不能忽略，是非常重要的，務必要特別地注意纔是。現在且將我們家庭中，關於夏季的衛生事項，認爲必需的，並參入一些我的管見，供讀者諸君的採擇。

甲 飲食

講到夏天的飲食，第一要淸潔淡泊，不尙肥膩，實在因爲飲食是疾病的根由啊。古人說：「病從口入」，却是經驗的良言，所以到了夏天的時候，飲食方面，務必要切切謹防那肥油膩的食物。過冷太熱的飲品，喫得愈少愈妙。尤其是蚊蠅到過的，或經日太久，或霉腐不潔的，都是疾病的媒介物，切宜避忌。今將我們家裏，關於夏季的食品，以及料作、方法，介紹幾種在下面。

(子)關於菜食者

(一)川菜肉片　法用四川榨菜，猪肉切薄片，入鍋炒熟，味很鮮美，且含有辣味，尤覺可口。

(二)蝦仁炒蛋　取蝦製爲蝦仁，使微熟，加入調勻的雞蛋，略爲炎炒，卽提取不使太老熟，其味很美，有益衛生。

(三)蝦仁粉皮　將蝦先烹熟，去其殼，購市上所售涼粉皮數張，撕成小塊，加生薑屑，或蒜泥少許，醬油、蔴油調和拌食，別有風味。

(四)肉絲辣椒　用小而柔嫩的辣椒，剖去其子，切作細條，猪肉去肥，切細絲，加素油、酒、糖等烹調，味頗鮮美。

(五)芥菜牛肉　鹹芥菜莖，切成小段。更用牛肉切爲絲，入沸水烹煮，以去油膩，取出後，加白糖、及醬油，與芥菜同炒，數分鐘可食。

（六）清燉黃魚　擇黃魚的較小者，洗淨後，用酒浸去其腥，加鹽及鹹菜滷少許，置飯鍋內燉熟，飯熟可食。

(丑)關於素食者

(附註)余家人，食素者多，緣家慈普治素食品，夏天本以清淡為主，況素食中，如豆類，不獨含有脂肪、蛋白等質，並且還有多量人生最需要的維他命，夏季素食，當然較諸油膩，為益較多。

（一）薰筍乾　春間擇肥嫩的鮮筍，切成長條，用醬油、冰糖、放在鍋中煮熟，依然燜著，時時添火，約四五小時，筍必爛熟，糖醬氣味，浸透筍內，取出舖鐵絲網上，用炭火慢慢薰乾，預先放熟油少許，蔴油數滴，在鉢內、筍薰乾後，立即乘熱，傾入鉢中，用筷攪和，使筍均沾油質，鬆脆鮮美，其味無窮。

（二）素大腸　先將香菌、木耳、筍衣、豆腐乾、雞毛菜，共同切細，拌以醬油，再用豆腐衣（先用溫水溼之）裹之作腸式，於素油內煎炙，切段食之。

（三）茄子餅　用鮮嫩的茄子，周身切成細密的直紋（兩端務要連繫，不可切斷），隨用清水漂去其汁，放蒸籠內蒸熟，取出在日光下晒半乾，茄子已柔軟如綿，用手執其兩端，輕輕旋緊，壓之使扁，便成餅形，加醬油、冰糖（要多），和一撮小茴香、桂花乾、蔴油各少許，先在飯鍋上蒸透調和，然後將餅浸入一夜，取出晒乾，再浸再晒，約五六次，餅作黑色，其鹹適口為止，貯藏罐中，隨時可食，經年不壞。

（四）拌藕絲　將嫩塘藕（老藕無味），切成細絲，拌以醬油精、糖、醋、蔴油等作料，味美絕倫，清爽異常。

（五）香椿豆腐　嫩豆腐一大塊，加香椿頭切為末，另加味精、白糖、鹽、蔴油、拌和，但不宜用醬油，否則味帶微酸。

（六）炒粉皮　粉皮，切作方寸大小，用京冬菜、乾菜筍、花生油、炒熟，盛起後，再加蔴油少許，味肥美無比。

（七）冬菇筍　冬菇去柄，用沸水洗過，再加竹筍去殼，切成小三角塊，與毛豆同炒，約十餘分鐘，可食，味勝珍品。

（八）豆芽捲　先以冬筍切碎，與嫩豆芽，同用醬油精調和後，用豆腐皮，包成長圓捲，入油鍋煎，至豆腐皮變黃為止，即可食。

(寅)關於其他者

(一)膳後飲白開水一二杯，必與衛生有益。

(二)果實宜常食，但不可多，如水蜜桃、蘋果等，俱含有滋養分甚富，足以增身體的健康。

(三)菉豆湯，用菉豆，加以適宜水量，入鍋煮熟，連湯盛出，浸入井水內，約至液已冷透，加薄荷水，拌入白糖，味涼爽，有祛暑功用。

(四)百合湯，先將鮮百合，摘成單瓣，將粗瓣揀去，撕去其皮（卽百合衣），清水漂過，加水煮熟，取出以白糖拌勻，加香蕉水少許，清芬適口。

乙 起居

(一)庭宇，房間，宜勤加灑掃及糞除。

(二)花木宜時時整頓，有繁葉宜酌摘去，有落葉卽掃除。

(三)不論在什麼時候，有人或沒有人，室中凡有窗戶，皆要洞開，空氣方才流通，不致鬱滯窒塞。

(四)陽溝，陰溝，宜常疏通，勿令淤塞不通，發生蚊蟲及臭氣。

(五)各項器具，宜常洗滌。

(六)公用的杯、箸、巾、盆、烟筒等，用後，宜立卽泡洗。

(七)天井以及陰溝，須時時用臭藥水灑過以消穢毒。

丙 防疾

(附註)西諺云：「一兩的預防，有勝一噸的施救。」先哲云：「事有備而無患」於此可見預防的重要了。尤其是到了夏天，諸事更宜，加意預防呢。

(一)早起早眠，是壯健體魄的要素，那是誰也知道的，如能早晨七時起身，練習簡易柔軟體操，約十餘分鐘，飲充分的白開水，皮膚舒暢，血液流動，可增體內抵抗力，日常工作宜緩，但不宜怠。

(二)撲滅蒼蠅蚊蚋。

(三)污穢的地方，宜勤洒避疫藥水。

(四)一切飲食，須置於紗罩內，嚴防蠅類飛集，傳播病毒。

(五)夜間不宜貪涼。

(六)廁所中，應遍撒石灰等，滅除臭氣。

(七)勿飲生水，及不潔的冰淇淋等冷物。

(八)勿過度思想，勿飲酒過度，勿食未熟或腐敗的菜類果物。

(九)貪食冷物，亦爲致病之由。

(十)常備各種藥品，如藿香正氣丸、痧藥水、阿斯配林、薄油等，以備不時之需。（完）



室內的害蟲滅除法

叔芳

蒼蠅

室內最普通最惡劣的害蟲，要算蒼蠅了。從觀察的事實和留意的經驗這兩方面，可以證明蒼蠅能傳染霍亂、傷寒、肺癆、和別種喪命的病症。我們知道蒼蠅要帶疾病的，那麼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在我們的家裏，怎樣可以去除這種殺人不用刀、喪命不見血的害蟲呢？大家防護，是第一樣要緊的方法，除了這根本的保護我們自己的健全，沒有別的可做了；但是進一層講，我們一定要看到蒼蠅生長的地方。糞堆要特別的注意，還要留心這種東西，不但最容易發生臭氣，又爲蒼蠅發生的地方，倘使糞堆是每星期清潔一次，蒼蠅在這種良好環境的『金窩』裏，再不能完成他們的生命了。不然，只有用藥殺等法，以期室內的安全。法如下：——

以兩匙量的百分之四十(一盎斯)的消毒劑(Formalin)，加於一咖侖八分之一（十六盎斯）的甜牛乳中，或者同量的牛乳與清水中。把此混合物，傾入淺碟內。把一片麵包，放在每碟的中心；但是空餘的地位要多些，好教蒼蠅下來吃，有寬暢的地位，容納多些。

用蠅拍，或用黏蠅紙，或用捕蠅瓶，或用捉蠅機，捕捉蒼蠅，是一種普通的方法，幫助減少家室裏蒼蠅的數目，也有極大的效驗。

二 蚊蟲

蚊蟲的害處，吮人血液，傳染疾病，大家知道，毋庸贅言。今述滅除的方法於下。

無論何種『一網打盡』的普遍殺蚊法，『見一捉一』的努力驅蚊法，總不及直接把蚊的生殖地除掉，來得直捷，效大，益多。倘使因旁的關係，不能把產蚊地方除掉，那麼用烟薰等法已屬末策。這種阻止蚊蟲生殖的法，即以火油等傾入水溝及污水潭中阻止蚊的幼蟲(孑孓)，到水面上來呼吸空

氣，斷絕牠們的呼吸機會，不久就喪失了牠們的生活能力。地上的貯水缸及大水桶，亦必要用蓋遮蔽纏好。總而言之，不流通、常停滯的水要除去；再進一步，家室裝紗門紗窗，也是拒蚊的需要品。倘使有一種疾病被一種蟲亂傳帶了，那麼這樣的裝置設備，更是特別的需要而有效的了。

全室的蚊蟲，都要驅除，最簡便最適用的方法，是取用除蟲菊粉（Pyrethrum）or（Persian insect powder）。這樣藥品可以在淺皿裏，堆成幾小堆，最好把大的皿裝，或者傾在一片鐵皮上，或淺盆中；放在火油燈上，熘出來的烟，蚊蟲嗅着，立刻逃避不敢逗留。不過後邊的方法，放出的烟量較少，不能散於室中各處，烟質低稀，蚊蟲或者不會聞着即遁去。

別種有效力的亦是燻蒸法。取艾葉或楓樹子、豆莢殼等，堆在火盆上；着火使發濃烟，已是足够驅逐全室的蚊蟲了。

三 螞蟻

去除螞蟻最有效力的方法，就是把成羣結隊的螞蟻滅除。螞蟻多住在室外的，經過幾處利便的空隙，然後進入內室。小紅蟻時常在牆壁裏、或地板下面做窠的，欲殺多數的螞蟻，用糖水浸透的海綿，放在螞蟻時常遊行叢集的地方。看見螞蟻爬上海綿，到很多的時候，趕快把這塊海綿，丟在淡水裏除滅牠，引誘螞蟻的東西，並非祇有浸糖水的海綿而已，他如動物的骨或肉，都可以用的，能得同樣的效果。

抵禦螞蟻效力最大的方法，是近年來在凱列福尼亞地方發明出來的。在那地方，和 Argentine 螞蟻爭戰。這種螞蟻蔓延頗廣，勢力甚大，住宅、店鋪、與棧房，都是牠足跡之所在，是一種很討厭的害物。像這般的情形，是不易去除，並且難以消滅牠們的巢穴。因爲牠們不論何地，都要做窠，爬到這塊地方，想在這裏做窠，就做起窠來了。滅除這種到處爲家的螞蟻，非用慢性的計劃不可。新近發明的妙法，是置許多淡性毒的餌料，這種餌料，掠奪乾秣的螞蟻非但喜吃，而且要帶到窠去飼小螞蟻的。靠了用淡毒質，使這一窠的螞蟻，慢慢的滅絕。

預備這種靈驗如神的滅蟻毒質，只用五磅糖，融在一個半『板脫』(Pints 一咖倫的八分之一)的清水中，隔水慢慢的燉熱；那麼再融四分之一盎斯的亞砒酸鹽在微熱的水中，把這融化物加在前次燉成的糖液內；放一塊海綿在鍋裏，把這塊濕透糖液的海綿晾乾，置在淺盆上使牠吸食。倘使螞蟻不走近來或一時尋不着這個，那麼輕輕的把淺盆移動，淡近螞蟻，牠們一定要呼朋喚友的來，共嘗異味，那會顧到『貪嘴弗留窮性命』呢！在高樓大廈裏，每一層樓，必須備置一只貯此毒物的器具，在小規模的住宅裏，一只至六只已足夠了，就是祇用一只，也可以見些功效了。

阻止螞蟻接近，或走入儲藏食物地方的無上靈效防禦物，是名『螞蟻帶』(Ant tape)。欲配製這樣妙品，須預備猛汞（侵蝕性）、侵蝕的昇華物的飽和溶液與清水。把此結晶品在水裏熱得過度。熱時須放在青石或磁的器皿內（不能用鐵器）。熱了復使冷，再濾清，把尋常的棉紗帶，浸在濾清後的溶液內；浸幾小時後，再拿出來，掛起使乾。這條帶放在什麼地方，螞蟻就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臨近這範圍。此種螞蟻帶，可用一年，完全有效；但是萬萬不可放在和鐵錫鋁接觸的地方；而且要知道侵蝕性的昇華物，是危險的毒物，不可入口着肉的。

四．蟑螂(Roach 一名蜚蠊，又名油蟲)

市場上有許多毒物出售，預備滅除蟑螂的；有幾種的確有效力，有許多卻是不靈。在家裏滅除方法有數種。（一）誘獲法，用直小口的甕器內，具食物，誘而撲殺。（二）用撲蠅網撲殺。（三）到秋末春暮，在牠藏匿處，擊死牠，并除去其遺下的卵塊。該卵塊形如黑豇豆，一邊有櫛形齒一排。（四）廚房及食物廚，是牠的藏身處，宜時時搜捕。若在廚房中發見牠們很多時，至晚飯後，留鑊中少許飯米。隔一二點鐘後，誘牠入鑊，即加蓋，用開水澆豁，或直用火入鑊下烤死，乃再收拾清淨。蟑螂雖無大害處，不過汚穢食物，咬傷書籍，洋裝硬面書，一被牠咬壞，很不雅觀；然牠伏在蚊帳內，聞有除滅臭蟲的功效。

五　蚤

蚤是最討厭的東西，人人知道的，吸人血液，令人癢不可忍，夜不安眠，一定要滅除的。要滅除家室的蚤，須將室內的塵土常常拂拭殆盡，同時又把豢養的動物，詳細查察一遍，清除一切蟲類。滅蟲粉（或中國樟腦亦可），撒到動物的毛上使蚤麻醉，從毛上落下來，那麼就可以聚攏來一起滅除。別的方法，就是在每間房裏的地板上，灑四五磅的石腦油，使地板和油接觸二十四小時。這個方法，使家室裏蚤的成蟲滅跡，是很有效力的；但是對於蚤的卵，卻不能得到同等的效果。石腦油可以灑了再灑，連灑幾次的。

六　臭蟲(Bed bug)

臭蟲，是一種有長歷史而無一定居處的蟲類，繁殖於全世界，無處不有的，已經成了人類房屋中的公共遺產。日間牠們隱匿在裂罅裏，夜間卻出來吮吸人類的血。被吮的地方，起了紅塊，奇癢難熬。且有時在城市裏，臭蟲會從空宅中，移到有人住的屋裏的。

透徹的滅除方法，必須把隱匿的地方剿滅；這種『大刀闊斧，直捷痛快』的剷除法，非把房屋出空一兩天不可。再用青酸燻一下子。石腦油、腐蝕的昇華物、或丁列棉油、松

柏樹脂油，也可以拿來灑在空隙裏。在空房子裏，可以燒硫黃，以除臭蟲。用的分量，大約兩磅，足散至一百方尺，放硫黃的盆子，須是金屬或陶土的，體積更須大，以防火焰的四射，致釀不測的巨禍。

七 蛀蟲

在夏天收藏或置放的冬季衣服，遭受蛀蟲的侵害，攻擊最利害了。所以衣服應該掛在日光裏。在包裹之前，要把衣裳刷過或揮過，然後方可放在箱子裏，保藏起來；箱上的罅隙，最好用塗漆談（即橡皮樹膠）的紙頭封着。這種愛惜衣服，防禦蛀蟲的事體，應在熱天未到以前做的。

如將發見蛀蟲處的箱裏，用「洋樟腦丸」投入，就有驅除牠的力效。洋樟腦丸在外國藥房中出售，價亦很廉。

八 地氈甲蟲

一種身上有毛，體形蛋圓的幼蟲，大約有四分之一的英寸長，專食地氈的，在地毯下面做工作的，是時常住在地板空隙線縫裏的。成蟲的甲蟲，體長一英寸又十六分之三，色暗黑，身上有數不清無定形的白點。在秋冬時出現。倘使用粗氈，大約這種害處可沒有，用了地氈，害物就絡繹不絕的發見了。剷除的方法，把地板上的鋪蓋物拿起來，澆了一遍汽油，用熱的石鹼水冲洗各處的空隙，再灑以汽油，如此便可使牠絕跡了。

此外室內的害蟲尚有種種，暇時擬再輯談。

（完）

武進鄉下一隅的陋俗

慎行

武進西南鄉鄰近宜興地界的一角地方，在出殯的一天，習俗須放炮三響，却做開喪，放過三炮後，送禮的方才進去送禮，吃飯。

吃過飯後，才把棺柩抬去下葬，送殯回來的，還有飯吃，叫做回喪飯。

當開喪時，祗要聽得炮響，任你送禮不送禮，高興，都可以去吃飯，甚而至於一家全去吃，自己家裏，不用動火的在這家吃一天，也並不算什麼。

喪家對於他們，非但當面不能說一句小氣話，就是背後偶爾一個不謹愼，說了他們，如被他們聽得了，登時就反轉面孔，說種種無禮的話，喪家反而要向他們道歉，好像死了人的人家，是應該給他們吃的一樣！不知他是什麼理由。

所以家境不大寬裕的人家，開喪總不放炮，因爲不放炮，他們就不能這樣了！



滑稽的却暑新法

羊古

夏天到了，天氣很熱，幾位怕熱的朋友，漸漸的發生恐慌；尤其是我們婦女界裏的人，更覺得麻煩與嚕囌。傳說今年夏季奇熱甚於去年，一般疰夏的人，尤覺格外恐慌了！在下雖非怕熱份子，却很代人慮愁；所以想了三個却暑的新法子，貢給諸位之前：

（一）油漆身體　人身上究何以感覺到熱，實因汗液黏着衣服，遂覺得全體不舒適，所以若要不熱，須先止汗，汗旣不出，衣服不黏皮膚，熱自無從而來了。止汗之法，必須先滅汗孔。在下發明一個妙法，只須渾身油漆一下，便可將汗孔個個塗沒，但看漆匠的一雙手，並沒有半點汗，這可證明此法的有效了，趁這霉天，漆起來容易得多，更是個好機會，倘是漆了白漆，比搽爽身粉、白色粉來得光亮潔白，那更是多麼漂亮啊！

（二）反穿皮袍　我常見在電扇下穿着輕紗薄葛的人，嘴裏仍然喊熱不停，往往比穿藍布衫在烈日下奔走的黃包車夫爲甚。推其原故，實在是所着的衣服厚薄不同，抵抗外面熱氣的侵入也便有強弱之分了，所以夏天的衣服，與其取薄而涼快，毋寧取厚而有抵抗力；更莫妙於反穿皮袍子。那狗和貓都穿着皮袍子，冷天不覺冷，熱天更得意洋洋，可見皮衣實有禦寒却熱的兩種功用；不過在熱天也須如狗與貓反穿罷了。最好熱天所着的皮袍，配上雲紗面子，穿在身上，裏面也涼快得很呢！

（三）嗬囒水浴　洗浴是熱天每日不可少的一件事，這浴湯一物，大可研究：用熱水洗浴時，汗出如瀋，未免太熱；用冷水則有礙衞生。在下左思右想，果然被我想出這個用嗬囒水洗浴的好法子來，非特合於衞生，而且却暑解熱。嗬囒水爲蒸溜水所製，爲暑天唯一之解渴品，用爲浴湯非常合宜，再用紙包冰淇淋當肥皂，一浴罷後，沁入肌膚，暑氣全消，身上香郁郁甜津津，何等的舒適啊！

上面第一個法子，神聖的勞工是適宜的，因爲勞工的經濟很不寬裕，必須要一勞永逸，才能妥當；第二個法子，中產階級的人很相合，至於第三個法子，因爲代價太大，非有資本家資格不可，呵呵！

（完）



六月中的火神醮

扶名

這是一樁永遠深刻在人們的腦海裏而不可磨消的一種習俗。

在那六月二十三和二十四的兩天裏，我們——太倉全縣，差不多各處都舉行打火醮，希望境內平安。全城或全鎮居民，到了那天，大家都去裳楚楚，很虔誠的到火神廟裏去燒香；但是這回去燒香的，並不是什麼觀音誕和地藏誕的，都是一般老婦或中年的婦女。他們所去的，定是一家的主人翁。在平時雖很反對燒香念佛的人，到了那天，爲了火神老爺的火勢可畏，不得不暫破他們平日素抱的主義，到火神老爺面前去磕個頭。因爲女子是汚穢的，豈可在威凜的火神老爺前去衝犯呢？在些些迷信的中間，亦含有蔑視婦女的意思，也許是婦女自己相信的，爲女子者還不極早醒悟！趕快去廢除伎神燒香呀！

在這兩天裏，無論大家小戶，一律茹素。開肉莊和魚行的老闆，到了這天，亦不得不暫停二日的生意；但是一般做道士的，眞是忙得臭汗直流。他們乘此機會，竟可以得到一種很大的進款；所以他們在儀式上，不得不鄭重其事的去做。在廟門兩旁，貼了「醮壇重地」「葷穢莫入」二張黃紙寫的再用硃筆圈標示，以表示他們的潔淨而尊重。還有什麼「法事」「行香」等等的名目，鼓鈸的噪聲，振耳欲聾。到了醮完之後，他們到每家去送一張「永除火厄天尊」的黃紙符籙，這樣算是他們騙錢的收條，就算是可保境內不會有火患發生了。至於將來有火患發生時，那是他們不負責任的。

究竟打了這個醮，謝了火神，是否能夠保佑全城或全鎮的平安，可不發生火災，這是一個大的疑問；但是稍有智識的人們看來，恐怕大都是不信任，都說是無效驗的，他們始終這樣固執，年年照例舉行，不過爲迷信神權的表示而已。這樣空耗錢財，去供給一般道士們的酒肉之費，仍得不到一些確實保障，何勿用在實際上去多設備一些關於救火的器具，那才是眞眞的消滅火患方法哩，尙望社會人士，羣起提倡，去改革這種相沿的習俗吧。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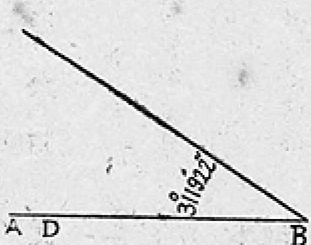
日晷儀的製法

孫未艾

鄒豎文先生的西洋造園法，載在本誌，已好幾期了。他對於造園上的一切設施、意匠、材料、等等，說得都非常周備。前卷十二號本誌的西洋造園法裏所述的是園景建設物，如鳥浴池、日晷儀等，他都很有條理的敍述佈置方法，很可佩服。惟那日晷儀一項裏，只說及日晷儀佈置上的問題，未說到日晷儀的製法怎樣，如何去刻度，如何使投影正確等，都沒有列入。玆就一得之愚，將日晷儀的作法及功用等補述出來，或亦諸君所樂聞的罷！容有舛誤，還祈諸君指教！

日晷儀的外形，是很簡單的，只是着地造一個基礎，基礎上立一個短柱，短柱上平置一盤，盤上有投影用的指針，指示投影的刻度。這樣，就算完了。那基礎的造法，柱的長短，安置的地位，外觀的裝飾，所用的材料等，有許多鄒先生已說及，玆不贅述，有些是無甚重要的，也不多說，我所要說的是指針的角度，盤上的刻度法，因為指針和刻度，是日晷儀的主要點，指針的角度不對，刻度不合法，這日晷儀便失其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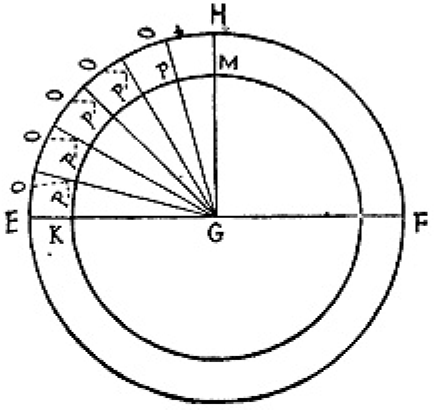
要在庭園裏設置日晷儀，先要知道當地的緯度是幾度，然後可以調製正確。譬如上海附近吳淞口的緯度是三十一度十九分二十二秒，那末就如一圖先畫一適是三十一度十九分二十二秒的 ∠ABC，再自 AB 線任意取一點 D，畫一 CD



第一圖

垂直線（圖中省去不畫），得一直角三角形 BDC。

更如2圖畫一 EF 直線，以 G 點為中心，量半徑 EG 畫一外圓，EG 之長，須適等於一圖直角三角形 CB 之長（按本圖為節省地位計，EG 未等長於一圖之 CB，KG 亦如是，讀者勿誤會），更量半徑 KG 畫一內圓，KG 之長，須適等於一圖直角三角形 BD 之長，從 G 點，更引一 HG 垂直線，與內圓相交於 M，將外圓之 EH 弧，六等分之，各點如 O,O,O,……內圓之 KM 弧，亦六等分之，各點如 P,P,P,……從各點 O，作平行於 EG 之線，從各點 P，作平行於 HG 之線，每一 O 與 P 之平行線，各交於一點，得五個交叉點，各交叉點與中心點 G 連結之，即得自上午六時至正午十二時之投影線。EG 為六時之投影線，逐次上昇，HG 為十二時之投影線。右半弧 HF 亦同樣作法，分為六等分，得五個交叉點，與中心點 G 連結之，得自十二時至下午六時之投影線。GF 為下午六時之投影線。



第二圖

這樣的圖案，是投影於半個圓上，EF 線之下半圓，完全空白，於外表上似不甚美觀，故一般的日晷儀，均於製成這樣的圖案後，再將各投影線引長，引長至適度後，於垂直線 GH 上，向上另定中心點，畫一正圓，使投影於全圖案的大部分，而只留一些空白，作為刻其他標記的地方。（閱者留意，投影線的角度已定了，引長出去，與角度是無關係的，只是把外圓變形，不要誤會到把投影線改變。）

以上所說的，是盤上的刻度法，我再要說指針的角度和安置法，

指針以鋼質為相宜。與盤面相交，亦須符合當地的緯度。例如上述吳淞口的緯度是三十一度十九分二十二秒，那指針與盤之相交度，亦須三十一度十九分二十二秒。為便宜起見，該指針概於盤上之三和土未固時插入，使成相當的角度。更有一點須知道者，指針之角點，即圖案上之 G 點。

全部的裝置，已如上述。那安置的方法，取水平的位置，向正南安置，盤上之 G 點在北，H 點在南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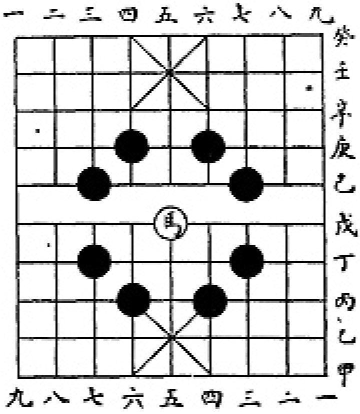
（完）

象棋初步（續前）

謝俠遜

（八）馬之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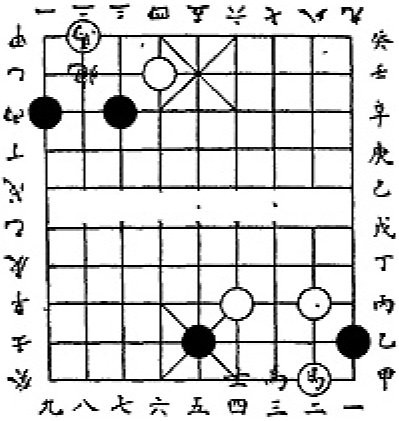
馬憑日字斜角進行，卽象訣所謂馬行一步一尖衝也，上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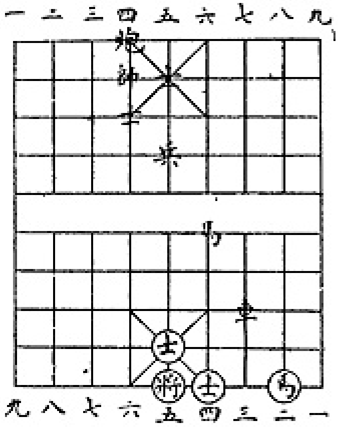
列一圖，五路戊線，列一紅馬，則前後左右八黑點處，均爲馬步，或稱馬有八面神威者卽此。

馬有八面神威，其能力與炮相等，以馬換炮，或以炮換馬，均無關得失，以起局而論，炮步縱橫，較馬靈便，至於殘局，馬行曲折，較炮爲優，惟馬步常有被壓，不好前進定例，如七圖二路紅馬，上壓一炮，則向一路及三路丙橫線二黑點處，均不能前進，惟僅有四路乙橫線黑圈上一步可行，蓋欲塡壓馬步，須看其東南西北何方面前進，卽塡其何方正向，如向東進，其切近東向第一直線處被壓，卽失其進行能力，如向西行，其切近西向第一直線處被壓，亦不能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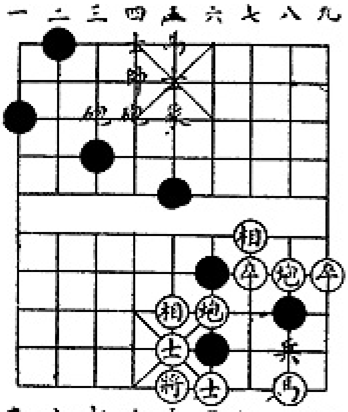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其向南行北行亦然，如黑方三路上黑馬，向西行既爲士壓住，向東行又爲紅馬壓住，故本可進行之東西二黑點處，因阻均失其進行能力，惟有前面二黑圈處，馬步可以進行自如。



第三圖



第四圖

上列一局，由紅馬連弈三着取勝，茲演如下：

馬二進三去車

馬三進四去馬

馬四進五去兵

上列一局，由紅馬連弈七着取勝，應循黑點進行，茲演如下：

馬二進四　馬四進二

馬二進四　馬四進五

馬五進七　馬七進九

馬九進八

（待續）

不經意之爲害

乙種徵文當選

朱春霆

疏忽的報酬

「這幾天風聲實在不好，大股已到北新村了呢！」

「啊！這便怎麼好！我看搶這裏就在旦晚了！」

「走罷！你們今兒也走了嗎？」

幾個肩挑背負的人，一壁走，一壁和同逃的幾個鄉隣，很驚惶地這樣問答着說。

三日之後

一條寂靜的長街，夜色籠罩着，微微地飄着幾點細雨，街燈也陰沈如睡，四五尺外不見一物，那時正是黃昏以後，街坊人們，都給土匪搶刼的先聲震懾着，所以有錢的早已搬了，只有幾個看家的老年男婦們，一吃晚飯，早悄悄兒睡覺了。

擔任維持地方治安的十六個警察，這時已受了公安分局長的戒嚴命令，有八個背了槍械出防要隘去了，還有八個，分負着防護十二里長的鎮市治安責任，分段的站崗。

雨點漸漸密了，空間起了啾啾啾的繁聲，西風分外的尖攢，逼肌刺骨，那警士沒有崗亭避雨，躲在廊簷下瑟瑟地抖，卻沒有日間當着羣衆那般昂藏的氣概。

一種履齒聲，從深巷傳出來，漸漸近了，於寂靜的雨夜，異樣的響，那警士爲職務關係，便喝住了來人，加以盤問：

「幹什麼？到那兒去！」警士舉着棒走到雨裏，施以檢查。

一個左臂挽着竹籃，右手提着紙燈的中年男子，正走着，驀然一跳，見是「尋事」（註），趕忙拉下滿臉笑容，說道：「先生！是我，儘管抄罷，不要緊，不要緊！」

「你是甚麼人？」警士問。

「元大當飯司務，出來給小開買夜點心，少奶奶叫買……」「去！去！」

（註）鄉人稱巡士為尋事。

公安分局

「不識趣的土匪！好好的幾個夜局，給我鬧散了！咳！兩個全夜，沒好生睡覺了，今夜這般昏暗，沒有這雨，倒要防着呢；現在總算老天念我辛苦，早些睡罷。」這位局長是好賭的，地方上的劣紳們是他的老搭擋，幾天來為鬧匪警沒得暢玩，覺得有點氣不適。

「局長！路港探潮的弟兄回來了。」書記立在局長牀前報告。

局長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披上蓋在被上的大皮，「叫他進來。」「是。」

「局長！安靜了嗎？」——「你到那邊，探聽得怎麼樣？潮水倒底有沒有？」——「那邊老百姓實在驚惶，殷實的幾家，都搬了家了！我問老王（地保）近日的情形，他說今明日怕要到呢！北新村、南新村都掄過了。昨兒到合興鎮，綁了幾家大戶，局長！離這裏不滿二十里咧。」說着，仰着臉等候局長指示機宜。

「二十里三十里，我們且別管，倒是路港的潮究竟怎麼樣？」

「實在沒來，港裏空空的，幾號沙船都擱淺在那兒，生了根似的，旁的船想必也不好走動呢。」說着站得直挺挺的，表示他的話語真實和靠得住。

「知道了！你出去關照門崗別躲懶！再溜到隔壁和混賬女人兜搭，仔細他的狗腿！」

卸了大衣蒙着頭，大槐國裏看招親去了。

元大典主

一間富麗的臥室裏，沙發上躺着一個少婦，嚶嚶啜泣着。

「阿香！你瞧少爺這時還有幾圈打完沒有？」少婦含着淚眼，仰着臉面隔房喊着。

一個蓬着頭的丫頭，睡眼朦朧地，從隔壁房裏走出去了。

「少爺頑牌頑昏哩，奶奶這們膽小，日夜嚷着強盜來，却還祇管打牌，累我半夜三更沒好生睡，悔氣……」婢撅着嘴一面跑，一面自言自語的抱怨她的主人。

一陣辟拍的牌聲，夾着許多人的喧笑聲，從一間精緻的書房裏傳出來，白濛濛地滿籠着一屋的香煙，燈光人影都糊糢的瞧不清楚。

「哈！給我逃出了，給我逃出了！」正是少爺的聲音。

原來三家都有檯頭，一家還是三翻，却給他一個雀頭釣着，蓋了下家的三翻，逃出了莊，直喜得哈天撲地的笑。

「少爺！奶奶叫！」「還有四副，還有四副。」

・　・　・

沙發上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抹着淚，男的低聲怎麼着。

「風聲這樣不好！他們中等人家，都搬着走了！你還只管打牌，」嘤！嘤！

「你別哭呢！怕甚麼？我知道不會來哩！明天我們決計也走，一早叫他們豫備行李。哈！今天贏了八十塊錢呢！明兒一定走，睡罷！」

「阿囡睡了嗎？」男的問。

「睡了，這幾夜吵得厲害，總不肯好好的睡，我為他格外的擔心！」女的一壁卸衣就枕，一壁回答她的丈夫。

「叫奶孀孀當心些就是了，孩子吵鬧有甚麼希奇！橫豎明兒到上海了，管他呢。」說着也睡了。

搶刦

「顧大哥！你領五十個弟兄做警察局！得了手，接應潘老四。」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一手拈着頷下一撮巽樣的毛，向兩個短小精悍的匪首說。

「今夜天氣最好，雨還不大，弟兄們就此開罷！」顧匪背上快槍，插好馬刀向大衆這樣說。

老兄弟到鎮上要小心些！典當和布莊的油水肥，叫弟兄們手頭緊些！天亮我到馬橋恭候，從北海回家，我把船統到那邊等。」

一陣脚步聲，頓時寂靜了。

公安局前靜悄悄地，一個站崗警士，一臂支着槍，頭擱在支槍的臂上，一顛一頓的打盹兒，正糊裏糊塗，頭上着了下爆栗，猛抬頭，一羣人湧上來了。支臂的槍，早給一人抽去，跌了一個狗吃屎。

才想起是那話兒來了，爬起來炸着膽喝道：「你們幹……」沒有說完，砰的一響，嘴裏直攢進一彈，仍倒下了。

局裏亂七八糟，綑人的，運槍械的，有反抗的都給他喫一粒衛生丸。

「你是局長！好！我不難為你，來，綑着！跟我走！」匪首指揮着把局長架走了。

「那個是典主？經理先生呢？」翻箱倒篋的、綑載的、打包的、手忙脚亂。

「我是夥計，老闆不在這裏呢！」朝奉抖着說。

「唔呀！唔呀！」小孩從牀底下奶娘的懷裏哭。

「你是甚麼人？快說。」匪首厲聲的問。

「我是奶娘。」「你們主人呢？」「……」

刀向奶娘頸上一擱。「你不說！」奶娘，「安……」

「你哭嗎！」一柄手槍對着奶娘的胸膛了。

奶娘，「安……上海去了，安……」

砰——逢——砰——逢壞器毀物之聲大作。

「走罷！走罷！」

一陣脚聲，遠了，沒有了。

「奶嬸嬸，孩子怎樣了？怎麽聲息沒有？嚇壞了吧！少爺呢？」很微弱而悲慘的呼聲從大牀靠壁的背後發出來。

「哈！我還沒走呢！」躲得好地方兒。」說着走出四個人，直向牀後把少奶奶拖了出來，一個服侍頸，一個服侍脚，抗着走了。

一，二，三，四，……一會兒沒有聲息了。

典中又忙亂起來了，管賬的、管包的、朝奉們，查點失物，收拾器具，整理滿地散亂的東西，鬧成一片，比盜刼時更加忙亂。

「唉！悔不聽她的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典主從廚房裏柴堆中鑽了出來，走到房裏。

「安……安……」奶娘一面奶着孩子，一面哭。

「唉！不要哭了，少奶奶呢？」他四面張望着不見他的妻子。

「呀！少爺嗎……安……」

「她呢？她呢？」

「安……強盜……搶……搶去了，安……我的少奶奶呀……」

「蓬」的一聲，少爺暈倒在地板上了。

（完）

茄子與小孩

菊農

六月底毒日包圍着的小樓上，流着熱淚的母親，抱了發熱的病孩，因抱持而發生黏汗，因久抱而手臂作痛，她想暫時放他在床上安臥，一放手，孩子便發出哭聲及痰塞的喉音，原來的臨時僕人已去追醫生去了，她獨自流着無告之淚。

她已寫信給在三十里外K地的丈夫去報告一切了，並用了促迫的語氣，要他回來看看這可憐的病孩。他是K地油車裏的水客先生，已飄泊到附近小碼頭去買貨去了。這消息是油車裏別的夥計傳來的。

二天以前，小孩何曾病呢！他坐在坐車裏，很活潑地玩着皮人和棉雞。當他的母親提了一籃茄子及淘籮將赴河埠時，他忽然哭了。於是她給他一隻小茄子。這「綿披肩，紫衣袍，生個辮子篤篤蹺」的玩具，立刻止住他的哭聲。

她淘米回來，新來伴着小孩的隔壁的馬三嫂迎面責她道：『你眞大膽，給孩子弄生茄子，他已吃去小半隻呢！』她舉起殘餘的茄子，露着驚駭的神氣。

『一歲的小孩怎能吃茄子？我是給她玩的，說不定又是那花白貓從他手裏奪去啃殘的。』這幾句話，算是報答了馬三嫂的好意。

誰知道二天後，活潑的孩子竟病倒了呢，寂寞的家庭沒有幫手，她祇得請馬三嫂來幫忙。

『如何！茄子作怪了！』

『祇不過稍稍腹瀉，但咳嗽與氣急，却更重呢！』她還要撇去茄子是病根的話。

算命、占卦、請醫等事都做遍了。家裏異常忙亂，又去雇了一個臨時傭人。

孩子的水囊裏，雜些紫色的皮與綠色的絲，她看着總是流淚，乘着無人在側時，她用手猛烈地擊着自己的頭部。

她寫了火急的信給K地油車老板，探問水客行蹤的長途電話向四鄉打去，終於把他追回來了，但是太遲了，他祇能抱着冰冷的孩屍而痛哭。火毒的太陽燒得小樓裏的一切木器都發熱了，但孩子的冷了的屍身，却不會再熱了。

她強制了哭聲，取了素絹到隔壁請馬三嫂代縫孩子的葬服時，抽咽地說：

『請你不要對他的爺爺講起茄子吧。』

『放心，做錯了的事，已不能挽回了，我決不會提起的。』

這天就把他倆唯一的男孩，曾經慰藉了中年的冷落有一年之久的男孩，裹了白綢的襯衣，鎖在白木小棺裏，小棺抬往祠堂裏，祇有中年的父親含悲相送。歸來時，他買了一束茄子，對妻說：

『紀念我們的孩子，三天不開葷吧，我已買了許多我們都愛吃的茄子。去年我歸來照顧你的生產時，不也吃了好幾天茄子嗎？唉！這可紀念的茄子啊！』

他說話時，她的頭漸漸下垂，終於俯在桌上哭起來，哭得比以前更悽慘得多了。

他紅着眼，只向那堆茄子出神。

知道時已太遲了

廖國芳

蘭英很大意的從科長室裏，拿了標語的底稿出來，心裏覺得好笑：這樣小小的事，也值得他再三叮嚀着——『你要輕意些辦』！

她走到自己辦公室內，將紙裁好了！按照底稿上所開的各種標語，逐一寫去：

第一種：打倒帝國主義，寫了數十張。

第二種：擁護三民主義，寫了數十張。

第三種：打倒反革命分子，寫了數十張。

第…………。

…………。

她初寫時，到還精神貫注，寫得也端正整齊，及至寫到第三種，漸漸有些不耐煩起來，握在手中的筆，揮動得也愈加快了，心裏一不經意，手中便會寫錯，有好幾張，她居然把「反革命」的「反」字遺掉。

她匆匆地寫完了，正想交給科長時，『你要經意些辦！』這句話好像又在她耳邊響着，心靈驅使着她，把寫好的標語，從頭至尾看過一道，但她還沒看得幾十張，又自己好笑道：『這樣小小的事，也值得如此樣鄭重！件件事情，都像這樣，豈不麻煩死嗎？』她想到這裏，便胡亂的把那些標語捲起來，送到科長那邊去。

克復C縣之日，街頭巷底都貼了各種標語；標語的左旁，都署着「某師政治部宣傳科」字樣。

慶祝勝利會的時間到了，政治部全體職員，都在會場內準備開會。

忽報師長同主任來了，大家都紛紛起立，只見主任面上現着踟躕不安的樣子，呆站在師長的背後，師長怒容滿面的，手中拿着一張由牆上揭下破裂不完整的標語，走上台厲聲的說道：『你們辦事這樣不經意！這種標語豈是好玩的嗎！我們初到這地方，頭一天所貼的標語，所給與民衆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你們居然把這樣顛倒是非的標語貼出去，豈不叫人疑我們是反動派麼？……』說時將手中的標語向台下一揚，順出「打倒革命分子」六個字，便走下台來，把這張標語遞給主任道：『到底是誰辦的？快給我查出來！』

主任兩手震顫着接過那張標語，使喊宣傳科長過來，問他是誰辦的，宣傳科長兩顎打打抖，顛顛巍巍的答道：『是……是……錄事……王……蘭英……寫的！』

站在牆角裏的王蘭英，這時已經面無人色了，失了靈魂的身體，不知給誰推擁到師長那張冷酷的臉龐之前。

『該死！』

陡然雷霆似的聲浪，幾乎震破了他的耳膜，使她益發糊塗起來，不但不知自己應當怎麼說些認錯的話，而且並不曾聽見師長說的是什麼：

『……………………』

『滾出去！』

又是一個山崩地裂的呵叱，她如夢初醒的，被人推出會場來。

她精神惘惘的，走到自己辦公室內，心裏盤旋着被申斥的羞恥，又懊悔着一時不經意；而一張起了紅筋，瞪爆了眼珠的怒臉，又呈現在她眼前，更使她恐懼不安的擔憂着：怕還有更嚴厲的最後處分，將給她以永遠的失敗的紀念；而已往的失敗史，又突然由聯想作用，浮湧在她的腦海中。

——她初接得友人介紹成功的通知書，知道自己將要做一個錄事的時候，自己曾經這樣私自忻喜的告訴自己道：『錄事是沒什麼多大責任的，只不過是一架打字機罷了，你就是素性疏忽，也不致鬧出以前做女店員時，誤收了一百元頭的假鈔票；做看護婦時，拿錯了藥

水，吃壞了病人，那麼大的亂子吧！』及至得到委任狀的時候，她是何等的安慰和得意啊。她又這樣警告自己道：『你的辦事不經意的名聲，已經鬧得很大了！這下只剩這條路了，你得好好的辦才是。倘若再鬧出亂子，那你就永遠要做失業的人了！……』現在呢！到差未久，就鬧了這大的笑話，這是如何的羞愧而悔恨阿！

她正在亂七八嘈的想着，忽見勤務兵拿着通報簿走進來，她還以為也是往日那樣不要緊的例行公文。只要她在下面簽一個「知」字的就好了。拿過來看時，却有幾個意外驚人的字兒，映入她的眼簾：

「錄事王蘭英着卽撤差……」

淒慮而震顫的心弦，永遠的彈着失業的悲音。淒惶無主的她，已經知道了「不經意的害處」。但命運之神不能再原恕她，因為她知道得太遲了。

星星之火

陳伯吹

正在深夜中的T|鎮，忽而人聲鼎沸起來。

在理，半夜該是人們睡熟夢酣的時候；然而，今夜可有些異樣了。被驚醒過來的數千數百的人，都異口同聲的駭異地高聲叫着：『火！火！火！救！救！救！』這高叫聲中：籠着了恐怖；因恐怖的重壓而聲調便顫抖。

天上，漆黑地，繁星的光芒，現在是給紅色的火光掩罩住了。而人們對於這紅色，不僅是引不起美感的欣賞來，反而被威懾住了；雖然這紅色美若朝霞，艷如夕照。在遠處，能望見沖起的一股兩股的火焰。啊！那是多麼的可怖呀！牠如惡獸的長舌一般捲着、舐着。而在每個人的口角邊，都可以聽到一種太息聲：『唉！唉！……』

分明鑼聲又「鏜！鏜！」地響過來，這一聲聲似乎是敲在各人的心弦上。聽着，心兒忐忑，渾身戰慄，四周的空氣也緊張了。

『火！怎樣了？』在黑暗處發出這樣關切的問話來，顯然有人不放心。

『大呢！灌水如灌油！』在這個答覆裏：可以聽出那人是怎樣的憧急！

鑼聲又急促地、響亮地、迅速地過去了；各人的心，似乎也從喉管裏跳了出來，緊隨着鑼聲去了。

直至黎明，東方浮現出魚肚白的雲色，纔有很多的人，自肇事地點奔回來，欣慰地相告說：『天哪！火熄了！』『真的，虧得那般熱心實力的救火者：他們雖然沒有焦頭爛額，然而早已筋疲力盡了。』

『……』

這是唯一的新鮮的新聞資料，定會

說傳衆口的！果然，這天早上，小樂天茶樓上，茶客特別的多。其實，大家多因昨夜失眠而急於休憩，茶客反較往日減少，不過有了好的談天資料之後，聲音特別熱鬧罷了；熱鬧了纔顯出人多。

『少有的事！燒了足足有三個鐘頭；燒去十三間屋子；其中七間都是樓房。眞正是四十年來未有的大災禍。』一個髮鬚全白了的老頭兒，不勝感慨地說着；一隻手捧起一根長長的旱煙管狂吸着，老人如處在春早的濃霧中。

「吐——」全鎮聞名的飽吃了墨水的塾師劉先生，一口濃痰正吐在對過的桌脚上。他是個健談者；自然，痰一吐去了，喉嚨格外宏亮，說話格外清爽。

『作孽！這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被累的鄰家，實在可憐呢！唉！罷了！聽說張家的這位娘娘，也識得字的，怎麼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忘却了，「不能防患於未然」，惹下大這禍來。在我們鎮上，這種大災難，莫說四十年沒有，恐怕「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唉！唉！……』言下嘆息不止，他的頭更搖擺得起勁了。忽然一個念頭轉上心來，他回頭去向着一個商人模樣的說：『喂！——喂！蘭生！你的運氣眞好呢，沒有受累，可是昨夜怎樣會起火的？平日她是怎樣的？你近在對門，見聞較切，請報告出來，給我們聽聽好麼？』

蘭生捧着茶壺，呷了一口茶，咳嗽了一聲，茶客的視線，叢集在他的兩片嘴唇上，好像他的嘴唇裏，會演出什麼把戲來而値得注意的一般。他從容地說：

『本來什麼事情都要謹愼呀！……』

『實在的，事事要「小心翼翼，」蘭生！你說得有理！』劉先生突然插進這幾句話來：

不知是蘭生被劉先生讚美了一句而高興呢？還是因爲自己的屋子幸未被焚而得意？他更快活地、起勁地說：

『她雖是讀過六年書，可是總不善處理家事，說起來她居然是個家庭主婦，其實，很像一個莽鹵的男子。所以：在我們對門的這家隣居中，時常可以聽到笑話。在我要講昨夜起火的原因之前，讓我先講一件趣事給你們聽，眞是笑話！』

全室寂然。大家都伸頸，側目，傾耳，微笑，默默地期待着蘭生的開口。

蘭生又呷了一口茶說：

『是去年秋裏：她因爲想去祝賀她的表妹結婚而要做新襖，便在和盛綢緞局裏購了七尺半華絲葛，自己動手剪裁。——這許多話：都是我的妻告訴我的。大概她自以爲熟於剪裁的緣故，不肯細細的計算準確，便粗心地剪了，等到剪完了一看，纔知道弄錯了；幸而衣料多，還可以補救。她隨即不高興地將衣料扔在桌邊，自去煮晚飯了。她那年僅六歲的第二個兒子：走過來，看見有未收拾去的衣料、剪刀，隨即做起他的遊戲工作來了。不多一會，一件衣料剪得不成樣子，好像一張被撕得四零八碎的一般荷葉。在竈下的她：猛然聽到剪

刀聲響，就知事情有些不妙，急奔出來一看，氣得目瞪口呆，半響說不出話來。最後，不免將兒子打了幾下洩氣。等到回進廚房去，飯已焦香了，躺在油鍋裏的魚兒也煎乾了。於是，她懊喪了四五天。但這「懊喪」的賜與者，不是「粗忽」是誰？

『此次的起火，其原因與所講的笑話同樣的是「粗忽」。這幾天來，天氣實在冷的很，雖然已經是到了春天了。……』

劉先生點了點頭，又這麼插入了一句：『這就喚做春寒料峭！』

『自然，這樣冷的天氣，差不多每個家庭中都燒着一個小鋼爐，這倒也不能責備她，獨怪她是這樣不經意的，把小爐子裏未全熄滅的熱灰，去倒在竹籮裏，真……』

『呃！死灰復燃！死灰復燃！』這又是劉先生的戲話。

『真出乎她的意外，一小爐子的熱灰，竟有如許大的力量。起初，那些盛着熱灰的竹籮首先燒着，隨即延燒到壁柱；濃煙瀰漫着廚房，漸次及於客廳、臥室。等到她給濃煙窒悶而驚醒，知道已肇禍，忙忙的催起兩個兒子；抱着一個纔週歲的女兒；倉皇逃出，狂呼：「救火！救火！」我起身推窗一望，火已冒頂，不易撲滅了。而我也急忙忙攜着家人逃走，一壁叫人搬運什物，預防萬一。幸而風勢向西，而西的房屋，總算運氣，都沒有波及；尤其是我家，相距還不到一丈呢。這次大火，未傷一人，還算是不幸中之幸！』

『本來什麼事情都要謹慎呀！』蘭生如作文結論似的重複地說着這句警語。

『不錯，這是我們常常說的成語：「逢橋須下馬，遇渡莫爭先。」意思說是一切事情，勿論大小，總以謹慎爲主。』

老頭兒又感慨地說：他是飽嘗世故，閱盡滄桑的了。

『涓涓不塞，流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劉先生摸着短髭，發牢騷地吟着。

『真的，劉先生說得很對，我在什麼書上也看見過：「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禍害老是隱藏在微細的事情裏的，祇要一個不經意，就像燃着了導火線的炸彈，爆發開來！』戴着老光眼鏡的藥店老板姜永年說：

『要是她能謹慎做事，就沒有這一場災禍了！』茶樓主人惋惜地說：

『到此刻，她後悔無及了！』木匠阿騙的言語中，含有諷刺的意味。

『……』

茶樓裏：只是亂雜地議論她的不小心，不經意，嘈雜得如同戲館裏一樣。

一九二八，四，一七，於寶山。

受苦惱，化金錢，擔驚慌

素心女士

有一天早晨，鳳哥和他弟弟阿三，兩個天眞爛漫的小孩，手裏提着罐、持着網，要到A河沿去捕魚。這正是二三月間，風和日暖的時候，他們提高了清脆的喉嚨，唱着春日郊遊歌，一霎時便達到目的地了。原來A河在S山旁，河裏的水，都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所以河水特別澄清；河邊水淺的地方，看見許多小蟹、小魚、……等，在綠水裏活動着，河岸上綠柳紅桃，映在水裏，好像一幅畫圖。

阿三把罐子擱下，在那邊用柳枝驅小魚到這邊來，鳳哥就在這邊一個土堤上，拿着小網，等候着捕魚，有時也能捕着一兩條小魚；每當捕得了的時候，他們歡呼的聲音，覺把這寂靜的清晨也衝破了；溫柔的河水，被小網撫摩着，發出縷縷的細紋；這時候他二人的精神，眞是毫無拘束，高興的了不得。阿三忽然喊着說：鳳哥！快來！這邊多的很！鳳哥聽了阿三的話，慌慌張張的跑去；心中只想着捕魚，沒留心看路，撲通一聲，掉在河裏！蘋果似的小臉，頓時變成慘白色，全身不住向外掙扎，然而愈掙扎愈陷得深，幸而還在邊上，水不很深，雖然不能上來，卻也能露出頭肩來；這時阿三見他哥哥落水，急得不住的喊着救命，……幸虧這時候農夫們都上地了，循着喊聲，跑到河沿，纔把鳳哥撈上來；鳳哥和阿三，都很感激老農夫，一面謝了農夫，一面攜了他的小網和小罐，一同回家。

阿三攜着小罐，忙跑到家中說：媽媽我捕住了許多小魚，鳳哥掉在河裏了。他媽聽了這話，驚恐萬分，一面往外跑，一面說：掉在什麼河哩？偶一失神，覺被門閾絆倒，把腿摔折，臉上還帶了血痕，阿三也嚇怔了。恰好這時王媽——女僕——從外邊進來，見太太跌倒在地不能起來，就連忙將她扶到屋裏去；這時鳳哥也到家了，蘋果似的小臉上，沾滿了泥痕，新美的衣服，不能辨別顏色；他看見母親躺在牀上呻吟，已經嚇的面色慘白，他母親又向他很慘悽的說：快把濕衣脫去，怎會掉在河裏呢？我這腿也摔的不能走了。鳳哥這一驚，非同小可，又加上濕衣的寒冷，竟釀驚悸成疾。

阿三的父親，從N城裏回來，到屋裏一看，鳳哥和他母親，都躺在牀上，遂急遽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鳳哥的母親，就一五一十的告他，他聽了，不覺躊躇起來，我在這樣小村裏，到什麼地方去請好醫生呢？不但忙碌萬分，而且「受苦惱、化金錢、擔虛驚。」如果事前小心一點，事後鎭靜一點，也不至爲害到如此哩。

古畫與古瓶

唐紫庭

『危險』這個魔物！無處無地不在埋伏着牠的爪牙，又無時無刻不在預備着乘機侵入。牠是這樣的可怕，牠是這樣的爲害，人們不得不計劃着一種預防的方法。『留心』和『注意』確是抵禦危險這個魔物最好的利器，『大意』和『疏忽』確是助長危險這個魔物最好的伴侶。人們應當採納前者以抵禦危險的蔓延，萬不可利用後者以助長『危險』的爲害。這樣看來，人們處在現在的危險四伏的社會裏，事事都要留心和注意，切不可以大意和疏忽，致讓危險這個魔物能得乘機侵入。反之，事事都祇大意和疏忽，却不知留心和注意，那麼危險這個魔物，難免不會乘機侵入而爲害了。

『你們年輕的人，意志薄弱，經驗缺乏，所以無論做什麼事體，都得要留心或是注意，總不可以大意或是疏忽；否則，對於所做的事體，祇是大意而疏忽，那麼所得的結果，也祇是有害而無益。你們要切記切記！』這是先嚴在世的時候，常對着我們兄弟五人這樣的說，我現在却拿着這話照樣的時常告戒我的子女了。

先嚴在世的時候，他的惟一的嗜好，就是喜歡玩弄古董。自他老人家逝世以後，所以現在遺留下來的，祇是一些古瓶古畫等類的東西；內中也頗有幾樣是世上罕有的珍品。

一天七歲的春兒正引着未滿兩歲的明兒在客廳裏玩。當他們母親在做事的時候，春兒是照例的要引明兒去玩的，免得明兒要母親抱着不能做事。春兒抱得有點吃力了，他遂順手把明兒放在靠壁的椅上站着。明兒伏在茶儿上看着壁上掛的字畫，不時的還用手去撥弄那畫兒。這是仇十洲畫的百鶴圖，一共有八張，價值也不賤，古董客人曾估價二百兩銀子的。春兒引着明兒在這裏玩的時候，我曾對他說過：『春兒，你要留心點，不要大意的讓明兒把這畫撕了。』那知道天春兒果然的疏忽了一下，把明兒丟在椅上，自己却往天井裏去小便，就在這一霎間，忽地聽得：『撕撕……撕撕……撕……』接着又是叭噠的聲音。春兒連忙跑回來看時，明兒却已把壁上掛的仇十洲的畫，撕破一張落了下來。春兒一看，曉得事情不妙，祇嚇得不敢作聲，明兒却在一傍哇哇的哭了。後來我知道了，不免又責備春兒幾句說：『凡事都得要留心，不留心小則虧損，大則爲害，就像你今天這樁事，你若是能留心的照顧着明兒，也決不會把這畫撕了的，現在這畫却值不到那許多銀子了。』

又是一天，這天是春兒的祖母的生日，家裏來了許許多多男女的賓客。春兒的母親忙着前前後後的招待女客，春兒祇好又去盡他引着明兒玩的責任了。在我的書房裏的桌上，這時正唱着留聲機戲，春兒引着明兒也坐在一傍靜聽。不知春兒又怎的大意了一下，一個不留心，明兒忽地從椅子上跌了下來，恰不偏不倚的碰在衣架上了。那知衣架受了這一下重大的打擊，跟着就往左邊倒

去。這一個不打緊，却把左邊鐘台桌上的一隻古瓶連帶的碰碎了，還打破了兩個茶杯和一個玻璃碟子。把明兒抱了起來一看，額上已碰了一個桂圓般大的胞，疼痛的哭得氣都喘不過來，所幸還不曾碰瞎眼睛。祇可惜的就是那個古瓶，還是從春兒的曾祖遺留下來的，價值八百兩銀子，可知這個古瓶的貴重了。今天因爲有客來的原故，特地從書廚裏取了出來做裝飾的。現在既被春兒不留心的給我弄碎了，又不好當着許多客面前怎樣的責他，祇好自己連連的嘆了幾口氣說道：『唉！從今以後，我自己也要留心了，不再把這些祖上遺留下來的貴重的古董古瓶放在外面，決定一齊收藏起來好了。總之，這也是我的大意的壞處啊！』

（完）

姊姊給他的傷慘

史美鈞

福鄉到我家來的時候，每是苦喪着臉，似乎精神上總覺得苦痛。手裏拿了一條軟白的綢巾，拭他這雙紅赤到幾乎錯亂視覺的眼睛，有時滴下酸淚在衣襟上。我見了這難忍的情狀，也覺有些不自在了。他在外祖家作工，因各人的差遣，時常到我家來。他走了許多路，彷彿並不疲倦，祇是說：「可惜我的眼睛，迷糊到像瞎了一樣。」如果他來的時候是在傍晚，母親總要拿些點心給他吃，可憐青年人挨餓的苦難。我每次望見福鄉，他常是對我微笑（許是苦笑），可是那紅赤眼裏射出顫動的視線，使我也覺得心痛；偶然會浮上一幅傷心的情景，平添了我的悵惘。

母親也曾對我說過他的眼睛沉痛的歷史。

福鄉在剛二歲的時候，其實不過在他生後十幾個月內，一個初夏的傍晚，他底母親又從城裏回來，在張家（我的外祖家）帶回來許多美味的包子。他的母親和張家，本是熟悉的，這天恰巧外祖母買了許多糖包子分給大家吃，見福鄉的母親進來，強要她拿幾個回去，最後，她終於拏了一大包，提着回家，到了家中，她便進廚房裏去蒸，預備痛快地吃一番。她的女兒貞，年紀還很小，看見母親帶了食物回來，似覺得今天有最快樂的事情臨到一樣。她站在陽光極清淡的地方，他的弟弟福鄉睡車的旁邊，眼簾裏彷彿充滿了香甜的食物，恨不得將她弟弟的白嫩的肌膚吞了下去，暫塞住這不可遏止的食慾。她張望着廚房的門，等候母親搬熱氣騰騰的包子出來；鄉下的女兒，是難得有吃包子的機會的。

貞在渺茫中的盼望，她的母親拿包子出來了。

貞幾乎手舞足蹈起來，她望着包

子，不期然而貪饞的吐液湧上喉來。

她等包子放在桌上，便極迅速地拿了一個蒸氣瀰漫的包子，不管牠熱度極高，也不及坐定下來，就張口大嚼。當包子外面一層白的粉麵咬開以後，裏面使流出許多黑黝的沸熱的甜漿，少許甜漿，偏順着她的手臂，直延到她手臂灣曲處的內部。這時，她不忍犧牲這美味甜漿，很隨便舉起手來，移近口旁去舐那沾滿甜漿的手臂的內部；可是那包裹貯留的甜漿，因為她把包子移過了頭的緣故，卻一齊傾瀉了出來，正澆滿了在她背後微呼的馴郎的嫩面。滾熱的甜漿，燙得他狂號起來。貞回過頭來，望見弟弟摧殘的容顏，始發現自己的包子翻了身，把弟弟的臉部燙起泡來了。母親趕忙拿水替他洗面，只見一雙小小的摧殘過的容顏，小眼緊閉着睜不開，全身抖狂而頹喪的情狀，真使人寒心呵。貞的臉色是嚇得灰白了，她母親也戰抖了，只呆望着幼小者的可憐，與包子盤個地漸漸地消散了熱氣。

這晚，貞夜飯也沒有吃，深悔一時的昏急，自己實在是太不經意了。黃昏的時候，馴郎還是張不開眼來。

第二天早上，馴郎才稍稍睜開他紅淋淋的小眼，凄望四周，微呼幾聲不成聲的哀音。

嗣後，這小小的人兒，雖經過萬千醫藥的治療，這眼依然是紅赤可怕，而終於帶着頹廢的瞳眸長大了。貞為他的眼睛痛惜，何嘗有方法使他變好呢？她的心中羞慚，恨以往的放浪，給弟弟一個不可泯滅的創傷。至今弟弟的淚點落下時，自己的心弦也震顫了。弟弟眼中紅紋的轉動，正猶如自己的靈魂，脫離軀殼，幻滅於慘霧中一般。

如今馴郎是有血氣的青年了。他的母親，想起他心身的隱痛，任他到我外祖家裏，作幾件清淡的工作，於是他極有到我家裏的機會，惹起我憐惜的傷感。一個有用的青年，被雙眼斷送了一生的幸福，真是太悲慘了。

「我很怕日光。」馴郎時說時這句話。

我每望馴郎，會浮起斷腸的一幕，悲哀他幼時的傷創，與貞一時的魯莽。

彷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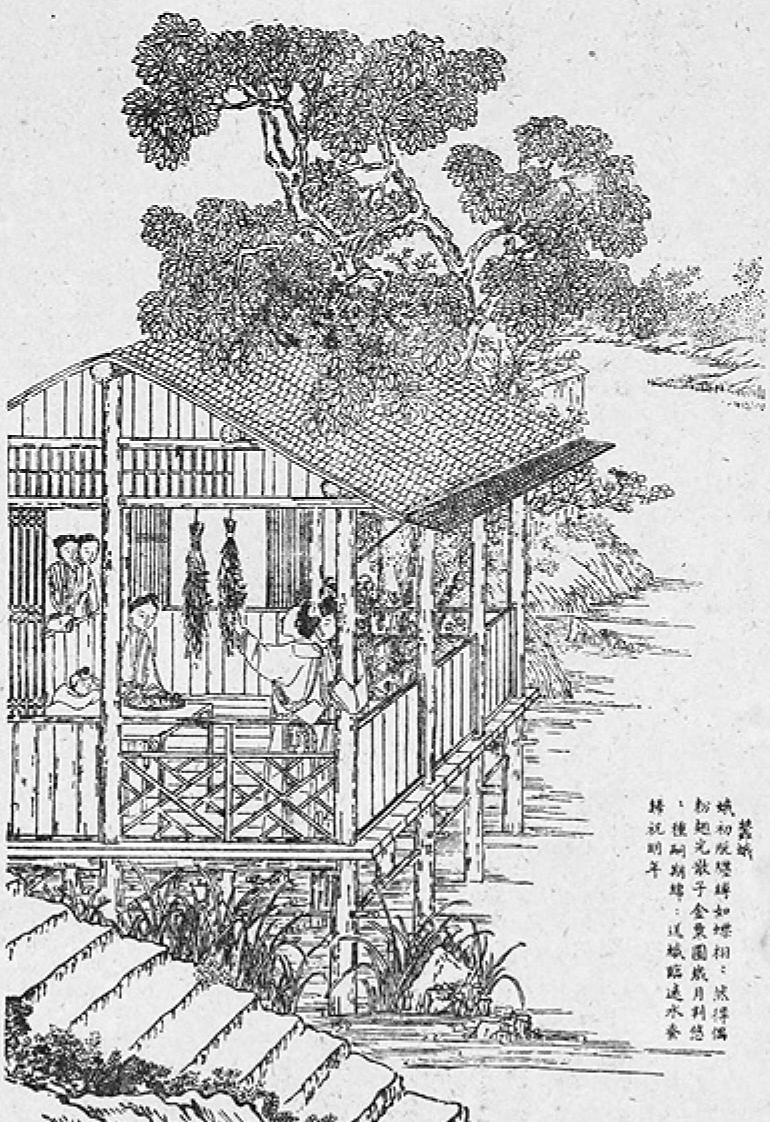
煜華

人靜鐘初，
午夜夢酣。
——黃粱一覺醒轉。
彷彿，

彷彿慈母的柔聲，
軟語枕邊；
慈母的形影，
蹀躞床前。

蠶事的工夫（續前第十四）

焦秉貞



蛾兒布子如金粟，水際分飛任所之。莫令繭絲遺利盡，來年留作授衣資。

（待續）



母親的化身

樹芳

（一）

「夕明！」

「唔。」

「夕明，——醒了罷？」

「唔。」

「夜裏沒覺蚤咬嗎？」

「不十分利害。」

「那末一定能睡足了；看窗上的太陽，先起來洗臉罷，水快要涼了。」

夕明不說什麼，還是靜靜地躺着。

「夕明！今早吃藕粉呢、還是吃餅子呢？」

「什麼也不吃。」

「怎末？」

「不想吃呢。……心川，我想不久我就要死了。」

「說什麼話！」

「真的呢！」「夜做了三個夢，都關連着「我死」的這件事，奇怪得很，還夢着你為我作的祭文呢，——真悽慘煞人！」

「別胡思亂想了，你素日可不是愛迷信的！已經不早了，還不快起來？前幾天尚能早起深呼吸，這兩天催也催不動了，看，洗臉水越法冷了。」

「給如玉的信，發了沒有？」

「剛才叫門夫送去了。快起來罷。」

小僮拿着菁帚進來，走到近窗的牆邊想急地伏身去掃；地上未曾灑水，兩三下後，微塵飛揚起來。——平日夕明遇到這事時，常常立即跑到室外去。心川溫和地將菁帚要到手裏，打發他提開水去了。心川輕輕地向地上噴了幾口水，又開始慢慢地掃起來。這時夕明已披上了上衣。

「到底要吃些什麼呢？藕粉罷？——昨日才買了些白糖。」

「那也好。可是你別儘這般慇懃地照應我啊！——好像待生客似的。」

心川將一匙藕粉放到盌裏研細，又用一匙冷水調融好，等候開水到來。夕明正揩乾了臉，立在門外的石階上漱口；他齒齦上的淤血，使吐出的唾津，像初次洗滌盛過紅色顏料的器皿的水色。

小僮將水壺向矮几上一放，心川便搶奪似的提到手裏，把藕粉沖好；一面又取了兩匙白糖調在裏邊。

＊　＊　＊

「夕明，剛吃罷早飯又要睡！」

「可是我睏得很呢！」

「噯，不衞生極了。」

「呵，是呢，彷彿已經成爲習慣了；在醫院裏的一個多月也常這樣，看護生也未曾禁止過。……」

「那無怪你不能養好呵。——那般愛睡。」

「醫生倒說患神經衰弱的人，不妨多睡幾時呢。」

「然而你夜晚却偏偏不能睡呵！」

「唉……」

「校長勸你休學以前，便常有失眠的事罷？」

「唔，自二月間便不能支持了，不然在鳥語花香的清明節，誰肯進入活地獄似的醫院呢？……到這裏來，轉眼又是半月了。唉！不停的流光呵！浮我向『死洋』去的流光呵！……」

室中充滿了繁花凋落的靜寂；這剎那間，我們彷彿能聽到「時間」的腳步聲响。

「心川，假使我現在死了，不知要使你怎樣哀傷呢！如果你後來有錢爲我立碑時，碑上只寫上『虛此一生』四個大字，此外什麼都不要寫。」

「哀傷是當然的，但也無非是種假定罷了，何必無聊地想些那個呢？」

「唉，心川，你到也十分信託這個世界，在牠上邊，我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是常發生的，就拿我與如玉的事來說罷，我們的關係未嘗絲毫向你隱瞞過。她看來總算忠實可靠的女子，而我呢，也堪稱個自強不息的青年；倘能發同心努力；目的地距我們眞不滿咫尺。但那知自我聲明與家庭脫離關係以後，她待我的態度反漸漸由客氣而冷淡了。——或者是我神經過敏也未可知，『死』這件事更是無常，同學中連年死去的也不止十幾個了。……」

「別胡思亂想了，就算爲我，也請蕃養你的心神罷！——或是起來做點別的事情。」

「做些什麼呢？」

「你前天不是想爲你義父母寫封信嗎？明天是端陽節，藉此問候一聲也好。」

「不！不！不！那只是一時的情感罷了。」

「那末，自己脫下襪子來洗洗罷。」

心川眞想不到這次的命令竟會發生了完全的效力。上室

鈴響了，心川拿着一捲講義和粉筆盒子出了室門。

心川授罷課回來，見門前椅子背上晾着兩隻襪子，進前一摸，已經乾燥，遂順手帶到室中。

夕明側身臥在牀上，意態極其恬適，像已睡熟了；幾隻蒼蠅，飛繞着他的面部和裸露的手脚。心川悄悄地把蒼蠅搧到室外去，垂下門簾。他又拿起夕明的襪子，見一隻的踝部和他隻的趾端，有杏葉大的兩處破孔，於是取了針綫，靜靜地坐在夕明的身旁縫補。

輝耀的陽光，靜照着窗紙；中隔桐葉的暗影，無聲地頻頻移動。庭中的小雀，正喁啾低語，像私議着室中已睡的人兒，又怕將他驚醒一般。被黏齊地裂開的三格窗紙，看破一切似的浪漫的條條盪着，微風吹來，發出無情意的颼颼颼的聲響。室中是和諧幽寂。心川的悽愴的心絃也暫時鬆弛，帶着女性的情味，一針針地留下他心的痕跡。

（二）

「心川！」

「你還沒睡着嗎？」

「煩熱得很呢！——蚊子又多。」

「你試勉强睡睡罷。」

「唉——」

「假如燃起蒿繩來燻，你不怕煙嗎？」

「是呢，想也會更熱的罷，唉——」

心川摸索着起來，揭起門簾，用芭蕉扇從窗的四角搧起，一直搧到門外；然後緊閉了室門，回到了自己的牀上。

「好好地睡罷，蚊子該是少了。」

「阿！眞難爲你。」

夜緊緊地抱着大地，街上的叫賣聲早已息了。窗口裏忽然鑽入一陣涼風，夾着開敗的石榴花的氣息。大概是半山的古寺裏罷，這時發出的滯重的魚鼓聲破例地傳來，像有什麼鬼物偸敲着牀底一般。

「心川！」

「你快睡睡罷！」

「聽，那是什麼聲音喲！」

「唔，你快睡睡罷，天已經不早了。」

「我不能安心呢，我們再談一會罷！不知怎的忽然覺着悽涼得很！」

「那便少談一刻罷。……你想家嗎？想什麼人嗎？」

「不！總是無名的感慨罷了，我那裏有家呢？——只有在你跟前，我感着滿足。」

「但你却曾經有過『家』呵！」

「呵，是，總算自己命苦罷。……說來眞傷心，但我仍確定自己不曾做錯。你想花容也算出自名門，頑憨驕侈是無足多怪的；然而她總是她，我總是我，結婚兩年並未同衾一次！假使吳牧師和他夫人是我生身的父母，無論怎樣我也必

向他們直陳力圖正當解決；但我畢竟是他們的養子呵！——唉！咒詛他們，那些偷偷告訴我六歲後實的事的人！這裏一邊是自命為覺悟的我，一邊是大餐着「耶穌之肉」的他們，怎能有調和的餘地？要立卽脫離家庭罷？不特有幾萬遺產的引誘，和自立之難的追迫，實則他們對我的恩愛較生身父母還重逾百倍，也不敢冒然負心。要將錯就錯以終生罷？那末這一生還有什麼意義呢？——其實那時我尙未發見人類更光明的路，所以婚後的兩年，可算我有生以來所過的最苦悶最感傷的日子，——可憎的韶光呵，願你從我的記憶裏消滅！但屢屢教我出失望之海的，其時只有一個人，你也知道。……」

「愛你的饑女士罷？」

「是呵；但那時如玉自身還不知道，不過時常交談就是了。我最後的決心，是生於十九歲的春天，那時如玉來C省升學，我每天感到喪掉靈魂般的惆悵；同時義父以麥租同智軒的父親興訟，我儘窺破他的貪汚強橫；以前聽過對他的許多不名譽的傳說，才豁自悟到是事實。於是我深深覺得我自己生活的不正當，若長此無恥的過着，有何面目見神聖的如玉呢？那時你我相交已整整一年了，雖然那樣親密，但也未曾同你計議；只偷跑的前一天下午，對你有一次含糊的告別罷了。……」

「是呵，……一個事發後才覺慘然的下午，你冒雨到我家去的；那時他正穿上那個單袴呢。」

「什麼單袴？」

「天青色蘇布的；那年常見你穿着個那樣的，所以也叫靜人為我縫了個呢。」

「心川，你眞是個趣人，事事都含着詩意。」

「你知道，照我們彼此傾慕的心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事！」

「當眞呢，……呵！我不算白活了二十三歲，雖然，……」

「你走了後，牧師和夫人好哀傷呵！尤其是素菲姊哭得死去活來！」

「素菲嗎？」

「呵！」

但心川這個「呵」字是應得很勉強的，勉強到幾乎使眞情破露了。本來夕明在家時，離婚的謠言已經蜂起，所以他偷走後吳家知道勢難挽回，便轉悲為怒，盡力地咒罵。四鄉的人，除止於發見「買來的孫子不可靠」的眞理外，竟有進而慫恿吳家去捕回夕明來送官的。至關於素菲的話，更不可靠，她也是吳家的養女，幼時同夕明雖相愛悅，長大後却時相口角，花容所以終不以被棄為苦，立意守節，也是因有她作後勁的原故。夕明走後，為牧師建議入贅的日日有人；素菲正暗自喜歡個不了；這時的夕明怎知道底細呢？

「呵！明天定要給他們封信！……心川！我心裏的悽涼都變溫暖了，全身好像在遊雲中……『人』這件東西，固然有着許多該咒詛的成分，但也有好多是值得眷念的。心川，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着誰才對！」

「是呢，快睡睡罷，天可不早了！——你又說了這末多的話。」

什麼地方，鼠子砣砣地咬得作響；碎土窸窣地撒在承塵上。室中的蚊子又多起來了，在他們欲聾的耳旁，時而留下一聲微妙幽遠的弦音。……

「你看如玉到底怎樣呢，」

「我們並沒有交往，但我看鍈女士還是個多情的女子，待你也很親切的。……」

「是呵，她是女神，我願爲她犧牲一切！但我似乎該忘了她才好。……唉！我的女神呵！我想到你時苦惱便多了！我想到你時苦惱便多了！」

「你別多心咧！要知道人在病中的情思多半是謬誤的。你快睡睡罷！」

這時室中成了完全靜默的世界。

「心川！」

「唔——還沒睡着嗎？」

「你渴呢。——茶壺裏的水還熱罷？」

「讓我看看去——」

心川赤着身子，摸索到近窗桌子上的茶壺；嘗了一口還微溫，遂摸索到對列的牀邊，遞給了夕明。

（三）

是十幾天後的一個下午，心川倦懨懨地在窗外的梧桐樹蔭裏坐着；夕明睡在室中還沒有醒來。

天噢熱得非常，空氣中瀰漫着無形的火花。蟬兒都受了劇創似的盡力苦叫，山坡上不知名的鳥聲也充滿着枯燋的意味。空中沒有一點風絲兒，樹葉中卻有的獨自奇巧地擺盪着，像有什麼人的手指在暗裏撥弄一般。大地上的一切，都突然變性了，倘無意中偶一接近牠們，也感到一種炙烤似的拒絕；心是不動作也會大跳的，彷彿在沸釜上被蒸着一般。山後邊驀然有陰雲聚湧上來，黝黑而濃厚；在使人想到怕要整塊地跌下的鍋底色的邊兒上，有白白的羊毛，慢慢捲舒。

「齊先生！……才來的。」小僮由牆角轉過，把一封信和兩捲報紙遞給心川。

心川一見L大學的信封，便知是由鍈女士寄來的；並不遲疑，只憑着轉信者的資格，便拆漏封口，抽出花箋來看。

夕明知友：

自你離校，已過數月，因人事倥偬，未得寫信去慰你的寂寞，愧甚！愧甚！日前接到你給我的信，使我萬分慚愧；以人格學識如你的人，對我說出那般的話，真使我無地自容。可敬的好友！我只得把許多稱頌與讚美

帶着至誠的心願般奉還於你了。

你在C鎮養病最好，那裏是本省的僻縣，處萬山環抱中，空氣風景都佳。你的令友蓉君又是詩人，——你介紹過R報上他的幽月吟，至今很愛朗誦——我們研究科學的得與這樣的人相處，便不愁心情不潤澤了。上學期的成績，五月中才揭曉，你仍是居首位，我儆倖也略進了一點；唯你事事太努力了——只這次寫給我的「萬言書」，不知耗去你幾多心血！——所以身體才大大吃虧。望你加意保養，不要以他事爲念。再者我與高志的婚期近了，即在暑假後第二星期中。——本來定婚時因幾個友人的勸娩，事也匆急，未顧得聲告，諒你也不爲怪。——那時你定已痊愈，或肯來助導我們罷？

天熱，又忙於假前試驗，無暇多寫，請原諒！

如玉　六月十三日

心川看罷，一陣心酸，眼前現出個很大的黑黛，立即臥倒在樹蔭處的蓆子上；過了一忽，始覺得身下放熱，遂立將起來，把信叠好，裝入內衣的袋中。拆開了報紙，也無心細看，總覺一塊棉絮似的東西塞在胸中，連呼吸也不鬆閑。雲漸漸聚攏地緊了，悶雷帶着不勻整的音節隆隆地響起來。他偶一回頭，看見夕明正扶着門框打了個呵欠。

「醒了嗎？……這裏是纔來的報！」

「呀！只是報嗎？有如玉的信沒有？」

「沒有。我還特別問來呢。」

「奇怪！早就該來了，怎末一連四五天總盼不到？」

「是呢，想是受戰事的影響吧？不然，就是錢女士很忙。……」

「咳……夢呵！我的夢呵！」

「這幾天你臉上的神色好些了。」

「呵，身上也覺得好多了。……今日這雨定準能下吧！」

雷聲更緊地響起來，隆隆中時而突出一聲霹靂，焦急而憤恨；這種可怕的聲音，會使人憶想到萬丈懸崖突然崩落，活葬了轆轆的馬車上許多不幸的旅客的傳聞。飛掣的電光，像一條受驚的生物被什麼尾追着似的，在幽秘的雲幕中亂跑亂鑽。霎那間天上已佈滿了黯黯的濃雲，地面上的陽光已逃到望不見的境地去了。像預藏在牆外似的風，突然吹來，緊峭而微涼；遠近樹上的葉兒都沙沙地亂喊，像要乘機飛去。鳥雀都傾斜着翅子飛奔，只有輕靈的小燕兒風妙舞，像對世間的一切賣弄牠特有的技巧一般。空氣中衝盈着不勻定的清爽，錢大的雨點也開始滴落。

心川把梧桐樹下的蓆子捲起，帶到室中；又取了條長凳，放在廊下，與夕明並肩坐着。

一陣急雨過後，風也煞了；只有細細的雨絲，穩靜地落着，輕輕彈敲着院中的積水；這有着自然音節的調子，雖然散亂，却也使人心安。他們靜靜地坐着，忘掉了方纔的一

切，只看得人神，好久，好久，並沒談一句話。

「叮噹！叮噹……」隔院的鈴聲。

「沒你的課嗎，心川？」

「沒有……這大概是第五時的下堂鈴吧。」

沉默仍舊是繼續着。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心川！請你背幾首詩聽聽吧！」

「詩？也好。……背誰的呢？」

「當然是你自己的。」

「『在細雨敲窗的黃昏，
你獨自來叩我的心門；
我說：「你進來吧！」
因爲我熟悉你的足音……』」

「呵，這首我看過——不是感傷女神嗎？……請另背一首短些的吧。」

「『把我的歡笑取去了的！
你可是住在繁花的瓣中？
我低着頭，到處訪問，
他們說：「誰知道他的影蹤！」
你吩咐風說：「告訴他去！」
但風只會教着我嘆息。

• • • •

把我的心兒取去了的！
你可是住在清夜的天街？
我揩乾眼，仰頭細看，
月兒說：「他不會到這裏來！」
你吩咐雨說：「告訴他去！」
但雨只會教着我哭泣。

• • • •

我的朋友，我的愛人！
…………』」

「還沒完嗎？——」

「長着呢，方背了其一，這是散悲哀的天使……」

「算了吧！不知怎的每讀你的詩便想要哭了；你的詩每字每句都像出自我的心底——」

「竟然那樣嗎？你縱不患神經衰弱的症，想早已是個Sentimentalist 了！」

「誠然，我天性也是近於文學的，倘早向這方面努力？或者也有點成就了。只是我立的目標是太高遠了，太偏於時代性了，步調又過激，所以至於傾跌。唉……」

「你也別過於不自足了，夕明！只要兢兢業業做着人的事務向前幹，便算能對得住天地，不負此生了。所謂『成就』，也不過全人中的一點，偶爾彰顯到他人眼中罷了，那值得留意呢？我自從與你訂交以來，——呵！你還記得那個

月明之夜的誓言嗎——！便自覺無日不向着『新生』的方面走，多謝你在前頭的，在你我共同的路上也未錯引我一步！假使順利，你快要在L大學畢業，年紀還很輕的，一面治事，一面上進也不難，這一點兒症候，——總算我們的不幸吧，——不過一個小蹉跌罷了，何須灰心嘆氣呢？」

「呵！是呢，不過我常覺實在對不起你了，便常自嗟呀……你想你遠遠地出省教學，每年的薪水，大半補助了我；家裏雖不仰賴你吃穿，但你同靜人嫂的幸福生活也為我犧牲了，現在正當見了『我的收穫茫茫如遠處的輕煙的時候，』怎能無動於中呢？」

「那都是些小事；這樣的世道，出門帶家眷也太操心。」

天有點黑了，雨還是淅瀝淅瀝地下着；山坡的古寺裏又傳出沉沉的鐘聲，片刻的沉默後，夕明微笑着說：

「心川！如玉近來還練習作詩呢。」

「是嗎？作得好吧？」

「幾擧呢；有題為晨鐘的兩句是：『鏜鏜的鐘音！怎喚不醒我的國民？』我還為她介紹了文科幾個愛作詩的朋友，衡高遨、趙衛樵等，都是浮泛的愛國思想與戀歌的作者。」

心川一時怔了，沒說什麼，只含糊地應了一聲。

「心川！」

「唔——」

「在你我之間，可算洞見肺腑了，——我摯愛的密秘，對你也成了公開的談話。心川！你說如玉到底怎樣呢？」

「好人。」

「是的；她是引人向上的天使，歡樂真的天使，也是散快樂的天使。她愛我，她該永不去棄我吧？今午夢見她穿着淸明時節的月白袷衣，同我在學校的後花園裏散步，我幾次歡喜得要哭出來；臨別時她贈我一本洋裝的厚書，我略一翻弄，見裏邊夾着一枝極美的荼蘼花。我拈着花問道：『這是什麼表意呢？』她微笑地說：『希望之神』呵，與你五年相伴，任海枯石爛，也必為你成全！……」

他未及說完，心川早轉臉向一旁，用衣衫急揩着眼淚。

（四）

淸曉，薄霧還未散，天上襯飾着幾片遊雲，帶着成功後的倦意緩緩輕駛。洗過的環峙的群峯，青光襲人，倒立在澄清的池畔，靜觀牠們翠秀的黯影，便幾疑自身也在畫中。許多不知名的山鳥，滿流滿流地叫着，聲音的婉轉、淸脆，使人擔心到怕要中折；像受了驚擾似的，小草都醒過來，指尖上零零的水珠隨風拋撒。地上積水未乾，隨意吐出沁人肌膚的淸涼。紅日昇起了，熹微的晨光漸漸由屋山角爬到窗欞。

心川早已起來，把夕明汗漬的衫子洗好，晾在院角石榴樹與窗臺間的竹竿上；為夕明暫時替換，又開了箱子取出自己新買的一件洋布衫子來，順手將如玉的信丟在箱子裏。這時他敧在枕上，預備出歷史科的試驗題。

夕明醒了，將衫子披在身上後，纔發覺不是自己的；遂問道：

「怎麼，心川！我的衫子呢？」

「我爲你洗了，正在外邊晾着呢。——你昨天不是嫌太汚垢了嗎？」

「呀！謝謝你，但我是想找人洗的呵。」

「那一樣；況且那件衫子已經舊了，怕被人家不當心地洗破呢。」

這樣說來，理由便充足了，事情也就此掩飾過去，但其實說來，大原因還不止此，本來今年學校經費因本縣駐軍的剝奪，十分支絀，自開學來，便未正式發薪；一切零星花費，只暫時借貸似的向校長乞領，自夕明到這裏來，乞領的次數破例地多了，自己便有些爲難，上星期六纔乞得一元，除爲夕明買了雙襪子外，還有些白糖藕粉之類；今早到抽屜中一摸，見所餘剩錢已不滿三百了，以前衣服髒了，便命小僮拿到洗衣局去的心川，這次遂決意省下這筆費以待急需。

夕明一夜睡得很濃，精神較前清爽得多，洗罷了臉，喝了方溫的半盃藕粉，便走出屋門，立在臺階上深深地吸了口氣。

「『夜雨洗煩囂，曉風盪清穢，……』心川！今天我愉快得很，若你工課不多，我們出城遊一回吧？」

「好吧，早飯後只有一堂歷史，下了堂便陪你去吧。」

心川隔着窗子回答。

• • • •

他們緩緩地走着，出了C鎮東門。

雨後的山巒，更幽麗了，日光從薄紗中瀉下，照着崎嶇的嶺谷，幻動的影光，似欲引人追逐，處處的園林，綠點點的葉兒隨風招展，時而在疏忽中露出黃金色的果實，較遠的依然是畫中的景物，不過敷着的色彩較前濃重些罷了，蛇也似的澗水，傍路流着，偶然漲了很大的聲音，振激兩岸的石岩；混濁的顏色，會使人錯想這道小河是從前不曾有過的。菜、麥都已收割了，勻整的稻苗都長得及膝；時而有帶草笠的農夫的歌聲，嘹喨閒適地出自田間，久困在室中的夕明，被這種突如其來的奇景所驚，一種感慨的心情，倏然臨到了他，使他輕輕地嘆了一聲！

「噯呀！心川，今日的C鎮，不是我騎着蹇驢初來時的C鎮了！……韶光呵！澗水呵！『逝者如斯夫』！」

心川略應了一聲，低吟着長恨歌向一處青林走去，夕明若有所思地在後邊跟着；不久便到了青林的蔭裏。

「『蜀江水碧蜀山青，』……呵！在這裏坐一忽吧？」

「好！心川，你別背了，不知怎的我一聽到關於愛情的詩詞，便憶起如玉來，像昨天下午你一背到『我的朋友，我的「愛人」，』我便不敢再聽了，其先使我這樣的只有最摯切的情詩，近來則看去花呵，月呵，鮮亮的衣服呵，便是一

草一木，都會引我想到她。方才出鎮時，行經北十字路口，驀一擡頭瞥見染房門口立着的女子，我驚詫地想：『那不是如玉嗎？』她將踏進門中時，纔看見她還裹着兩脚呢！一到鎮外，便想起初到這裏時的情景……出醫院時的情景……離校與如玉作別時的情景：啊！眞無奈！寬心點想，像我這樣自勵的人，目的豈難達到？但……」

「但——怕終於不能達到吧！」心川心裏想着，歡悅的臉色立卽嚴正起來，無意中露出種不可解的哀愁；忽然又勉強笑着說：

「好吧！我們胡亂談着，混混心境吧。」

「是呢，今天精神還好，另背些村農風景一類的詩開開心也好……」

但他們却沉默起來了。

蟬兒悠閒地唱着，尖銳而清越；草叢中年青的叫哥哥，也鼓起全副的精力與他爭雄。去此不遠的一灣蘆葦，密菁菁在日光中立着，饒舌的清風，不時帶過牠們索索的耳語，和寄居其中的青蛙的歌聲；引起人一種悠淡遼遠之思。幾株弱柳，溫順地排在岸旁，有的彎下身子像要使散披的短髮蘸沐點溷水一般。

過了一會，他們相約到彼岸的果園中去；到了那裏，飢饑似的買了些李子，蜜棗來吃，出園時又裝滿心川外衣的一個口袋。但這彷彿是此次出行的目的一般，就此便逕回了學校。

進了臥室，小僮提着一壺開水走來；心川坐在桌旁構思，夕明早疲倦地躺在牀上了。

「心川！你今日沒有詩思嗎？請你把牠寫出來！」

「我正想動筆，請你先自己靜靜休息一會吧！」

「我想喝開水呢——白糖在那裏？」

「書架上的完了；那一包在箱子裏，請自己取吧，這裏是鑰匙！」

夕明開了箱，最惹眼的是寫着自己名字的信，遂驚疑地取出來細看；心川這時也發覺了，慌遽地瞪着兩眼，放出追悔莫及的悲喪的光來。他彷彿忘掉怎樣處理目前的事，只痛恨着自己不該這般粗心。

「夕明！請不必看吧！」

實在的，這時的夕明，已應聲倒在牀上了。

（五）

相距不過四五尺吧，他們的牀在操場的一角，幾株大槐樹下。

本來他們已在室中脫衣臥下了，但過了不久，夕明總固執着要移到院中睡，好消享一回C鎮的夏夜。十幾日前他們早有這種計議，只因心川怕他受涼終於把他勸阻住了。但比那日更懇切的勸阻，今晚也失了效力。

他們躺在新設的牀上，暫時忘掉刻刻縈繞在腦中的一

切，悠然若有所會似的，各抱着溫和的沉默。

夜慢慢地挪動她的脚步，輕悄而靜謐；從星光的閃閃中，從林葉的轟轟中，從滴得滴得的心脈中都可以發覺。憔悴的明月，悽惘似的放射着柔光，幾欲露洩出無限星天的奧秘之底；幾縷由林葉間射來的，正照在夕明的頭部，顯得他的面目，彷彿怪異的雕像一般。大地上是霜一般白，襯着叢草茂處幻動的黑影，使人起一種曠原中的森然之感。深黑的叢樹，辨不出柯葉來，只像一個傘形的圓蓋，被蠹蟲蝕上些孔隙殘缺的。——那侵人的涼爽，便細雨似的由這些孔隙殘缺處漏下。他們半裸的身上，微風不斷地流過，由此而生的感覺，不像纖指的撫摸，而像兒時盛夏中躺在午後沙河的淸淺的水中，任其沖拂一般。……夕明仰臥着向星空深處望了好久，忽然略一轉身，輕輕地嘆了口氣。

「夕明！現在好些了嗎？」

「唔。」

「想吃點東西吧？不餓嗎？」

「不。」

沉默仍舊繼續下去，彷彿靜守着這夜景怕被人類去一般。一隻覓食的蝙蝠，飛繞在槐樹的左近，銀灰色的空中，時而出現着幻異黝黑的線弧。

「心川，那日的夢實現了——」

「實現了？」

「唉！空虛也悲慘！……心川！你說怎樣的人纔算不枉一世呢？」

「我想是曾盡量飲過痛苦的酒漿的人；那終生並未用舌尖舔過的，固然不配算；卽使那淺嘗輒止的，也不能把捉住人生的實際。『哀慟的人有福了。』是的，當那『散悲哀的天使』用盡心機兒弄你以後，見你終不失敗時，他才肯伏耳告訴你宇宙的密祕。」

「很對！你使我好驚心呵！不過我以爲還不止此：心川，現在的我，可算沒半點繫念的了，而且向着足前的黑淵凝眸也毫無懼心；但一想如果就此死去，心頭總覺有些遺憾！」

「你何必胡想呢？你的病也不怎末樣。」

「唉！『人呵，趁還能想的時候，多想一會吧！』心川，你愛我的心，可算無微不至了；——我初到世間便沒了母親，或者你就是她的化身吧？以前我被戀愛的烈焰烘爍着，看不淸你的面目，現在覺得這世上惟有你是第一個愛我的人，也是我第一個該愛的人。——只是太遲了。心川，你不必再委婉地慰解我，我深知自己將要到命運的最終了；但我還很滿足。……總是不可言說的，心頭終覺有些遺憾！」

「當然的，唉，薄命的青年，不特你平生的抱負未展，卽最近的期望的目的也沒達到！……」心川的語聲有些哽咽了。

「不！不！不！完全不是因着這個，所謂抱負固然也曾有過，但現在想來，也不過一時的野心罷了；至於戀愛呢，不過是生活中的一部份，我正悔恨着不該爲一點，犧牲人生的全部呢。」

「那末，到底爲着什麼呢？」

「我只覺有些『愛』還未施給人類，是個絕大的遺憾。——但『時機』已與我無緣了！」

「是呵，只有努力地愛人類，是消除那一般人所視爲永不可滅的悲哀的方法。」

「是，……人生本不是苦的，不過『這時代』所賜與我的只是缺憾罷了。——我真不該向牠要求過於牠所有的！醒後的現在很以爲幸的，是醉狂中仍舊保持着本色的自己，未曾稍用不長進的方法去弋取我的心願。我這樣的寡蹇，大該是我致敗的根由吧。但我却要以此自慶。心川呵，「悟」是人世間最可貴的，拿生命來換也算值得。那最大的覺悟，不像那絲沉沉的螢火，而像那明皎皎的太陽，是宇宙奧秘本身所發的輝光；直接照射到人心裏的，便終生有一回也盡自樂了。呵，愛呵，對於人類的愛呵！我該怎樣稱頌你呢？心川，我的運命雖然蹇澁，但可算受盡人類的深恩厚愛了！」

隔院人家的簫聲，清切切地被微風送過，幽咽的哀音與蕭蕭的葉歌相吞吐。心川覺得有些涼意，伸展了被單遮住自己全身，又叫道：「夕明，睡好吧！」但夕明彷彿沒聽見一般，只略一轉側，便靜靜地躺着，胸部和兩腿仍赤露在被外。——他這一轉側，分明是爲變換他耳的位置，使易於承接隔院的簫聲。

「心川！這是『第二次』祝賀的樂音呵！」

「怎末？」

「忘了嗎？那年七月間的月明之夜，我們立在清夜的溪隄上對秦晨宜暫時，不也曾聽見遠遠地笛聲，你說那是爲我們祝賀的樂音嗎？」

「呵哈！你的記憶力真好。不過笛聲是清越的，簫聲則太感傷了。」

「清越，是祝賀快樂的開始；感傷是祝賀悲哀的完成；你知道我們要永久分離呢！」

心川伏在枕上哽咽地哭着，簫聲更加清切起來，宛轉而抑揚，彷彿有意催助他哀哭。

「心川，你哭嗎？」

夕明問了，但未曾聽到回答。

「心川！你何必哭呢？唉……」

「夕明，你睡睡吧！今晚你太興奮了，白天又沒曾睡。」

「好吧，但現在還一點不瞌睡呢，只肚裏略有點疼。」

「怎末來？午飯晚飯都未喫。可不是餓火燒得嗎？我爲你按摩一回吧！」

「不用，不要緊的；怕是吃李子多了的原故。」

「那末，自己把被子蓋好吧！」

語聲漸漸沉了，他們都略有點睡意。一片烏雲，輕輕掩住哀傷的月影，大地上立時昏暗起來，使人想像到死國的幽暗與淒寂。慇懃的微風，還不時流過他們的面部和短髮，彷彿提醒他們以這時間的可貴，要忍住朦朧努力珍愛才好。隔院的簫聲，不知什麼時候已停止了，只有不倦的衆星，向草間灑牠們的清淚。

「心川！」

「唔。」

「你記得初交時你介紹給我的天才詩人蘆素嗎？你知道我那時心靈之脆弱阿，只為他是二十三死了的，便不認不識地為他不幸的運命慟哭過一場。唉！誰知那時的淚，正是為自己流的呢？」

「唉！無情的世界呵！……你讀過胡適的姪兒思永的遺詩嗎？記得他死時也只二十三歲。」

「唉……我豈敢和人家比呢？他們在這世界上已有一點子成就了，只有我是『虛生一世！』……唉！將永不得再愛的人類呵！」

語聲更低沉了，彷彿沒有談話只有思想一般。這時他瞥見一顆流星，從無限的空中，闖入地球的氣亮，留下一道短短底幻美的火光，倏地便不見了。

「呵，我的一生，也是那樣的吧。」他睜着半閉的倦眼這樣想。

（六）

大概是近午時分了，室中寂然，窗外的雨低低地哭着。

夕明躺在牀上，睡夢中時有囈語；但據醫生說，病勢已輕減多了。本來他前天吃了幾枚李子，腹中便覺不適，夜裏又露宿受了涼，所以次日黎明時，便周身發熱起來。昨天下午請了本鎮的醫生來看，說是十分危急；服藥以後，幾乎出了整夜的汗，睡得像泥塊似的。今早熱雖未全退，但已不像昨天的昏迷了。醫生走後，校長和別的教員也來看問，擾嚷了一會，他們一走，他又沉沉地睡着了。心川從昨天請了假，至今仍未上課；夜裏共睡了不滿兩點鐘，清早又照應醫生和問病的人，現在也疲憊極了。夕明睡後，又坐在他的牀邊守護了一刻，看着他已睡熟了，遂回到自己的牀上，躺下稍息。

夕明微微轉身，夢魘似的大呼了一聲，遂後緩緩地吁了口氣。

「母親呀——」

心川起來，走到他身旁坐下。

「謝謝……教我……這是那裏？」

「夕明！」

夕明突然驚醒，眼中放出驚訝悲哀的光，向心川端詳了一會，放聲要大哭。

「怎末？夕明，我在這裏！」

「是呢。……方才彷彿在L校的後花園裏玩，來了個女子呵斥我說：『看你是個什麼樣子，還配立在這裏！』我低頭一看，腳下是一個徹底澄明的小河，正在看時，被她一把

推下去了！……我心裏想「她不是如玉嗎？」我浮沉在浪中，喝了幾口苦水，肚裏隱隱地作痛，……這樣漂了好一會，大聲呼救，轉覺自己仍立在岸上；有個陌生人緊緊握着我的手。

──還沒請教貴姓呢，眞失禮！

──那不必問，我們是誓共生死的；你把我這身天青色的衣服，印到你的心裏吧！

我一聽這話，幾乎要哭出來，我說：「謝謝你！但這是那裏呢？」驀地被你叫醒了！……唉！好苦呀！」

「現在肚子裏不疼了嗎？」

「疼呢，比昨天差了。……我想喝──」

心川走到桌前，放了些白糖在茶杯裏，又倒杯開水；帶着欣喜似的慇懃，端到夕明的枕邊。

夕明喝了，又沉沉地吁了口氣。──這該是他悲苦的靈魂暫時放下重荷後的喘息吧？他的顏色也舒和了，窗外的雨低低地替他哭着。

「心川！」

「還喝嗎？」

「不……我想你該很乏了，也睡睡去吧！」

「不乏；今日倒很爽健呢。」

「那樣嗎？我心裏也很平穩，請不要過於操心吧。如果考試的事用你幫助，你還是不躭誤的好。總之：你千萬不要爲我傷心，我現在極其滿足。

「好，校長已准了今天的假了，明天再上堂吧。關於我的一切，請你都不必掛慮！」

「呵……我自幼便遭困厄，曾未領受過人間無上的母親的愛；稍長後，雖承人家好意地教養，但只像卑賤的花苞，被移接在大樹上去的，生命中的愛脉，終感着澁滯。只從你我得着無所爲的不計較的母親似的深愛，呵！爲此，我敢大膽地告訴世界說：『我現在更清楚地認識你了！』……」

夕明說完，忽然疲倦似的閉上了雙眼。心川懸着憂傷憔悴的臉，默然無聲。

「愛呵！友誼的愛呵！願你的光輝，普照着世間。」停了一會，心川回答似的低吟着，但夕明已經又睡着了。

心川回到自己牀上憩息時，什麼地方，午雞正叫着。

• • • •

急急地放下飯盌，心川回到室中，見夕明仍酣睡未醒，遂放心地坐在他的旁邊。外邊的雨早已止了，透明的薄雲雖未散，室中却較午前明朗了好多。他注視着夕明瘦削而紅暈的臉，呆呆地出神。

「母親！我……」

夕明又喃喃地說着，手臂略一移動，觸着心川的右腕，緊緊地握着，又慢慢睜開了眼。

「是個夢嗎？」

「那裏有夢呢？」

夕明閉了眼，又睡着了，手還是緊緊地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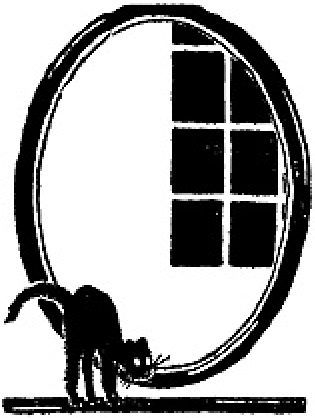
「愛呵！友誼的愛呵！願你的光輝，普照着世間。」心川重複這樣想着時，不自覺地幾滴熱淚滴到夕明的手背上。

透明的薄雲漸漸地消散，露出的不改故常的天，依舊是碧青青的，不過更清澈了。倘在微弱的太陽光，穿過雲縫靜射在窗紙上，像有人贊助心川的祈願一般，來對他作證。

一九二六，六，二八，三原。

火腿與青鹽橄欖

覺先



我在高小將畢業的時候，我祖母正熱心着為我擇業的事。她在那時忽然一變了以前溺愛我的態度，幾乎可說有些虐待我了。她每天要我早起，起身後就命我掃地，一直從樓上掃到大廳上，從書房掃到灶間裏。午刻從學校裏回來吃飯，飯後的餘暑也不肯給我浪費掉，她命我洗水煙筒，並指示我刷煙管頭的方法，如何換水，加多少水纔能恰到好處。放晚學回來她也沒有好點心給我吃，祇有一塊薄薄的糖糕。我不嫌祖母這樣虐待，我知道她的一番苦心，她要我刻苦自勵，她故意要把家庭商店化，好使我適合於家庭以外的環境。那天我娘舅到我家裏來，祖母慇懃地懇他荐我到本地一家鎮莊裏去做學徒，這些話我都聽得的。

幾天後，我娘舅來報告已經成功了的消息，說是鎮莊裏的經理先生見過我幾次，他很歡喜我說我聰明，極願收我做徒弟。不知怎的，我祖母聽了這佳音，非但沒有一點笑容，並且把做學徒的事也回絕了。

這時正是實業救國的聲浪最高的時候，年老如我祖母，沒有受過教育如我祖母，也似乎多少受了這潮流的影響。還有兩層有力的理由：一是我的表叔現在做了工程師，每月有二百元的收入，生活很豐富；一是我優美的成績，平日每種功課的分數都在八十分以上，畢業時可望名列前茅。大概就是為了這兩種緣故，祖母認我有可造就的人才，有實現她的希望的可能，決心送我到杭州實業學校裏去。她命我趕快把功課準備起來，掃地、洗水煙筒這些工作，她不許我去動手了。

聽了這消息倒使我有幾分不樂意。我自幼不曾出過里門一步，至多到離鎮十餘里的鄉下去掃墓，這就算是最遠最遠

的旅程了。這時祖母要我孑身到這離三百多里的無親無戚的杭州去讀書，在我想來比在本地鎮莊裏做學徒不知要苦上若干倍，而且還有慈祥的祖母，親愛的鄰居，日日相見的學友，晨夕不離的遊侶，此外還有家鄉的景物，在在足以使我流連的，我眞捨不得一天離開。但是，爲了自己的學業，爲了自己的前程，不得不捨棄一切，終於與家鄉分別了。

• • •

時光飛馳地向前奔去，不覺已是年假時候了。考試已經完畢，就是必須聽的校長先生枯燥的訓辭，也已聽過了。遠離家鄉的游子都似害了思家病，紛紛把行李挑到火車站或輪埠去，一刻也等不及停留。我呢，非明天趁早車不行，否則，火車到K城接不着開到家鄉去的輪船，與其在K市齷齪的旅館中宿夜，還不如逗遛在有西湖的杭州。

午餐還有一個半鐘頭，我就在校園中找一處清靜的坐位，獨自坐着默想。我記得初離家鄉時，是陰曆的七月十八日。那天晨光熹微的時候我就起身，祖母早已吩咐僕人預備着麵，挑行李的上夜就僱了的。我潤濕着眼睛向祖母道別，請她保重身體，請她不要念着孫兒，一切我自己會留心的。她默默無言，頻頻點着頭。她心中好似懷疑着，十多年不曾有過一次分離，怎會有一天要離別的。她又摸着頭頂，所有的頭髮全是假髮，頓覺她自己已有了一大把年紀，正所謂「風燭殘年」，不知這次是生離還是死別！我隨着挑夫走，她隨着我走，過大廳時，我回頭偷眼一望，她一雙四面起了皺紋的老眼中正瞻着兩顆大淚珠。她一直送我到大門口，到這時她纔對我說：『金牛，你這是第一次出門，這次又是遠去數百里，在外邊究竟不是家中，那裏事事物物能安排得週週到到？各事均得自己好好注意！信也須得多多寄來，免得我在這裏懸念！……』鄰家的人聽得我們的話聲，都特意起床來相送，他們一面勸慰我的祖母說：『杭州是一處好地方，就是游玩游玩也値得去一趟，何况去讀書呢！金牛官又用功，又精細，一切不用你老人家操心，儘可放心！』一面卻向我說連續的祝語：『順風，順風！……』

將離家鄉時，我祇覺得惟有故鄉是美的，惟有故鄉的朋友纔有如此親愛，在杭州一星期這成見就打破了。同學們都是四方飛來的孤鴻，一見了就異常親熱，名片互相遞來遞去，各人把家鄉帶來的食物公開起來。我們同去買書籍，購文具，我們還牽着手去游西湖。西湖啊，眞是一處仙境，又美麗，又幽靜，我們的家鄉那會有這樣的好風景！可是幾個月住下來，我又有些思念家鄉了。

使我思念家鄉的還不是因爲家鄉的景物，學友與游侶，實在是因爲慈祥的祖母與仁惠的余伯母。她們倆，我在校中半年，簡直找不出同樣的人物可以代表她們的慈惠的。

祖母，我還是稱她母親吧，這稱呼於我更爲妥貼些。我三歲時我的慈母就背我去世了，就全仗祖母提攜教養起來。

我常伴着她睡，她注意我的寒暖，我半夜把被打開，她重復爲我蓋上。她在我枕邊放着一個五彩洋鐵匣，匣內不絕地安放食物，有時還特地放着去核的黑棗，中間嵌着胡桃肉，說是吃了滋補的。她知道我歡喜吃肉，就每餐預備肉，她知道我吃魚怕骨頭，先出去了骨頭留着給我。她已不能縫衣製鞋，便打發人家給我做，從不使我有一天要喊沒有了什麼東西。她寶貝我到極點，就是人家給她萬斛明珠，也不能換易的。我來校時一切行李也都是她給我準備的，自被褥以至微細如牙粉，也沒有漏去一樣，而且還在我的箱子裏放幾包糕餅。她把整個兒的心都放在我的心上，我親受着這樣隆重的恩典，就是要我忘也忘不掉的！

我幼時有一樣奇怪的脾氣，就是厭惡理髮店，到這種店裏去比到牢獄裏去還要恐怖。我祖母多次責我，我總不理會，所以我的頭髮常常蓄到很長，有時竟會和野人一樣。我的鄰人余伯母常注意我這點。她是做縫工的，除有一手好針綫外，還會給女人修面理髮。她見我的頭髮長了，抽出工夫來給我剃個白白頭。她給我剃時很細心，很週到，又能體貼我的心意，所以同樣一柄刀，在剃頭匠手裏與在她手裏顯得有粗野與柔和的分別。每到星期日，我又常與同學們到郊外去，估據了一座坟墓，當作天下第一關，由人家來襲擊。有時對方來勢兒猛，我就被他們從關上拖下平地，常致破衣斷鈕。回家時深恐祖母見了要責駡，往往先在余伯母家補綴好。她總替我補得沒有一點兒破綻，從未被發現過。爲了這些，我在校中時時念着她，因爲校內供着的理髮匠是專給學生們私帶香煙的，對於理髮的技術太不高明；門房旁邊的江北窮縫婆補綴衣服，時把破綻全露在外邊，而且時將小洞弄成大窟，要好多幾個錢。

在寂靜的校園中，我腦筋中不住地盤旋着這兩位恩人，她們待我實在太厚，我不知怎樣去感謝她們纔好！明天我就要動身回家去，在當天的下午四時我卽能與她們相見了。我若能帶一些禮物去，一定能使她們開顏，並不是禮物的可貴，我不曾忘記她們的恩典的心情，她們當然能了解而得到若干愉快的。於是我追想她們平日的嗜好：我祖母喜歡吃火腿煨鮮肉，我家每月總吃一兩次的；余伯母喜歡喝青鹽橄欖茶，幾乎一天也少不了：火腿與青鹽橄欖，杭州正有上好的出售品。

午後我一逕往清和坊去，揀了那家著名的南貨店，買一塊火腿，是全腿的精華「上腰峯」，買四斤橄欖，是頂頂上選的。

· · · ·

輪船在運河上行駛，她似乎知道船中載着一個初次返家的歸心如箭的青年，軋軋的機器運轉聲格外急促，船尾吐着一大片白沫。過了幾座大橋，轉了幾道灣，從裸枝的桑叢間透露出寶塔的尖端，我知道故鄉就在眼前了。船一抵埠我就

將行李委托了腳夫，飛步奔到家中。祖母很康健，她正在喫鴉糖，見我回來，臉上現着不可描寫的笑容問我餓不，一發已吩咐人去買麵了。她問我路上的情形，她問我學校裏的起居飲食，她也問我功課的難易。因爲我在一星期前就告訴她我的行期，她問我的話也似乎已經準備了一星期了。她凝視我的面孔，撫摩我的臉頰，說我倒比以前肥胖一些，面色也紅潤了不少。她的眼睛中現出無數道快樂的光。

腳夫將我的行李挑來了，我趕卽從網籃中取出這兩件禮物來。我先把火腿呈在祖母面前，紅地金字的招牌紙在夕陽的照映中放射出閃耀的晶光，顯示這裏面放着一件珍貴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孩子懷着深情厚意帶來的。她含着笑接受這光榮的禮物，這愉悅的情狀，還是自我了解人事後第一次看到。她將包兒打開，取出這塊火腿交給吳媽，要她到肉店裏去切做兩段，再買半塊鮮肉，與一塊火腿合燉，當晚就要吃的。祖母還預備着幾樣菜，她知道我在學校裏沒有好菜吃，今晚她就想把我幾月來枯澀的胃滋潤滋潤。

橄欖的包紙已經破了，能够從破洞裏一個一個漏下來。我找了一個大香煙匣裝盛了一滿匣。餘下的幾十個留給小妹妹。我上次動身時她還在酣睡，及到醒來不見了哥哥，她整整哭了半天。這幾個橄欖就酬答她半天的眼淚的。她這時到表姊家去玩了。祖母說她半年來長成了不少，不過還是像以前那樣愛頑的。

祖母先前滔滔不絕地問我，後來也問不出什麼話了，我也如此，未見時想有許多話要講，見了面太愉快，就似一片洪流爲一條堤埂所阻止了。我趁了晚餐以前的光陰，就捧了香煙匣到余伯母家去。

我祇在門上碰出一點聲響，還沒有打開門，余伯母已在呼我的名字了。我知道這是我妹妹廣大的宣傳的效力，她早就把我回家的消息報告給鄰人了。余伯母見了我忙與我招呼，命她的女兒巧姑去泡茶。她問我西湖上的風景，靈隱三天竺的大叢林，秋季進香的熱鬧情形，她多年來虔誠地想去燒香，爲了經濟所困不能實現她的夢想，所以她問得極其詳盡。我竭力爲她講述，終是不能週詳，就在這時我把這匣橄欖遞給余伯母，好像西湖上的秘密就裝在這裏邊。

余伯母還是在給人家縫衣服，工作台上堆着不少衣料。巧姑已能幫助她，還有兩個學習縫級的姑娘，也能做一些簡便的工作。這兩位姑娘是和我同住在一條街上的，所以都認識，一個是雜貨店裏的雛寶，一個是飲食店裏的阿梅。她們幼時都曾和我踢過毽子、捉過迷藏，現在都已長大了，行動也拘束起來，能在臉上現着嬌羞，也明白說話的分寸，不比那時頑皮地和男孩子混着嬉笑。這時她們已不肯和我直接談話，當我與余伯母說長道短時，她們在中間插幾聲。

巧姑把茶泡來了，余伯母向我道了一聲謝，就把匣子打開，在我的茶杯裏放了兩個，三個姑娘也各人分得兩個，她

自己也拿兩個泡了一杯茶。她喝了一口，說道：「杭州的究竟不同，比較這裏的清香多了。」

已是向晚的時分，室內逐漸黑暗起來，我恐怕祖母等候我吃飯，就向余伯母告了辭。我匆匆走到家裏，在大廳上和我的妹妹碰了一個滿懷，她纔從表姊家裏回來，知道已經返家，就奔出來見我。她沒有受驚，抱着我不知喚了多少聲哥哥。她的眼睛掙得鈴一般大，望着我的面孔細看，似在比較我有否變化。我快樂得不能說話，不住拍着她的背。待我們來着手走進去，許多菜蔬已放在桌子上了。祖母要我努力加餐，選擇幾塊最好的肉放在我的碗裏，夾下一大片肥而無骨的魚舖在我的飯上，這樣是時新菜，那樣是杭州所沒有的，又一筷一筷夾過來，堆得我的飯碗上看不見一粒米。一剗飯堆着的菜蔬就會溢下來。在我吃來沒有一樣不是新鮮有味，而我祖母只說火腿好，不是上好的「蔣腿」決沒有這樣鮮嫩。她每吃一塊必贊美數聲。

· · · ·

在天倫的歡樂中，殘冬與新年轉眼就逝了，我不得不離家背井到學校裏去。這年暑假我和祖母商妥，因為學校裏英文太不注重，在省教育會附設的暑期補習科英文組補習。補習完了又入學校，一直到年假的時候纔得回家。

我帶回去的禮物仍是火腿與青橄欖，一則我以為此外沒有更適當的東西，二則她們已有一年不曾嘗味這些了，諒來不致因此失去她們的歡心的。

到了家中，我愉快地叫着祖母，她遲疑了一會纔答道：

「是金牛嗎？你回來了？」我說是的。她張大着沒有光的眼睛，移動着遲鈍的眸子，向着我說話的地方望着。她要我站在她身邊，她捏着我的手，摸着我的面龐：「你比去年還要肥胖一些嗎？你比去年還要紅潤嗎？我是看不見你了。前月初二的晚上，發了一個極重的寒熱，冷時顫得床也搖動，熱時說了許多囈話，等到病愈，眼睛的光明就如一片烏雲掩蔽了青天似的失去了。醫生說，虧得損壞了眼睛，纔得保全性命。這話起初給我一些安慰，但是實際總是痛苦的，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你想，多麼心悶啊！」

聽了這話我心裏愁苦到極點，卻仍用着久別重逢的愉快的聲調向她說：「托天的福，我親愛的祖母，我還要你的招護哩。你祇盲了眼睛，你的心是盲不了的，你正好為我出精審的主意，我一生的幸福都在你身上。妹妹已漸漸長大了，她能夠幫助你；我也已有了相當的年齡，不久就可以娶了孫媳婦來侍奉你。」我將火腿放在她手裏。

「還是火腿嗎？是不是蔣腿？」

「是的。」她已把包紙打開，手上觸了許多油膩。我替她揩乾了。她要我將火腿交給吳媽，燒一半，留一半。

我把青橄欖裝在一個洋鐵餅乾匣裏，送到余伯母家去。余伯母戴了眼睛還看不見我，還是巧姑說明了她纔知

道。巧姑向我說：『媽媽一年來眼睛壞極了，三尺以外辨不出是什麼東西，若不是戴了眼睛，生活也無從做起。』

余伯母吩咐巧姑泡茶，一切都和去年一樣，只是少了順寶和阿梅。我心裏有些懷疑，也因爲是好奇心，所以問余伯母道：『順寶妹妹和阿梅妹妹那裏去了？他們的學業已經滿了嗎？』她答道：『年輕人沒長心，學了一半就拋棄了。』

巧姑已長得異樣長了，面貌也生得非常俊俏，她不僅身裁高大起來，她的心也長成了不少，舉動與態度都表示出深諳人事的模樣。她跟着她母親的話說：『什麼有長心沒長心，自己幹出沒臉的事，那裏敢到這裏來露醜！現在家裏都有人陪伴着，落得享享清福，誰還想到引線頭來討苦生活做！』她說了這幾句譏誚話之後，又向我說道：『金牛哥哥，你大概不會知道吧，順寶出嫁了四個月就生孩子，阿梅沒有出嫁已伴了丈夫共同生活。』

余伯母見她女兒把這兩位姑娘的醜事說出了，爽性說個明白：『這也是沒法的事啊！一雙年紀輕輕的男女住在一間屋子裏，那裏免得了這種事。在那時，他們還計較什麼利害，顧什麼名譽，所以順寶還多少可以原諒的。阿梅眞苦哩！她父親在家中抽頭聚賭，沒有大力把鎮，警察流氓都去借錢，要飯喫，要酒喝，她父親不勝其擾，纔把女兒去獻給巡長的。』余伯母究竟大了些年紀，世界上的事看見的多，聽得的多，對於被社會蔑視的人予以原諒與同情，竭力爲她們開脫。

我把談話岔開了，談談杭州的情形做個結束，就回家去。

在大廳上我遇見妹妹，她跳跳躍躍到我的身邊，我卻罵她：『你爲什麼這樣糊塗，祖母盲了眼睛這樣大事不寫信來對我說！一天到晚在親戚同學家裏玩，不知照顧照顧祖母！』她哭着說：『這是祖母要我不對你說的。』

祖母自眼睛失明後，用膳時碗筷須放得整整齊齊，菜蔬排列成一字式，每餐必須向她說明第一碗是什麼，第二碗是什麼，……她纔能吃飯，還要用手去幫助。我選了兩塊最好的火腿放在她的飯碗裏，常常被她撥在桌上，我屢次替她重放在碗裏，她臉孔漲得紅紅的，心裏自有說不盡的悲哀。她說道：『金牛，你看，眞不方便啊，比死相差幾何！七十多歲的人，倒不如我抱你三歲時的你了！』

我聽了她的話，想到去年的此時她夾了許多菜堆在我的碗上，不禁淚潸潸然滴入碗中，把剩下的半碗飯變成了粥。

• • • • •

這年假內，因了祖母雙目失明，家庭中蒙了一層慘淡的色彩。我總是強顏歡笑的，有時故意要鼓動起一些融樂的氣象，終是徒然。在我祖母心中，她雖因有我在旁引起若干歡喜，但總敵不過她的黑暗世界所生出的悲哀。她常常嘆，怨恨這樣痛苦的生命，生，在她想來簡直不値分文，死，倒是極理想的樂事。我屢次對她說：『人在少年時代常常是一個絕端的個人主義者，一味爲自己享樂，到了年紀長大，就把身體與精力供獻給兒孫與社會，自己甘心去受苦，取用社會酬報的一小部分，一大部分仍還之於社會。惟其如此，人生纔有了生趣，比如你在還兒女債，我們將來也要去還的，

債不還淸是多麽可恨的事啊！」這番話於她似乎頗有一些效力，在臨別時我也這樣勸慰她的。

學校裏的功課這年特別繁重，除在教室裏所授的理論外，還要實地去學習技能。暑假時，校長分派我們到大公司裏去實習。到了可以回家時又是殘冬歲暮的時節了。

不用說，這次我帶回去的又是火腿與靑鹽橄欖。我將火腿交給我的妹妹，叮囑她用平日的煮法與鮮肉同煮；另外再做幾樣菜。橄欖，我裝在一個印花的餅乾罐內，送到余伯母家裏去。

余伯母的工作台旁邊放着一隻搖籃，一個纔一個多月的嬰孩睡着，面孔上雖出着許多紅點的小疱，輪廓卻是一個美不可言的輪廓。我摸摸他的新剃去胎髮的小腦袋，我抖動他的嫩白的面頰肉，我覺得很好玩，不加思索衝口而出地問道：「這是誰家的孩子？」

「這是——」余伯母吞吞吐吐答道：「這是我的外孫呀。」她向着坐在對面的女兒瞪了一眼，好似在責怪女兒去年批評順寶與阿梅的事太苛刻了。

「巧妹妹已招了女婿嗎？我沒有來賀喜呢！今天正好，我來道個雙喜吧！」

「本來想寫信來請你吃喜酒的，知道你在學校裏功課忙，暑假也不能回家，所以寫了一張明信片又不寄了。」

巧姑去年的活潑，去年的狡黠，都已隨着歲月的奔馳消失了。她默默無語的坐着。她聽得我們的談話，臉紅着臉，低下了頭，一針來，一針去，祇管縫綴。

我知道有了冒失的地方，辭了余伯母，回家去看看妹妹有否如我的囑付把菜蔬做好了。她在大廳上等我，見我回來就急忙地對我說：「巧姊姊的孩子你見嗎？他們結婚後不到四個月就生孩子了！」

我正自悔太冒莽，在余家問的話太冒昧，以致使人家多麽難堪；回家又聽得妹妹談起這事，我有些惱了：「人家的閑事少管！我要你做的菜可曾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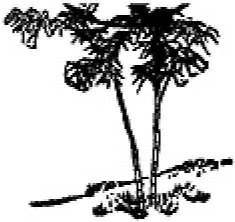
妹妹眼淚汪汪地說：「已經放在祖母的靈前了。」

我拜了拜，坐在椅上流淚。祖母逝世的時候，我正在廣濟醫院的病榻上呻吟，溫度高出四十度，連着說幾日囈語。在一個多月的醫院生活之後，纔知道我已遭了這樣的慘痛！他們在我方面隱瞞祖母逝世的消息，在祖母前也蒙蔽我生病的事實。可憐的祖母，竟聽不到孫兒的聲欬而與世長辭了！可憐的我，竟不及與慈愛的祖母作最後的訣別！二十年前，我家來了一個術人，說祖母是「河南生樹，河北生根，要隔代送終的。」果然，我的父母先她逝世了，誰知祖母的命運中還有一幕更慘酷的悲劇，有了孫兒不能送終呢！

靈前的蠟炬因風的吹動，燭淚點點滴下。桌上的火腿煨鮮肉，紅白相間，非常美麗，祇是沒有贊美的人了。我站在祖母的遺像前，夾了兩塊火腿放在飯碗上：「祖母，這兩塊火腿是最好的，你嚐嚐看。」我的淚如雨般沾在衣襟上。

這三次回家，每次給我一個極苦楚的印象，使我的脆弱的心上受了創痛的傷痕。早知如此，我寧可捨棄我的前程，不去杭州讀書，極願在本地的錢莊裏做個學徒，在掃地與洗水煙筒的餘暇，朝朝暮暮去看這環境的潛移默變，使心的刺激麻木於變幻的人事中。我暗暗地發下這樣的一個咒：「從此我不回家鄉了；如果再回來，決不再帶火腿與靑鹽橄欖了！」

（完）



社會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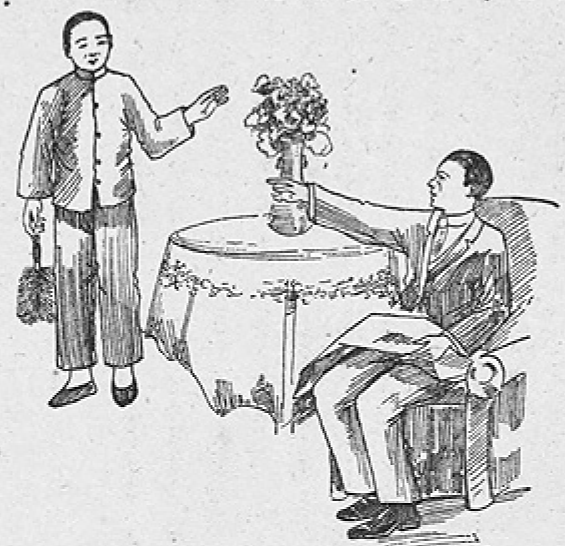
嘉耦怨耦（續前）

天游

第十二回　發函見金賈禮快意　開關延敵陸克滑蹤

警署中人。對於賈禮的行動。確是非常注意。有多少地方。覺得他很含些神秘色彩。他的工資。是到月杪爲止。所以畫室中的勤務。也是到月杪爲止。若是主人沒有後命。下月初就想出外另找噉飯之所。赫欽思有一天聽見他在那裏自言自語的這般講。忍不住詰問道。賈禮。你近來還同他接觸嗎。賈禮惘然道。接觸是怎樣解的。赫欽思道。你不要裝傻。這幾天你主人有信給你沒有。賈禮搖頭。赫欽思道。電話呢。賈禮也是搖頭。赫欽思總不信他。所以自己雖不能常在畫室。暗囑葛萊教他小心。葛萊平時很崇拜赫欽思的。又是他的長官。他的命令。安有不遵之理。一上手就觀全宅形勢。斷定畫室是扼中之所。就把畫室作爲自己起居之所。不料還沒有得到什麼眉目。房主忽來知照。說官中人的辦公。原不應他來干涉。不過租屋通例。租戶出外不回。所租之屋。應由房主負責。暫行封鎖。到租金滿期。另招住戶。現在陸克先生的租金。雖未滿期。卻外出不返。若是月內陸克先生再無信息。決定遵照常例。將此宅暫行封鎖。各位辦公之所。請以本月爲期。另遷別處。赫欽思等。爲事勢所迫。覺得此地已無久居之理。陸克的失蹤。除去賈禮自稱得到陸克一個電話以外。四處搜查。也無蹤跡。眼看着偵探陸克的一件事。只能擱置。濮斯釋。伏倫兩處。均去問過。都說沒有接到陸克信件。秦珠。賈禮。雖是明明知道他們同陸克溝通消息。卻又問不出通的什麼消息來。赫欽思很是焦急。不料葛萊。搬樓到畫室來之後。就是那天午後。畫室中忽地發現一件岔事。那時赫欽思也走了。畫室中只剩下葛萊一人。他在那裏看報。賈禮從外面回來。這也是他的習慣。從外面回來。必得將桌椅上拂拭一下。這一天。也是如此。拂拭時。葛萊忽然聽見他失聲驚呼。放下所看報紙。問道。什麼事。賈禮神色不變。答道。沒有什麼。葛萊罵道。你這個狗奴。你一定發現了什麼了。快講給我聽。不然我按法律辦你。賈禮道。

真是沒有什麼・賈禮雖是顯得乾淨・葛萊並不信他・鎮天偵察他行動・覺得賈禮這一天・比平時格外勤些・各間屋子・都細心拂拭・留心看他對於畫室・臥室・烟室・這三處・格外注意・收拾時節・都避着葛萊耳目・有幾次還見他把抽屜・壁廚・箱子・都打開來・細細的的觀看・像是要尋找什麼東西似的・看見葛萊撞進來・却又停了・故意將灰碟中的烟灰・收拾乾淨・或是把散亂的紙張・整理整理・把葛萊悶得亂罵・要將賈禮腦殼劈開來・看他中間藏着的祕密・他聽了這種恫嚇・也只是諾諾連聲・一些沒有驚惶之色・不多一回・換了身漂亮衣服・出門去了・到得回來・恭恭敬敬・向葛萊報告・說飯店中所欠那天開跳舞會的賬・同房租・都已付清楚了・葛萊冷不防吃了一驚・跳起來問道・錢從那裏來的・賈禮指着陸克書桌上的一個插放信札的竊篋道・在這裏面一個小抽屜中拾到的・葛萊愕然道・是誰放在裏面的呢・賈禮道・我主人陸克先生放的・葛萊聽了・更是驚疑莫測・細看賈禮臉上・還是平常一樣・並沒有得意之色・目光中却吐出些可疑光彩來・恐怕他故意哄自己・冷笑道・是陸克先生擱在裏面的嗎・你莫非瘋了・賈禮道・先生・我並不瘋・葛萊道・你怎會知道是他擱的呢・賈禮道・錢是封在給賈禮信中・所以賈禮知道・葛萊道・他有信給你・你不用哄我・我也知道・



第三十五圖

你一定是親自見了他了・賈禮道・沒有見主人・只收到他擱在此地的一封信・葛萊叫道・你還是說他有信擱在此地給你嗎・再說・我就照法律辦你・賈禮道・爲什麼要辦我・難道用好好的鈔票替主人還賬・也犯法的嗎・葛萊給賈禮一駁・倒也一時回答不來・轉過口風・向他要那信看・賈禮道・主人教我讀完之後・立刻燒去・所以已經給我燒掉了・葛萊道・你再說一遍給我聽聽・你是不是說這封信・是在此地找到的・並且從前沒有看見・是纔放在此地的・這般說・你主人是纔到此地來過・所以留一封信下來・封着些錢・教你去還賬的・是不是・賈禮道・不錯・留下錢來・吩咐我去還飯店上那天所欠的賬・同房租的・葛萊道・是了・下一次・倘然你主人

再來……賈禮揞着道．主人是不來的了．他信上同我講的．葛萊道．他真的不來了嗎．我看這些話．全是你揑造出來的．賈禮諾諾連聲．也不再置辯．葛萊越想越是疑心．覺得賈禮的話．過於離奇．陸克的錢．一定是直接送到賈禮家中去的．並非留在書室．賈禮本來天天晚上回去的．或者陸克親自上他家中看他．使些賄賂．教賈禮故意造出這許多神出鬼沒的疑陣來．好擾亂大家的耳目．想用電話報告赫欽思．却打了幾次．找不到他．恐怕陸克晚上潛來窺探．所以防得非常謹慎．這一夜雖是睡在牀上．不敢闔眼．守到天明．竟沒有來．第二天．赫欽思一來．葛萊詳行報告．赫欽思並不驚異．閒閒的道．我知道．還有別的事哩．暗中偵探．給我訪到．濮斯德．伏倫兩人．昨日也接到陸克的信．他們是局外之人、雖同陸克要好．若是我去問他們．他們也肯說出來的．就要看他們收到的原信．也是容易．不過陸克是個精細之人．他信中決不會給人家．看出什麼重要線索來．所以我也不去檢查．只是他家中出了這件大案．自己又是個失蹤之人．怎還敢逗遛此地．不高飛遠走呢．葛萊道．書信往來．遠近都是一般．你為什麼斷定他還在左近呢．赫欽思道．用信札電話通消息．雖是不拘遠近．不過他潛入此間．寄來留金．却是他逗遛左近的一個確證．葛萊道．賈禮的話．也不能深信．這錢又安知不是陸克從郵局匯來的呢．赫欽思道．那也不錯．不想從他的舉動看來．是決定不會回來的了．若是他不回來．一定兇手是他．我看他同自罕夫人．一定是認識的．他的幾次用電話書信同認識的通信．足以證明他確是一個頭腦冷靜之人．有這般頭腦．膽量一定不小．就是殺了人之後．神氣蕭閑．揚長出走．一些沒有慌張態度．也還容易掙扎．不然．若是個無罪之人．知道我們疑心他．他怎肯不挺身而出．證明我們的錯誤呢．葛萊．前文表過．原是極崇拜赫欽思之人．平時他的議論．葛萊都當他是金科玉律．現在聽了這一番崇論閎議．更是佩服不已．趕忙答道．尊見真是高明．赫欽思道．所以從我論斷起來．這兇手一定是陸克．並且一切還是早作準備．並非臨時起意的哩．啊呀．賈禮來了．葛萊迴頭看去．果然看見賈禮向着他們走來．赫欽思問道．賈禮．有什麼事沒有．賈禮道．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白．請葛萊先生暫避．赫欽思道．不能．你有話要說．不妨就說．何必這般鬼鬼祟祟．葛萊是我兄弟一般的朋友．你說便了．賈禮道．既如此．我有件事要奉告．還要求長官見助．赫欽思欣然道．你既肯報告．我無有不助你之理．說呀．再隔一回．我恐怕你又要忘記了．賈禮道．我萬萬忘記不了．說着．他臉上向來鎮靜神色．已經一律收去．換上一副張皇之色來．沈吟一回．朗朗的道．我想替主人去辦一件事．一個人是做不來的．所以來請長官相助．赫欽思欣然道．可以．我助你便了．立刻去辦呢．還是怎樣．賈禮顏色愈形愁苦．慢慢的道．這件事．是關於那位少年美貌姑娘的．赫欽思道．是葛雅姑娘嗎．

賈禮道．正是那位．赫欽思道．賈禮．我正要問你．你主人同葛羅姑娘．究竟有戀愛關係沒有．賈禮道．這個我也不很明白．不過主人借來．要找他的一件珍玩．這件珍玩．是一種符籙一類的東西．佩在身上可以祓除不祥．我知道這件東西．是在葛羅姑娘那邊．說到這裏．賈禮忽然頓住了．顏色也溫和下去．赫欽思知道這裏面很有文章．賈禮雖沒有盡言．也有些揣度出來．恐怕賈禮就此又遮掩起來．趕忙敷衍他道．賈禮．這個很容易．你不是說你主人有一件珍玩．在葛羅姑娘處．是個祓除不祥的寶物．沒有他是不吉利的．所以你主人要他．既在葛羅姑娘處．你不能去要．不要緊．我幫着你要去便了．但是這東西．怎會在葛羅姑娘處的．你主人送他的嗎．若是送他．就是他的了．賈禮搖頭道．沒有．沒有．我主人並未送他．他自己拿去的．從那死尸手中拿去的．他說這幾句話．雖是神氣非常驚惶．却並沒有絲毫狡猾之色．彷彿實在遇見不幸之事．自己無力應付．要求法律援助似的．赫欽思聽了．也萬想不到．無意中得到這個消息．驚問道．葛羅姑娘從死尸手中拿去．就是從白罕夫人手中拿去的了．你此話怎講．葛萊聽了．暗暗提醒赫欽思道．你得放和緩些．不然．一不小心．他嘴一閉．你就沒法教他再講了．赫欽思雖是性急．一想葛萊的話．也是不錯．趕忙點頭會意．一面問道．賈禮．葛羅姑娘什麼時候．在白罕夫人手中．將這件東西取去的呢．賈禮聽見問到這句話．驀然又記起那天慘狀來．用手掩着雙目．答道．在白罕夫人死後．赫欽思心中忽後一動．趕緊問道．賈禮．你知道是誰將白罕夫人殺死的．是你主人陸克先生嗎．賈禮默然不語．從他顏色目光中看去．也看不出他心中作何思想．葛萊低聲道．他就是知道．也未必肯說．何不繞了灣問呢．照平時脾氣．赫欽思有一種古怪性質．萬萬不肯聽他手下人的指揮．這一天．却大反所爲．覺得葛萊的話．倒也有理．居然服從起來．轉過口風道．賈禮．我們還講那件祓除不祥的東西罷．是不是眞是一件寶物呢．賈禮道．我也不很清楚．從我目光中看去．很像一塊石子．白罕夫人却握在手中．赫欽思道．死後還在他手中嗎．賈禮道．正是．後來葛羅姑娘進來．從他手中拿了過去．還樣一塞．就把他藏起來了．說着．將手向裏面穿的那件小襖肩口袋中一插．學那婦人向抹胸中．藏匿秘密東西似的．赫欽思皺着雙眉問道．賈禮．你既經知道．爲什麼不早早報告．直到現在方纔說出來．究竟是何道理．賈禮愁眉苦眼的答道．葛羅姑娘是我敬愛之人．只是對於主人．我更加敬愛．現在只求長官替我主人向葛羅姑娘要回這件東西來．赫欽思道．只要在他那邊．我一定可以替你取回．不過你旣說親見他從白罕夫人手中拿去的．當時情形．一定是記得的．你跟我上烟室．去指點給我看去．說着．站起來．向烟室走去．賈禮跟着．葛萊也隨在後面．暗想賈禮已經着了道兒．說不定於此可以得到絕重要的線索．到了裏面．赫欽思問道．賈禮．

你指給我看。那白翠夫人死尸倒在那裏的。賈禮果然指得出來。赫欽思道。葛蘿姑娘呢。他是怎樣從白翠夫人手中拿那東西的。賈禮走過去。蹲在白翠夫人被害之處。低着頭。彷彿眞在那裏檢査什麼似的。口中說道。姑娘先是這樣的看。說着。伸手向空中一抓。彷彿一手抓住白翠夫人的手。然後將手打開。取了一件東西。向衣袋中一塞。口中說道。他找到這件東西。就藏起來了。赫欽思道。你呢。賈禮站起來。跑到烟室後面角道之中一立。站在那半開半掩的烟室後門外。向裏張望。口中說道。我就在此地。他那舉動。彷彿做電影的小丑一般。忽起忽落。做得非常眞切。赫欽思向葛萊道。這樣看來。賈禮很不像做作。只是其中還有一個疑點。你看秦珠是不是……葛萊接着道。秦珠是不是凶手。我看決不是。就是賈禮這一番表演。也是實情。決非假裝得出來的。陸克要找他那件遺失的珍物。也非虛語。賈禮是忠心爲主之人。一定眞要替他主人。索回這件珍物來。赫欽思道。賈禮。你要回來之後。怎樣送還你主人呢。賈禮早就預備下這句答話。微微一笑。答道。我自有道理。赫欽思知道問他也是無益。便也不問了。向葛萊道。我看秦珠於此案。很有關係。葛萊道。關係縱有。却非犯罪之人。赫欽思道。這是不能有成見的。我此刻就想去找他。向他索取那件東西。原想約你同去。也可以幫着我觀看他的氣色。我們當偵探的人。千萬不可先有成見。一有成見。目光就難望正確。你既有了成見。還是不去的爲是。並且我們一齊走了。此間無人監守。那位陸克先生。是乘隙而動的人。難保不會溜來。銷滅什麼未經發現的線索。很是不妥。葛萊道。我很希望他能來一次。也可以讓我瞻仰瞻仰他的丰采。只恐沒有這種機緣。至於同去的話。我也並無此意。你到那邊一定要用種種方法。誘他的口供。我實在不願見。也不願聞。還是不去的乾淨。赫欽思道。這個我也明白。不過我有件事。要問你纔。這位姑娘。那天晚上。躲在烟室後壁廚中哭泣。就是給我找出來的。當時就看見他衣袖上。有一點血跡。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相距纔不過幾點鐘。血跡已經洗去。不過洗雖洗去。痕迹還在。問起來。他說……啊呀。我說錯了。伏倫姑娘說。洗去的是椰子茶斑漬。若是別人說。一定要說是胭脂。因爲現在的女子。都愛唇上抹些胭脂。胭脂是人人隨身帶的。不過無論秦珠衣袖沾的是胭脂。是椰子茶。總覺他洗得太快一些。爲什麼辛苦半夜。還要注意到這些小斑漬去。就在秦珠藏匿的壁廚中。挂着陸克那件假裝。那件假裝。是陸克出外時節。匆匆脫下來。扔給賈禮。教賈禮挂到壁廚中去的。那件假裝上。也有一點血迹。從這幾件過去事實上。加上賈禮的話。說親見秦珠向死尸細看。親見他在死尸手中。取那握着的東西。陸克走後。又給他通電話。從各方面看來。其中大有可疑。秦珠旣深愛陸克。難保他那天見了這位衣服華美的夫人。忽然光臨。以爲是情敵到了。爲妒心所激。演成這軌外舉動。也未

可定．雖然不能作爲信讞．我們旣做偵探．有了這條線索．難道可以不加追究的嗎．所以我的此行．極大目的．是保障人權．殺人者死．國有常刑．也不能聽傍人議論我的殘忍了．葛萊受了這個教訓．當然做聲不得．赫欽思却帶着賈禮．去找萊珠．不料乘興而往．敗興而返．一到那邊．只見雙環深鎖．滿地殘英．不但萊珠不見．連賈薛幹也不知去向．問起看屋的人．他道兩位姑娘．是出門訪友去的．臨走交代下．要兩天之後纔能回來．赫欽思聽了．恐怕他們也像陸克一般．一去不返．很是生氣．遂囑咐看守房屋的人告訴他．說這兩位姑娘．常是如此．臨走時說明幾天回來．向來沒有失信過．這一回．旣然說明兩天後回來．諒來兩天之後．一定會回來的．可以無需焦急．赫欽思想起初主意．很想向警署去要張搜檢證書來．立刻搜查一下．後來一想．單只憑賈禮一面之辭．也作不得準．好在沒有別人知道．只要警告一聲賈禮．葛萊兩人．儘可以守候萊珠．等回來之後．再行去查．主意一定．立刻叮囑賈禮道．你千萬不可向他人說起此事．我自會等萊珠姑娘回來．向他索取那件東西還你．若是洩漏消息．我却不能保險．見了葛萊．也教他愼言．這一面旣暫可放手．就預備儘兩天之力．再向白翠夫人過去歷史上訪查去．他總想從雙方着手．纔可以得到眞相．不料葛萊那一面．當夜又出了一件岔事．平時他本不是個貪睡之人．只因上一夜沒有好生安睡．狄覺生派他來看守叢室時．知道是沒有人敢黑夜入室的．所以雖是叮囑他處處謹愼．却沒有一定要他守夜．就是賈禮說的陸克來過一次．並且寄柬留命的話．他也不能相信．總以爲是賈禮胡說．陸克決無如此膽量．所以一上牀．就呼呼的睡着了．直到將近天明時分．朦朧中．彷彿聽見有些聲息．猛地驚醒．仔細一聽．又是寂然．以爲自己心理作用．也不去注意他．正想闔眼再睡．忽然在黑暗中．看見烟室裏．隱隱有些火光．光線很弱．像是懷中電燈的光一般．隱約間還似有人走動．葛萊心中一驚．暗暗的叫聲慚愧．居然來了．趕忙悄悄跳下臥榻．偵探中人．向來脚步是輕的．慢慢抄浴室．到烟室後甬道之中．向烟室中看去．只見一個人低着頭．用懷中電燈照着．在地上細細的找尋什麼東西．他的行動．非常遲緩．估量過去．若是給他個冷不防．撲上前去．將他擒拿．還可以對付得來．從闇淡燈光中看去．那人戴一頂黑色軟帽．披着一頭黑色長髮．頗希很長．模樣間大家說的陸克彷彿．心中暗暗歡喜．不多一回．看見那人已經走到靠窗桌邊．那張桌子．正靠後門左近．知道動手時候已到．等那人伸手去桌上取一件東西時節．葛萊狂叫一聲．陸克先生．你把兩手擧起來．好好受縛．說着．直撲上去．那人擡起頭來．看見葛萊頭髮蓬鬆．雙眸直視的情景．起初有驚駭之色．緊跟着微微一笑．口中露出兩個鑲金的牙齒來．隨手把懷中電燈一熄．向傍邊一閃．飛步向後門就走．雖在黑暗之中．葛萊聽見足音．細辨方向．知道那人要逃走出去．

恐怕有失・趕忙搶先上去・把門關上・那人想奪門出去・在黑暗之中・兩個人就爭扭起來・葛萊雖是精於柔術之人・那人却也不弱・扭了半晌・葛萊覺得那人漸漸向畫室門邊退去・他很是着急・深恐他一到畫室・就可以從前面那座樓梯・搶出大門去・所以用盡種種方法・妨礙那人進行・不料那人手脚很快・左手一揚・右手一拳・竟把葛萊打了一跤・等葛萊從地上縱身起來・那人已經逃出畫室・只幾箭步・從畫室跑到甬道・順手把畫室門關上・等葛萊追到畫室・那人已從前面樓梯下去・葛萊一路追下去・聽着大門開響・等他追到街上・向四周一看・那人已經不知去向・不多一回・看見柏理士從那邊走來・見了葛萊站在門外・問他什麼事・葛萊叫道・陸克纔從這裏逃出去・快追・柏理士道・陸克嗎・他往那一邊跑掉的・葛萊道・我也不很清楚・只是他的確從此間逃出去的・柏理士道・他決不會來・若是來・我一定見的・葛萊道・我並非虛言・他方纔確是潛行入內・還同我扭了一回・你快追去・柏理士見他穿着睡衣・以是他是夢囈・微微一笑道・你既見他出來・爲什麼自己不追呢・葛萊見柏理士這般說・自己也覺得有發楞・辯道・我說的・確是實話・不過現在我會過意來了・他走大門・一定假的・不過哄着我向前門來・他却悄悄從後門走了・說着・關門進去・柏理士不知就理・還向着大門・點頭長歎・喃喃道・可憐・可憐・（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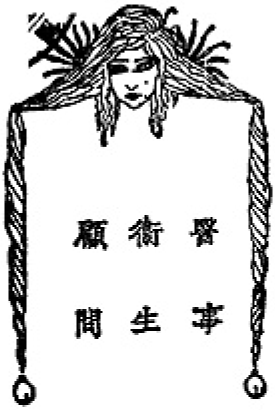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圖

幾何以直線爲最近・

終身以行直道爲最簡・（巴祿）

孔雀髓美髮漿
質純性涼味香
孔雀化工社
江西路六十弍號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

規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需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逕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復。
(七)關於藥物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復。

(四百四十九)

問 (一)魚肝油有何益處，常食有無弊端，市上所賣的魚肝油，種類極多，究以何種何牌者爲最佳，用魚肝油和牛肉汁同飲，是否適宜？(二)鄙人現年二十六歲，面部體力非常薄弱，辦事時精神往往不能專注，不能連續工作至二小時，未悉是否腦病，應服何藥以治之，腦補藥能否有效？(三)余妻近數月來，頭髮漸漸脫落，且覺頭癢，好用手搔抓之，這是何病，有何治法？(四)婦人經期不調，應服何藥，市上之調經丸合用否？

半小鶴

答 (一)魚肝油的效力，在能增進營養，治一切虛症。市上賣的以司各脫乳白魚肝油最合消化。牛肉汁同飲也好。(二)當係神經衰弱。腦補藥樣可以服用。(三)須目親驗得斷定。(四)須請婦科專家治療。市上西藥店有Agomensine，可以試服。

(四百五十)

問 (一)此問請於最迅捷貴刊期內揭示爲禱。鄙人於前年春天，面上生一種面皰，擠則蔓延頸，及背部，紅色者，有白膿，黃色者，有粉質之物，如日久不轉機，漸漸地就變成蘚黃色如米粒般地東西，各種清血解毒藥劑，用過很多，仍無效，有特別有效的醫治方法麼？(二)不曉得什麼原故，我的牙齒竟顯老人衰頹的，痛咧，動搖咧，甚至於常掉，冷熱是怕的很，新生出的牙，歪斜崎嶇，不但於美上缺欠，而且於飲食上不便，未知緣何，請示治療方法。

龍沙響　疵

答 (一)面皰在青年時代，大都會生的，何必服藥，只要一過二十四五歲，就會沒有了。(二)爲你食物不很新鮮的緣故。應當多食生水果類，改良營養，不久可愈。

(四百五十一)

問 (一)余妻現已生產，據普通一般人說，女性在生產後百日內，是不可同異性行房的。此語確否？(二)鄙人的鼻上，時常排洩出一種似汗非汗的油質，不知何故？有無去除之法？

王淑學

答 (一)雖無大害，但這時候子宮尚未完全恢復，總以避免爲是。(二)在少年時代大都有的，沒有多大關係，不必醫治。

(四百五十二)

問 (一)鄙人腦力衰弱，近來尤甚，讀書後作一二小時之自修，則覺頭骨隱痛，未識何故？宜以何種良法治之爲善。(二)常患鼻塞之症，時有逸洪

遺溺排出（並非傷風），該症究何原因，用何法治之？ 潘克仁

答 （一）係神經衰弱的早期現象，亟宜休養，練習運動，少用腦力，減少一切雜念。（二）恐係慢性鼻卡他兒，試常行冷水摩擦，行深呼吸，如何。

（四百五十三）

問 （一）鄙人接得舍妹來信，見本雜誌第十三卷第十二號，所答三四三內云「子宮位置不正前屈或後屈前傾或後傾。」子宮在腹內，怎樣知道其位置之變動？（二）雞皮膚（即皮膚粗糙）以何法能治，請詳示為感。 周鵬

答 （一）由醫師用科學的眼光和方法，自能斷定體內種種病狀。（二）試常行沐浴和冷水摩擦法，使皮膚改良。

（四百五十四）

問 （一）余妹今年八歲，時咯痰，於晨間尤甚，且夜間常作囈語，甚或猛然起身，呼之不醒，過一時，則又復安睡如初，除此之外，則與健康人所無異，未審此究係何種病症？請詳細示知。（二）余今二十歲（女），於去年八九月時，曾患同樣病三次，病之初起，即觀無論何物，皆作半形（即只見其半面），少時，則頭痛劇作，昏昏然如失知覺，惟飲十滴水，嘔吐一時，病立止，不知此係何症？能否再犯？ 張惠英

答 （一）小兒精神薄弱，容易受刺激而起反應，大概日間多事遊戲，晚間睡後就要發生夢囈等事。（二）你的身體也許有神經性體質（在男子是神經衰弱），可常行運動，冷水浴，深呼吸，少閱刺激性書籍，多食滋補食物，使他慢慢治癒。

（四百五十五）

問 （一）我胸部骨骼每作疼痛，痛時似悶極的樣子，不十分重。（二）又每星期有遺精到三四次之多，每遺必在早晨五六時，有夢或無夢。（三）市上賣的百靈種可否食得？ 王高變

答 （一）大概是你時常俯身在高低不適合的桌子上寫字或讀書的緣故，你以後可多事休息，到野外散步或行深呼吸。（一）是神經衰弱的現象，亟宜休養，並行運動。（三）這類凡報紙上廣告吹牛的藥品，都是欺人騙錢無足重輕的，可不必購取，以省卻無謂的靡費。

（四百五十六）

問 （一）舍妹現年二十一歲，去年十一月嫁出，自嫁之後，月經來時不定，且頭痛一月二三次，請問何故？（二）我嫁之後，迄今不過三個月，與我同嫁者腹中已有；我至今尚未得息。請問何故？ 余玉熙

答 （一）恐你身體因家事的操勞，而致衰弱的緣故。（二）不必急急，因為也有遲慢的。

（四百五十七）

問 鄙人患大便祕結，已三四年；有時兩三日一次，有時也一日一次，惟每覺便時困難，須時甚久，然後可出少許，且乾不成條。醫曾給以瀉劑，服後則便祕如故。今乃多食蔬菜，水果，多飲水，多運動；而大便仍苦艱難，乾澀，量少（食物易於膨脹；常頭痛）。特請高明切實教助，幸甚！ 李致遠

答 你的病，是常習便祕，應當照你現在所行的多食蔬菜，水果，多飲水之外，更可每天依一定時期如一廁，若沒有大便排泄，也須多坐一會，使他成了每日排便的習慣之後，自然會痊癒了。

（四百五十八）

問 鄙人因先天不足，後患寒熱病，幾將一年，并到耳聾，耳鳴，頭痛，眼花，腦漏，週身不安，血色青黃，經請中西醫生現已年餘，均不得效。並有數問請賜教。

（一）此病中醫云爲腎病，西醫云爲腦病，誰是誰非，服藥均不見效，究竟是何病爲其主因？（二）鄙人的病，經請中西醫生診治，已年餘，均不見效，應請中醫或西醫，何者爲妥當？（三）鄙人患病以後，學業已置於腦後，從事休養，但沒有知道治病能否有相當藥品，出賣何處？（四）此病是否爲肺病？

陳育相

答（一）足下的病，照我的意見，既不是腎病，也不是腦病，大概是慢性的瘧疾，只要驗血液就得知道。（二）中醫是虛無縹緲的，絕對不可請敎，但西醫的本領，也大有高低，不可不請有學校出身的正當醫師診治。（三）試服「金雞那」(Quinine)丸。（四）未必是肺病。

（四百五十九）

問（一）余友經期不准，每四十日，或兩月，更甚至三月一次，來潮時，亦祇二三日卽淨，不經醫生診治，未知有無危險？請示知！（二）我常患頭暈及心胃痛症，有何藥可治愈嗎？

姜少芝

答（一）應當請婦人科專家醫師診治，否則身體日漸衰弱，而將來生育也要困難的。（二）頭暈治療很難，心胃痛症，必定是胃病，可試服 Soda Mint 片，每食前服二片，連服三四天就行。

（四百六十）

問（一）口中時常出臭氣，有何方法療治？（二）每早起來，總有滿口白沫濃痰吐出，是否爲肺病之徵象？

左 鍼

答（一）這一定是胃內有疾病，應當先請醫師診治胃病，口臭自然可愈。（二）未必是肺病，大概是氣管內或喉頭分泌物過多的緣故。——感冒時一定增多。

（四百六十一）

問（一）有人之皮膚（忠亦其中之一），常發出一種微臭氣味（並非腋臭），由於何故？有無療法？或謂此氣與皮膚色素有相當關係，是否可信？（二）常服砒劑，於身體營養作用，到底有何幫助，如服一相當時期後，忽然停止，於身體有無損害？

李光忠

答（一）這是皮膚汗腺分泌物過多，而表皮的材料有不通氣，以致起腐敗分解而發生臭氣，和腋臭是同一原理，和皮膚色素沒有關係的。（二）砒劑可以促進皮膚上新陳代謝，常服可成習慣，但忽然停止並無損害。

（四百六十二）

問（一）滅絕齲牙有何法？（二）沙眼自己怎樣醫治？（三）使齒潔白，以何種牙粉或牙膏爲最佳？

冰 影

答（一）很難。（二）可常用百分之五液點眼，早晚，勿閱細字，晚上不可多受燈光的刺戟。（三）只要時時刷齒，自然潔白。

（四百六十三）

問（一）前月臂際忽生毒瘡，時感痛癢，由二個而蔓延至五六個，大如銅錢，四週皆現紅色（大概係血所充），且時有膿血流出，日必一次，甚感不便。而日來小腿上亦蔓延一個，初起時較小，漸漸變大。敢請先生係用何種藥品，可以治愈？（二）上學期赴杭旅行回後，吐痰時牙內時有血出，後覺少愈，而不數日又多，迄今每當看書過多時，即有吐出，不知是否爲身體虛弱之症？及有害身體否？（三）足踝上厚皮，有如雞眼者，行路時感痛不便，有何法治之？市上所購之加斯血藥水，搽之有效否？

黃心泉

答（一）這是傳染性膿疱疹，應先將疱皮一律剝破擠出膿汁，然後用消毒藥水洗滌，再後撒布硼酸粉，或貼消毒軟膏。（二）並無危險，只要行清潔口腔法，或時時用冷水嗽口，就愈。並非身體虛弱。（三）不知他的成分。

（四百六十四）

問 敝友於面部上發生一種茶褐色之斑點，豈是所謂雀斑否，但曾經購藥房發售之消斑水治抹，久無見效，而面皮日益粗糙，有何良藥可治？

李漱芹

答 雀斑是無法可醫的，藥房裏賣的現存藥，一定無效，徒費金錢罷了。

攝影術顧問

杜就田

—規則—

（一）每函至多以四事為限
（二）每問最多不能過一百字
（三）信件須直寄本社
（四）函由民局寄來者恕不接收
（五）問者必書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六）答案均登載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九十二）

問 （一）平常煤光紙所顯的影，多數黑白而已。今見上海寄來的景色片，全然藍色，未知用白金紙，抑或用煤光紙？

（二）此種藍色的像片，用何種藥能顯得的。此藥在何處出賣可以購得？

（三）冲洗軟片時因暗房內太熱，致軟片緣角起皺紋，用何法可免此患，將有何種藥可解救？

（四）有種相片有染紅綠各色，但鄙人用的顏色（天鄭牌影相用）染上不甚悅目，染法如何可悅目？ 林德光

答 （一）（二）可用藍色調色液處理之。此藥在市上有出售品。若白金紙（即POP），則不能用此等藥調色。

（三）可用明礬固膜液，或用福爾馬林浸過。最好使暗房通風，減低熱度，或加冰於藥液盆外調節之。

（四）紙上所顯的色彩像，大概用着色法的，若在玻片上的色彩像，恐是依照色法（見本誌十三卷七月號原色法）製成的。着色法須用水彩畫法，及優美的顏料，純熟的手腕，纔能悅目。

（九十三）

問 （一）夏天顯影，藥膜易溶，雖經礬水，仍有溶膜之患，應採何法？

（二）底片藏後，發生白色之跡，於定影方面有何關係？

（三）乾片與軟片，對於感光速度方面，有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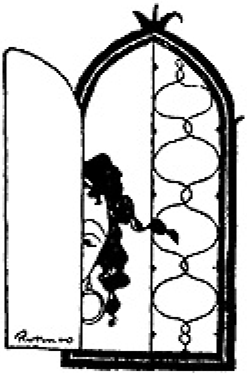
（四）日光紙，除白金紙外，有白底黑影的麼？抑有白底黃影的麼？請介紹幾種為感！ 周國鼎

答 （一）用明礬水無甚功效，可改用鉻礬水。再無效，改在早晨工作，或加冰，必較有把握，不致失敗。然最宜留意處，即顯影處的暗室，先要通風。

（二） 恐是底片定影後，水漂得不充分。

（三） 感光的速度，不在片的質地而在塗於片上的感光乳劑。如以同等感光性的乾軟兩片，封入包中，擱置數月，試用之，則軟片的感光，稍比乾片弱些，因軟片（除用蠟帋的嚴封存外）的包封法，不及乾片，容易受潮氣的緣故。

（四）日光紙要製出白底黑影的，可用金屬化合物（如綠化金或綠化鉑等）調色，然費用頗大，製成白底黃影的，可用蘇打紙。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續前）

高君韋譯

第二十二章

讀者諸君看過了前面論書籍的那一章，不要以為我除了看書外沒有別的娛樂。我的娛樂很多，而且花樣也不同。

我在前面幾章中，曾經幾次提及我對於鄉村和戶外運動的嗜好。我年紀很小時，就會划船，游泳。我在 Wrentham, Massachusetts 那一個夏天，我差不多整天在小船上度日。有朋友來看我時，我最歡喜帶他們同去划船。我自然不大會操縱船的方向，船尾上常有一個人坐着替我把舵。有時候我覺獨自划，不叫人家管舵。借岸上水草、百合、灌木的香味來駕駛我的船，真是極有趣的事。我所用的槳，是用皮帶束在環上使他不至脫落。我從水的抵抗力可以知道兩邊的槳是不是平衡，船是不是逆流而進。我歡喜跟風力、水力相抵抗，坐在堅固的小船上，使他聽命於你的意志，你的筋力，輕輕的在閃爍、傾斜的浪上滑過去，同時感覺到洶湧的波浪不停的在打擊——世上有什麼事比他再快意麼？

我也歡喜駕駛小艇，在月夜更妙。你們聽見了不免微哂。我當然看不見月亮從松林後出來，輕輕的度過天空，留下一道光明的路線給我們仰望。但是我知道月亮是在那兒。我睡倒在墊子上面，我的手插在水中，我好像能夠感覺月亮衣裳的閃光。我們從陰蔽的小港、小灣裏出來時，我便驟然感到空間的寬闊，一種光明的暖氣把我包圍住。我也不曉得這是樹裏發出來的太陽的熱氣，還是從水中來的。在城市中心我也常常碰到這種奇異的感覺，大概總是在風雨的日子及晚上，這種感覺好像溫暖的嘴唇親着我的臉。

我也歡喜坐帆船，在一九〇一年夏天，我到 Nova Scotia 去。這是我頭一次和海洋的接觸。在 Evangeline 的故鄉 (Longfellow's 的詩把這個地方添上一層神秘的意味) 住了幾

天後，我便和沙利文女士到 Halifax 去。那個夏天，我們大半的時間是在 Halifax。那個海港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坐着帆船到 Bedford Basin，到 McNabb's Island，到 York Redoubt，到 Northwest Arm 去逛，眞是有趣極了！晚上我們在那般龐大、靜默的戰艦的陰影中度了許多安逸、美妙的時間。這種生活何等有趣，何等美妙！在我的記憶上，這個情景終生不會忘掉。

有一天，我們遇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經驗。在 Northwest Arm 地方有一競渡會，各戰船上的小艇都來參與。我們搭了帆船跟其他的帆船同去參觀。我們前後左右有幾百隻的小帆船在水面搖擺。那時海面很平靜。比賽完了之後，我們回家去時，我們團體中有一個人，看見一朶黑雲從海裏飄進來，黑雲越長越大越厚，後來竟把天空完全遮沒。於是風起了，浪頭跟着不見的阻礙在掙扎。我們的小船毫無懼心的跟風浪抵抗。所有的帆都張着，繩子拉得緊緊，船身好像坐在風上。我們的船在浪裏旋轉，一會兒給一大浪頭推上去，一會兒又跌下來。水花四濺，好像在怒呢。主帆放下來了。我們轉移帆向，跟風濤搏鬥。那時風勢眞猛，把我們的船趕來趕去，不能自主。我們的心砰砰然跳，我們的手在顫動——不是為恐懼，是為激刺太烈。我們胸中有 Vikings(古代北歐海盜）的勇氣，我們知道我們的舟子能夠對付這個危難。他曾經經過許多風波，他的穩定的手，熟於水性的眼睛，使他安然出險。港裏的大船和兵艦，在我們旁邊經過，對我們致敬。水手們大聲歡呼，稱讚我們的船主，駕着風浪中的唯一的小帆船。後來我們到碼頭時，我們已經飢寒交併，疲倦不堪。

去年夏天，我住在一個鄉村的幽靜的一隅。這個鄉村是 New England 最可愛的諸村之一，Wrentham, Massachusetts 這個地方和我關係極深，我所有的快樂和悲傷，差不多都跟他相連。紅莊（Red Farm）在菲力迫王之池 (King Philip's Pond）的附近，許多年來是 J. E. Chamberlain 的家，也是我的家。我想起這般好朋友的仁惠，想起跟他們相處的快活日子，心中還充滿了感謝。那時我最歡喜和那般小孩結伴。他們在林中的亂跑，水中的嬉戲，我都參加。小孩們喋喋多言，說個不休。我告訴他們鬼怪、英雄、以及機巧的熊的故事，他們眞是高興。這些情景追想還有餘味。Chamberlain 先生把樹木野花的秘密啓視給我看。過了一時，我能夠用精神的同情，來聽橡樹中樹液的流動，看見樹葉上陽光的閃爍。

Even as the roots, shut in the darksome earth,
Share in the tree-top's joyance, and conceive
Of sunshine and wide air and winged things,
By sympathy of nature, so do I

（樹根埋在烏黑的泥土中，能夠領略樹頂的歡悅，想像

上面的太陽、天空、飛鳥．這是由於自然的同情；所以我……）

也能夠理會看不見的東西．

我以為每個人都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能够接受自古以來人類所經驗的感情和印象．每人的下意識中，都有青青的田地，喁喁的流水的回憶．雖然失去了視官和聽官，也不能磨滅．這種先代遺留下來的本能，好像一種第六覺——一種合視覺、聽覺、觸覺而為一的靈覺．

我在 Wrentham 有許多樹木的朋友．我最得意的是一棵很好看的橡樹．我有朋友來總帶他們去拜望這棵樹．這棵樹長於臨着菲力迫王之池的一個崖上．對於樹木有研究的人說，這棵樹總有八百年或一千年的壽命．有一個傳說，菲力迫王（一個勇敢的印第安士酋）在這個樹下，一瞑而不復視．

我還有一個樹的朋友，比那棵大橡樹要藹然可親多了——就是那棵長在紅莊門口空地上的菩提樹（linden）．有一天下午在大風雨中，我覺得房子牆上驟然砰然一震．不等人家告訴我，我就曉得是那棵菩提樹倒了．我們出門去看那位飽嘗風雨飄搖的英雄，他曾經努力奮鬥過，現在很悲壯的倒下來了．我看他那樣臥在地下，心痛如割．

但是我不要離題太遠．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去年夏天的生活．考試一完，我便和沙利文女士同到這塊青翠的幽僻的所在．我們在那裏有一所村舍，就靠在 Wrentham 的一個湖邊（本地最有名的三個湖中之一）．在此地，晴朗的長晝都任我自由處置，工作、大學及城市喧囂的生活，都棄之腦後．在這裏，我們還不時聽到世界上傳來的餘音——戰爭、聯盟、社會衝突等等．我們聽見遼遠的太平洋的無謂的、殘酷的戰事，資本和勞工間的爭鬥．我們知道在我們這樂園之外，人類是用血汗來製造歷史，容不到一點清福．但我們不大把這些事放在心中．這些事情過了一時便會消滅．這裏有的是湖水、樹木、雛菊點綴着的寬闊的田地，帶着芬香氣息的草原——他們方纔是永久不滅者．

有許多人以為除了耳朵、眼睛外，人類沒有別條路能夠得到外界的印象．他們很詫異我怎麼能夠覺得在城市街上和在鄉村路上的不同．鄉村沒有砌好的路，此外便沒有什麼異點了．他們不知道我的全身都能感覺週圍的環境．城市中的轟轟隆隆給我的神經，以莫大的打擊．路上看不見的群衆的不斷的步履聲，我也感覺得到．各種不和諧的喧囂使我心神不安．載重車在硬路上磨轢的聲音，機器的單調的鏗鏘聲，在平常人有路上的景緻來分開你們的注意，還不覺得怎樣．在我卻是難受極了．

在鄉下我們所看見的是自然的藝術．我們看不見擁擠的城市中的苛虐的生活競爭，我們心中不覺得難過．我曾經到貧民所住的狹道，污穢的街道上去看過幾次．我心中憤怒極了．想不到上等社會人竟能夠安心足意住在華麗的房子裏．

長得漂亮康健，而讓別人去住在幽暗可怕的屋裏，變爲醜劣、枯萎、畏縮的人類。這些污濁巷中擠滿了許多衣服不完、半吃半餓的小孩。你伸出手去摸他們，他們趕緊縮開，好像怕你打他們一樣。這般可憐的小孩們，常常在我心中縈繞，給我以不斷的苦痛。還有那般男子婦人好像被壓束的樹木，枝幹拳曲，失其本性。我曾摸過他們硬而粗糙的手，知道他們的一生是一個不斷的掙扎，不斷的失敗。他們的勢力跟他們的機會相差太遠了。我們常說日光與空氣是上帝賜給人人的恩物，不須花錢來買。這句話靠得住嗎？在那般灰色的街巷中，陽光是照不到的，空氣是污濁的。世上的人呀！你們剝削而還棄他們的弟兄。你們每餐禱告：『上帝天天給我們麵包，』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人沒有麵包吃！噯！人類爲什麼不離開城市，離開城市的燦爛、煩囂、金錢，而回到鄉下的田畝、農林，單純質樸的生活？這樣子，我們的孩童方能夠完滿的發育，像那般莊嚴的樹木一樣，他們的思想將像道旁野花那樣芬香純潔。我在城裏做了一年的工，然後來到鄉下，所以不能不常常想到這類事情。現在我的腳又踏到柔軟而有彈性的土地。我又能夠順着綠草的路，到長滿鳳尾草的溪澗邊去玩耍，把我的手指浸在潺潺的流水中。我又能夠翻過石牆跑到綠野中——那挾着狂喜而低昂起伏的綠野。我真高興極了！

除了散步外，我也歡喜坐在雙人腳踏車上去兜一個圈，迎面吹來的風，座下的鐵騎的波動，也是極快意的事。這樣的乘風馳逐使我發生一種輕飄有力的感覺。這種運動使我的脈搏跳舞，我的心高歌。

不論是走路、乘船、坐車、騎馬，如果做得到的話，我總帶着我的狗做伴。我有好幾隻狗朋友——龐大的獒，目光柔和的 spaniels，樹林中能手的 setters，忠實、醜陋的 bull terriers。現在我最寵愛的一隻狗是 bull terrier。他的家世很長，他有一條彎曲的尾巴，一副狗國中最可笑的面孔。我的狗朋友好像知道我的缺憾，我一個人沒有伴的時候，他們總貼近在我身邊。我很愛他們那種親暱的表示，動人憐愛的搖尾。

逢到下雨不能出去的日子，我像別的女孩一樣想出種種法子來消遣。我愛結東西，我愛自由任意的看書，這裏看一行，那裏看一行。有時我跟朋友下一盤象棋或 checkers 棋。我下棋有一種特製的棋盤，棋盤的空格陷下去，棋子可以很穩定的插在裏頭。黑子是扁平的，白子頂上是圓的。每個 Checker 棋子都有一個孔，可以放進一隻銅球，所以分別國王跟其餘的兵丁。至於象棋子則白子大於黑子，我只要把手在棋盤上輕輕摸一遍，便知道對手的棋步。每走一步，棋子從這個孔中移到別個孔中，不免震動一下，我因此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輪到我了。

如果我只一人在屋裏，覺得無聊，我便玩 Solitaire（跟

中國的「過五關」相近）．我很歡喜這個游戲．我所用的紙牌右上角處做了 braille 的記號（一種點制盲人文字），標明紙牌的種類及數目．

如果有小孩子在身邊，那是再好沒有了，我可以跟他們嬉戲．我覺得就是極小的小孩，也是很好的伴侶．我很高興小孩們大概都歡喜我，他們領着我各處走，告訴我他們以爲有趣味的東西．他們自然不能夠用手指拼給我聽，我想法從他們的口唇動作來猜他們的意思．假使我仍舊不明白，他們便用手勢做給我看．有時我誤解他們的意思，做錯了一件事，他們便縱聲大笑，而我們的啞劇還得從新來過．我常常說故事給他們聽，教他們新鮮的游戲．這樣子時間便很快過去了，我們大家都快樂滿足．

我從博物院、美術品店裏也得到不少樂趣和靈感．許多人一定很詫異，沒有眼睛的幫助，我的手怎麼能夠從僵冷的大理石上摸出動作、感情、及美麗來．但是我的手指從美術品上確實得到很眞切的樂趣．我的指尖循着線痕起伏，能夠探出美術家要想描摹的思想和感情．我從神道、英雄像的臉上，能夠感到怨恨、勇敢、戀愛的表情．我一向能夠摸活人的臉而知道他們的感情．從 Diana (司獵女神) 的姿勢上，我能感覺到森林中的自由及秀美；我能感到那個能馴服獅子，抑制最強烈欲望的精神．Venus (愛神) 身體的安逸和優美，使我心神怡悅．Barré 的銅像，把叢莽中的秘密都洩露出來．

我的書房的牆上，掛一塊荷馬像牌 (medallion)，掛得不高，我可以隨時拿下來，用敬愛的心來摸他那副英俊、悲哀的臉．那個莊嚴的額上的皺紋，我沒有一痕不熟悉；這些都是一生辛苦奮鬥的痕跡．那雙無光的眼睛，渴想他所最愛的希臘的光明與青天，但是始終得不到．那副優美的口輔，堅決、忠實而溫柔．這眞是詩人的臉，飽經憂患的臉．他的缺憾我最能了解．那漫漫無盡的長夜——

O dark, dark, amid the blaze of noon,
Irrecoverably dark, total eclipse
Without all hope of day!

（在正午的烈日之下，我只感到黑暗，黑暗，黑暗．絕對的黑暗，無可救藥的黑暗，永遠沒有光明的希望！）

在我的想像中，我好像能夠聽見荷馬的歌聲．他暗中摸索，蹣跚而行，從這個營帳到那個營帳，跑來跑去，唱歌給人家聽．他唱的是人生、戀愛、戰爭、及一個英雄民族的事業，他的歌辭壯麗美妙極了．這個盲詩人因此得到一永久的皇冠，世世代代的欽仰．

我常常想，人的手也許比眼睛更會感覺雕刻的優美．那般合於節奏的線痕，我以爲視覺的領略，終不如觸覺來得微妙．無論如何，我曉得我能夠從神道的石像上感到古希臘人的情感．

我還有一種娛樂，就是看戲，不過這是難得碰到的．我

歡喜人家把戲臺上的表演說給我聽。這好像比看書要生動多了，你好像自己置身於這故事之中。我曾經見過幾位著名的戲子。他們迷人的力量真不小，他們能夠使你忘了空間時間，恍惚置身於過去的浪漫時代中。Ellen Terry 小姐，有一次許我摸她的面孔及她的衣服。她那時扮做我們理想中的皇后，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Sir Henry Irving 佩着國王的符號，站在她身邊。他的一舉一動中都顯出偉大的智慧，他的容貌無一處不露出一種駕御人物的王者氣象。在這喬裝的國王的臉上，我覺得有一種遼遠的、不可捉摸的悲傷。

我也認得 Jefferson 先生，我很榮幸有這樣一個朋友。每逢他上臺時，如果在本城裏，我總得去看。我頭一次看他的戲是在紐約，那時我還在紐約學堂裏念書。那次他演 Rip Van Winkle。我雖然曾經念過這篇故事，但 Rip 那遲鈍的、古怪的、和易的神氣，看了這次戲後方能十分領略。Jefferson 先生表演得淒楚動人，使我心神怡悅。我的手指上還保存着老 Rip 的印象，一生不會忘掉。閉幕之後，沙利文女士帶我到後場去看 Jefferson 先生。我用手去摸他的奇特的服裝，他的飄飄然的頭髮跟鬍子。他許我撫他的臉，因此我能夠擬想 Rip 從二十年深睡中醒轉來時的狀況。Jefferson 又表演給我看那可憐的老 Rip，怎樣顫顫巍巍的站起來。

他在 The Rivals 一劇中的表演，我也看過。有一次我在波斯敦去看他時，他把 The Rivals 戲中最出色的幾節表演給我看。客廳就當做戲臺。他和他的兒子坐在那張大桌子邊。Bob Acres 使勁筆寫他的挑戰書。我的手跟着他的一舉一動，一刻不放過。我能覺得他的滑稽的姿勢，可笑的錯誤。假使把這故事拼給我聽，一定沒有這麼真切。過一會他們倆便打起來，兩把劍此往彼來，敏捷非凡，後來可憐的 Bob 漸漸招架不住，心中着慌。於是那位偉大的戲子，把外衣一拉，嘴唇一扭，一霎那間，我好像在 Falling Water 村中，好像覺得 Schneider's 蓬鬆的頭擱在我的膝上。Jefferson 先生把 Rip Van Winkle 中最妙的對話背給我聽，在這裏笑和淚混在一起不可分解。他教我把戲中應有的表情和動作指點出來。我對於戲劇的性質，是莫明其妙的，只好亂猜亂說。但他照我的話表演得精妙非常。Rip 的嗟嘆自語道：「一個人一離開家鄉，便這麼容易給人家忘了嗎？」Rip 久睡之後，找不到狗和槍時的笨拙失措，Rip 和 Derrick 簽約時可笑的猶移不決；這好像都是從生活中直接提出來的片段，這纔是我們理想中的人生。

我還記得我頭一次看戲的情景。那時我纔十二歲。童伶 Elsie Leslie 在波斯頓表演，沙利文女士帶我去看她的『王子跟窮人』。那齣戲中的相間的哀樂，那位美妙的童伶，我畢生不會忘記。幕閉之後，我到後臺去會見那位龐服的童伶。

Elsie 站在那兒，金黃的頭髮，飄散於她的肩上，滿面笑容。她雖然剛纔對大衆表演過，毫無疲乏或羞澀的樣子。我新近才學說話，我先已把她的名字念得很熟，庶不至於說錯。我說了幾句她都懂，伸出手來和我招呼，你想我那時是何等的快樂！

所以你看我的生活，雖然有這麼許多的缺憾，我仍然能夠和美的世界相接觸。無論什麼東西都有他的妙處，就是黑暗與寂默也是這樣。因此不論我的環境如何，我總能夠知足。

人生的大門緊緊的關着，我獨自坐在門口守候，有時不免枯寂不堪，好像包圍在冷霧中間。門內有的是光明、音樂、親密的友誼，但我是不能進去的。運命——沉默不仁的運命擋住門口。我很想質問他的命令，我的心還是熱烈不肯安分。但已經到了喉嚨口的無益的怨恨的話，又嚥下去，好像收回去的眼淚，只好藏在心中細細的尋味。我的靈魂給枯寂完全包圍住。忽然來了一線希望，帶着笑容輕輕的在我耳邊說：『只要能夠自忘，便得快樂。』所以我努力想把人家眼中的光明作為我的太陽，人家耳中的音樂作為我的節奏，人家面上的笑容作為我的快樂。

拒毒會代表抵京後的工作

上海中華國民拒毒會會長李登輝、總幹事鍾可託、幹事黃嘉惠、戴秉衡等，為促成禁煙委員會及籌設該會駐京辦事處事，於本月初旬赴京。茲聞李登輝、黃嘉惠二人，已於昨日先行回滬。據黃君云：國府各方面此次對禁煙，實具有徹底之決心，諸委員對於完全禁絕之主張，意見咸趨一致，惟因五中全會會務甚忙，禁煙委員會之成立，尚需稍待。至於土商方面，目下亦紛紛派人四出，意在設法阻撓禁煙委員會之進行，庶可遂其銷盡存土之目的，聞皖北煙土經上海土商收存者，已達一千二百五十萬兩之多，此外川土雲土徐州土尚不之計，又兩月前上海土商私販入口之印度大土波斯紅土，存於法租界尚未售出者，亦在七八百箱之多。故此輩土商，深恐國府一旦宣布完全禁絕，則此大批奇物，將無法銷售，因之大起恐慌，乃聯絡一般無恥之徒，四去奔走運動，冀各方面減弱了此種使命，當不致反受其擾。至於拒毒會方面之工作，並不以禁煙委員會之成立而稍替，將益擴大範圍，提倡全國宣傳與教育工作，並倡設拒毒同志社及戒煙醫院，目下為促進禁煙委員會事功起見，已由鍾可託、戴秉衡辦理駐京辦事處，日內將再派得力職員入京襄助。同時並將上海總辦事處之調查統計科，附設於駐京辦事處，以便就近與各機關合作。至於上海總辦事處，除原有各科照舊進行外，將增設教育科、組織科云。

十五卷一月號徵文（陽曆十二月十五號截止）

（甲）一握的常識

○優於數石的學問

（乙）有一技之長

○就足以享樂終身

常識與技能，爲人生一日不可缺，有常識，事事可不受欺騙，有技能，則隨地足以謀生。我國婦女界，對於常識與技能，尙感缺乏，所以明年一月間，擬出「淺識薄技號」，藉作誘導。深望博雅有道的學者，惠寄鴻藻，或論文、或記事、或雜綴、或詞畫及引人入勝的種種小品，均極歡迎。

附徵

◉各地方貧苦婦女的情形

◉各地方的珍談與笑話

◉各地方著名風景的紀事及照片

◉婦女時裝的照片

◉結婚時照片

◉名媛的照片

◉愛兒的照片

◉愛讀本誌的諸女士肖像

下期預告

婚姻號

全篇體例與「生活號」相同，首列婚俗雜談（從各地方調查而得）共三十餘篇，次爲論文，再次爲各種記事及小說，篇目繁多不及預告。

婦女雜誌社謹啓